古道西風斷腸人 3

瑞如系列 26

獨孤紅著

眾利書店



古道西風斷腸人

瑞如系列 26

3

獨孤紅 著

眾利書店

瑞如系列 26

古道西風斷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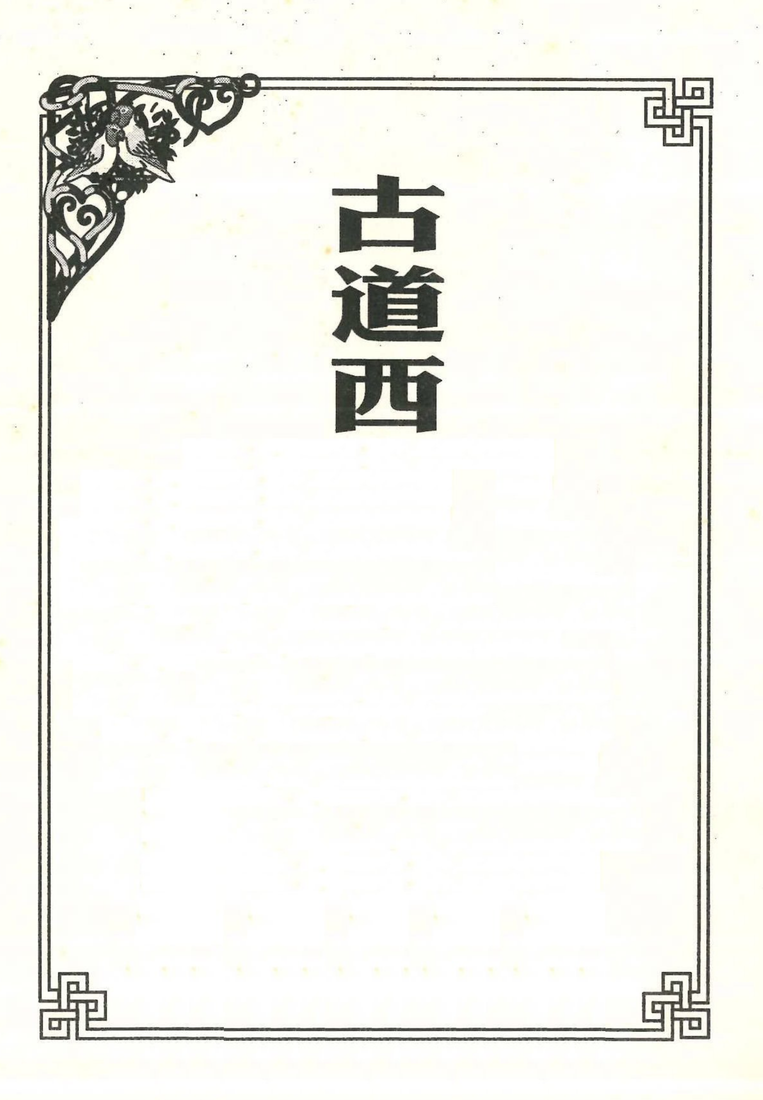
3

書店

170

ISBN 986-7933-05-2

9789867933058 00170



古道西

瑞如作品系列

1	嶽震山河	1-3冊	丹雲	450 元
2	龍鳳引	1-3冊	丹雲	510 元
3	夜夜念奴嬌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4	落跑英雄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5	紅塵羅剎	1-3冊	丹雲	510 元
6	霸槍艷血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7	江湖接班人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8	天齊大帝	1-3冊	丹雲	510 元
9	英雄赤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0	雙絕奇俠	1-3冊	丹雲	510 元
11	酷呷天下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2	五鳳七仙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3	武林亞馬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4	多情野馬無情刀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5	柔情種馬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6	月光之城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7	凝玉蓮花	1-4冊	司馬玹	680 元
18	烈焰狂龍	1-4冊	丹雲	680 元
19	繞指神劍百煉刀	1-5冊	司馬玹	850 元
20	霸王解甲	1-3冊	千川	510 元
21	刀劍江湖	1-3冊	蒼天	510 元
22	碧血玉連環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23	碾玉觀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24	飛雲幻雪江湖路	1-5冊	丹雲	850 元
25	魔劍染天香	1-4冊	司馬玹	680 元
26	古道西風斷腸人	1-3冊	獨孤紅	510 元

古道、西風、斷腸人

第三冊

獨孤紅　著

李慕嵐道：「江兄!?」

「地鼠」江恒道：「我特意在此等候李爺。」

他沒有走，是爲了特意在此等候李慕嵐。

李慕嵐道：「江兄特意在此等我？」

江恒道：「正是。」

李慕嵐道：「江兄有事？」

江恒道：「我有個不情之請。」

李慕嵐道：「江兄不要客氣，請說。」

江恒道：「李爺這是要趕往直隸去？」

江恒知道，其實不難知道，李慕嵐看了來自直隸的信，立即離開了楚家，誰都會想到他要趕往直隸去。

李慕嵐不瞞、不否認，道：「正是。」

江恒道：「請讓我隨行。」

他要跟去。

李慕嵐微一怔！道：「江兄要隨行？」

江恒道：「我是說，我要跟李爺去。」

李慕嵐道：「江兄這是……」

他不明白「地鼠」江恒何以會有此一請？

江恒道：「李爺跟我素不相識，只是轉了一封信，見了李爺一面，就要跟著李爺前往直隸，我自知冒昧，但是我有理由。」

他這話的前段，正是李慕嵐想的，任何人也都會這麼想，李慕嵐沒說，他自己說了，可是，他也說了，他有理由。

李慕嵐沒說話，他不便問江恒甚麼理由？他不說話，就是等著聽江恒說理由。

江恒精明，他知道，他道：「李爺看了直隸轉來的信就立即離開了楚家，這應該表直隸有急事等著李爺去辦，我認爲我應該爲李爺盡些棉薄，所以我要隨行。」

李慕嵐說了話：「這就是江兄的理由？」

江恒道：「正是。」

李慕嵐道：「這是江兄的理由，但是我不敢領受江兄的好意……」

江恒道：「李爺不要跟我客氣，我是一片真心誠意。」

李慕嵐道：「我也認爲江兄不必有這個理由，誠如江兄所說，江兄跟我素不相識。」

江恒道：「不錯，我跟李爺素不相識，但是李爺拿我當人，因之楚家也拿我當了人，這就夠了，我就該有這個理由。」

原來如此，是李慕嵐的一念贏得了他的感佩，看來「地鼠」江恒是個性情中人。

李慕嵐道：「江兄……」

江恒道：「李爺原諒，我還得說一句，雖然我江恒在金陵地面上不是個人，但是那些有頭有臉的，想讓我江恒盡點心力，恐怕求也求不到。」

看來「地鼠」江恒真是個性情中人，李慕嵐說他是個江南奇人物，真沒說錯。

李慕嵐道：「是，我知道，也相信，江兄願意賜我臂助，不容易。」

江恒道：「李爺，我不是……」

李慕嵐道：「江兄，我不擅虛假，這也不是客套，我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不然我不會雖然素不相識，卻稱江兄爲江南地面上一位奇人物。」

江恒道：「就爲這，受了李爺抬舉，我願意赴湯蹈火，甚至捨命以報。」

李慕嵐心神爲之震動，道：「江兄言重，江兄可知道，我趕赴直隸爲的是甚麼事，對付的是哪一家麼？」

江恒道：「李爺，江恒我願意赴湯蹈火，命都可以捨，還管爲的是甚麼事，對付的是哪一家？」

倒也是，命都可以捨了，還怕爲的是甚麼事？對付的是哪一家？

李慕嵐道：「江兄的好意，讓我不能不領受，咱們走，路上我再跟江兄說。」

他先邁了步。

江恒一聲：「謝謝李爺！」飛步跟上。

路上，李慕嵐把爲的是甚麼事，對付的是哪一家？跟江恒說了。

聽畢，江恒雖然不惜赴湯蹈火，可以捨命，卻仍不免一臉驚容，瞪大兩眼，失聲叫：「天！三家、四堡、五莊院，李爺敢？而且一個人……天！」

他瞪著李慕嵐老半天，又說了一句：「我這雙招子靈，沒有看錯，李爺是位高人，而且是少見的高人，因爲放眼天下武林，敢惹三家、四堡、五莊院的，沒幾個，李爺絕不該名不見經傳，絕不該！」

李慕嵐始終沒有說話。

※　※　※

保定！

河北一地，在古時屬幽燕冀州之地，中古時的政治角逐之地，所以開發甚早，此一中心就在保定附近。

保定古城，因城內有清苑河，故又稱「青苑」，地當「居庸」「紫荊」「倒馬」三關的中心，與北京、天津成鼎足之勢，地處險要。

李慕嵐跟江恒抵達了保定府城外，只見城門口一名藍翎武官帶著八名兵勇盤查進出，相當嚴密。

江恒道：「李爺，平常不是這樣吧？」

李慕嵐道：「不清楚，不過直隸總督衙門在保定，保定府自是要小心謹慎，

戒備森嚴。」

江恒道：「但願如此。」

兩人來到城門口才知道，城門口這一官八兵查出不查進，所以兩人未經盤查，跟其他進城的人一樣，很容易的就進了城。

進了城，江恒立即道：「李爺，不對？」

李慕嵐道：「江兄是說，只查出，不查進？」

江恒道：「不錯！保定府要是因爲直隸總督衙門在城裡，小心謹慎，戒備森嚴，應該是進出都嚴加盤查，甚至該查進不查出，如今查出不查進，倒是怕誰跑了似的？」

李慕嵐道：「或許真在抓甚麼人？」說話間，只見一隊兵勇巡查經過，武官跨刀，兵勇持槍，各個神情肅穆，挺嚇人的。

緊接著，又是四人四騎馳過，馬上全是跨刀的兵勇。

李慕嵐道：「看樣子真是在抓人了。」

江恒道：「李爺，咱們是……」

李慕嵐道：「自是先找那個叫英奇的護衛。」

江恒道：「那就先找我那個朋友，信是他轉的，他一定知道託他轉信的人在哪裡？先找他，也好向他多打聽些事。」

只怕也包括所見的官府行動。

李慕嵐道：「那就煩勞江兄帶路了。」

江恒道：「李爺請跟我來。」他邁步先行。

李慕嵐跟了上去。

江恒在金陵一帶稱「地鼠」，如今到了保定，他似乎也是保定的「地鼠」，從城門口往裡，帶著李慕嵐一陣東彎西拐，穿大街，走小胡同，連頓都不頓一下，像是熟得很。

李慕嵐忍不住問：「江兄來過保定？」

江恒回過頭來咧嘴一笑：「李爺是看我路很熟？」

李慕嵐道：「不錯。」

江恒道：「不瞞李爺，三年前，我上我這個朋友這兒來過。」

李慕嵐道：「三年前走過的路，江兄還記得這麼熟？」

江恒又咧嘴一笑：「李爺，要是沒有這個本事，還能稱『地鼠』？」

這倒也是！

李慕嵐也笑了。

穿大街，走胡同，一陣東彎西拐之後，江恒帶著李慕嵐在一處停了下來，這地方是一條胡同裡的一戶民宅前，兩扇油漆剝落的門關得緊緊的，聽不見裡頭有甚麼聲息？

江恒道：「李爺，到了。」

李慕嵐道：「就是這兒？」

江恒道：「李爺放心，錯不了，請等會兒，我叫門。」

他就要上前叫門。

只聽一個話聲從後頭傳來：「別叫門，開門的趕到了！」

江恒脫口叫：「老董！」

叫聲中忙回望。

李慕嵐也轉過臉去。

都看見了，一個身材瘦小的灰衣漢子飛步來到眼前，年紀跟江恒差不多，長相居然也是鼠頭鼠腦。

江恒要說話，灰衣漢子抬手攔住：「不管甚麼話，裡頭說。」

話落，一步跨到門前，門上沒鎖，那就表示裡頭上了閂，可是他一隻手貼著門縫，先往上一挪，然後一推，兩扇關得緊緊的門就開了，他退一步，側身擺手往裡讓。

灰衣瘦漢子只抬手讓，不說話。

江恒陪著李慕嵐，直往裡走，也不說話。

等都進了門，灰衣瘦漢子把門關上，栓好，抬手又往裡讓，過了一個小院子，進了小小的堂屋，灰衣瘦漢子肅容抱了拳，這才說了話：「李爺！」

李慕嵐答禮，問：「尊駕認得我？」

灰衣瘦漢子道：「不認得，是英爺告訴了我李爺的模樣，就憑這，我才在城門裡頭恭候李爺的大駕來到。」

江恒說了話：「怎麼說？你上城門等李爺去了？」

灰衣瘦漢子道：「可不，打一早等到剛才，不去恭候李爺的大駕怎麼行？英爺說，李爺只一接著信，一準馬上趕來，等李爺趕到保定，人生地不熟，情況也不明瞭，難道讓李爺逕直趕往金家？」

江恒道：「你說的有理，我也就是爲這，所以才先帶李爺找你來，可是看你從後頭趕來，分明是在城門裡頭就看見李爺跟我了，爲甚麼不現身露面招呼？」

灰衣瘦漢子道：「要是能現身露面招呼，我還能不現身露面招呼？你可不知道，這兩天保定府抓人抓得有多緊？只見著有一點可疑的江湖人，一個也不放過，我估計是找英爺。」

江恒道：「你估計是找那位英爺？」

灰衣瘦漢子道：「以前從沒有過，打從英爺一個人逃出了金家，保定府就四城盤查，到處抓人了，不是找英爺是甚麼？」

江恒道：「他保定府就料準了，那位英爺還在城裡？」

灰衣瘦漢子道：「他保定府認定了英爺不會遠離，因爲保定府認定了英爺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敢把主子陷身金家的事稟報北京王府，護衛不力，那還得了？他保定府認爲英爺一定會躲在城裡某處，設法營救主子。」

江恒道：「保定府到處抓人，這直隸金家跟官府……」

李慕嵐道：「早就聽說直隸金家沾官，今日看來，這說法不虛。」

灰衣瘦漢子道：「李爺，金家的女兒，是直隸那位制軍大人的第三位如夫人。」

李慕嵐道：「原來如此。」

江恒道：「那也不足以讓金家敢惹『威武神勇鷹王府』呀？」

李慕嵐道：「這倒是。」

江恒道：「或許金家不知道。」

灰衣瘦漢子道：「金家知道！」

李慕嵐道：「金家知道？」

江恒則叫道：「怎麼說？金家……」

灰衣瘦漢子道：「我原也以爲金家一定不知道，可是聽英爺說，金家曾經動用直隸總捕抓他那位主子跟他幾位。」

他把直隸金家那位金少主假「孫家莊」少主孫如玉之名告狀，直隸總捕賈一德帶人攔路抓人的事說了。

聽畢，江恒又叫：「有這種事？直隸金家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

灰衣瘦漢子道：「只是不知道英爺那位主子身陷金家的事，直隸那位制軍

大人知道不知道？」

江恒驚聲道：「要是知道，直隸這位制軍大人的膽就更大了。」

李慕嵐道：「不管這位制軍大人知道不知道，金家必定有所仗恃，而這仗恃，還不是這位制軍大人。」

江恒道：「本來嘛，直隸總督雖然是衆督撫之首，他也惹不起『威武神勇鷹王府』。」

灰衣瘦漢子道：「那就不知道金家是仗恃甚麼了？」

江恒道：「李爺，難道會是『日月教』？」

李慕嵐道：「『日月教』尚未成氣候，還不足仗恃，當然，金家老少若是糊塗，也不無可能，不管怎麼說，一旦跟金家有所關係，就會知道了。」

灰衣瘦漢子道：「李爺已經趕到了，救人如救火，是不是請李爺……」

李慕嵐道：「不急在這一刻，那位英護衛現在何處？讓我先見見。」

灰衣瘦漢子道：「英爺就在我這兒，我這就去請，臨去之前我先問一聲，江耗子你怎麼也來了？」

這是早就想問的，一直沒機會，直到這會兒才得問。

江恒說了，最後道：「我也還沒有把你引薦給李爺呢，李爺，他叫董平，也是個老鼠，不過他是『飛鼠』。」

又是個老鼠，不過也真像。

李慕嵐還沒有說話，董平一笑道：「老江跟我都是鼠輩。」

轉身出去了。

江恒也笑笑道：「我二人一在南、一個北，相隔這麼遠，能成爲莫逆之交，這是物以類聚，臭味相投。」

聽江恒這麼說，李慕嵐也笑了。

「飛鼠」董平去請那位英護衛，還真快，不過幾句話工夫，他就陪著個人匆匆進來了，小鬍子李慕嵐見過，不是玉琪格格那個護衛頭兒英奇是誰？

步履雖然匆忙，英奇人倒還算鎮定，他不慌不忙，向著李慕嵐欠了個身：「李爺！」

玉琪格格叫李慕嵐一聲「李大哥」，英奇對李慕嵐當然敬重，其實英奇對李慕嵐也相當敬佩，因爲他知道李慕嵐是位俠骨柔腸的高人。

李慕嵐也相當客氣，抱拳答禮：「不敢當。」

英奇道：「是我無能，是我失職，成事不足，反得偏勞李爺，給李爺添麻煩，尤其是這時候，我很不安，李爺原諒。」

李慕嵐道：「英護衛別客氣了，辦完了南京楚家事，我本來就要北上來直隸金家……」

英奇道：「我不是客氣，李爺不讓格格插手，格格想幫忙，盡一份心力，我沒有勸阻……」

李慕嵐沒讓他說下去，道：「英護衛，究竟怎麼回事？」

英奇道：「格格跟馬姑娘帶著我等一進直隸境，金家就知道了，來到保定進城的時候，金家那位少主帶著人擺出了大排場迎迓，金家那位少主知道格格是『威武神勇鷹王府』的人，因為……」

李慕嵐道：「我知道，剛聽董兄說了。」

英奇道：「那位金少主很客氣，很恭謹，直說當初有眼無珠，求格格恕罪，並請格格無論如何駕臨金家稍做盤桓，一方面讓他盡地主之誼，一方面也好讓他贖罪，格格心想這趟來就是為找他金家，本來也打算逕直找上門去，所以當即就點頭答應了，我也沒想到金家會大膽到敢動『威武神勇鷹王府』的人，也

沒有勸阻格格，到了金家，格格沒繞圈子，也認為跟金家說這種事，是為他金家，為天下武林，沒必要繞圈子，就直截了當跟金家那個少主說了，沒想到金家那個少主馬上翻了臉，一聲吆喝叫來了人，格格還叱責金家膽大妄為，金家那個少主露出了真面目，根本不理，下令拿人，寡不敵眾，格格先遭金家所制，馬姑娘跟我等不敢動，我認為陪格格陷在金家，不如出來設法營救，所以我脫身出來了……」

李慕嵐道：「英護衛做的對。」

他沒好說英奇捨近求遠。

英奇自己解釋了：「我捨近求遠，沒飛報王府，倒不是怕受責罰，身為護衛，未能護主，是失識，本就應該受到責罰，我只是認為，金家既敢動王府的人，王府的救援恐怕沒有大用，只有用武林人的辦法解決，所以我才請董兄轉信，求助於李爺。」

原來如此，是理。

李慕嵐實話實說了：「我錯估了英護衛了。」

董平道：「金家也估錯英爺了，金家更想不到，英爺搬來了李爺。」

英奇道：「怎麼錯估我都不要緊，只要能趕緊救出格格跟馬姑娘，還有我那三個弟兄就行。」

江恒說了話：「就英爺所知，金家何來天膽，敢動『威武神勇鷹王府』的人？」

董平道：「英爺，這就是我南京轉信的朋友，我的耗子兄弟『地鼠』江恒，他跟李爺一塊兒來了。」

英奇抱拳：「原來是江兄，英奇謝了。」

江恒忙答禮：「英爺，江恒不敢當。」

英奇道：「我原就知道金家沾官，又聽董兄說，金家女兒是直隸總督的三姨太，可是我認為這也不該讓金家這麼大膽。」

江恒道：「這麼說，英爺也不知道金家何來天膽？」

英奇道：「不知道。」

江恒道：「以英爺看，金家那位官親，知道這事麼？」

英奇道：「以我看，直隸總督列鶴齡恐怕不知道。」

江恒道：「是麼？」

英奇道：「金家是武林人，這麼大膽，或有可說，列鶴齡封疆大吏，又是天下督撫之首，應該不會拿他的頂戴、人頭，甚至於身家開玩笑。」

董平道：「我看就算他知道，一旦事發，他也會說不知道。」

江恒道：「那沒有用，只要事發，他一定受牽連。」

董平道：「不知道，罪可就輕多了。」

英奇道：「即便罪輕多了，也難免累及他的仕途，『威武神勇鷹王府』跟他無怨無仇，我不認為列鶴齡會做這種沒好處的事，再說，他官聲不錯。」

董平道：「金家不會不明白這道理，那麼金家又怎麼會不為他這個官親想？為列鶴齡想，可就是為他家的女兒想，可是偏偏金家就……這個金家，還真讓人想不透。」

江恒道：「我曾經認為是因為有『日月教』給金家撐腰，李爺說『日月教』還沒有成氣候，不過李爺說金家要是糊塗了，也不無可能。」

董平道：「李爺也說，一旦跟金家周旋上了，金家何來天膽，也就不難明白了。」

英奇道：「李爺說得是，那就儘快跟金家周旋。」

李慕嵐道：「我明白英護衛的意思，英護衛心急救格格、馬姑娘以及幾位弟兄，只是，我認爲咱們應該謀定而後動。」

江恒一點頭道：「李爺說得是，事關格格安危，非同小可，金家明知是『威武神勇鷹王府』的人還敢動，足證沒把『鷹王府』放在眼裡，不能讓他金家情急傷了格格，千萬得小心。」

董平道：「這倒是。」

英奇道：「那麼，李爺打算……」

李慕嵐道：「我原打算請英護衛暫時委曲，跟我合演一齣戲……」

英奇道：「說甚麼委曲？爲救格格，我能赴湯蹈火，不惜粉身碎骨，李爺是說……」

李慕嵐道：「我押著英護衛，赴金家邀功。」

董平道：「李爺，抓人的是保定府。」

江恒道：「老董你糊塗了，明是保定府抓人，實際上就是金家抓人哪！」

董平道：「我沒有糊塗，既是保定府抓人，把人送往金家，金家怎麼敢要？」

江恒道：「老董你還是糊塗，我敢說，只要有人把英爺送上門去，金家一

定要。」

董平道：「對了，抓人的是保定府，那位制軍大人一定知道。」

江恒道：「不一定，金家只要報了案，說有武林人騷擾保定府，一定當個大事辦，那位制軍大人可不一定知道。」

英奇道：「李爺剛說原打算……」

李慕嵐道：「我是說，後來想想，這個辦法行不通。」

英奇道：「怎麼？」

李慕嵐道：「金家跟『孫家莊』有來往，由金家指使直隸總捕賈一德抓人一事看，他兩家的少主一丘之貉，沆瀣一氣，孫家少主孫如玉認得我。」

英奇道：「這個辦法既然行不通，那麼……」

李慕嵐道：「一個辦法不行，咱們還有第二個辦法。」

英奇道：「李爺的第二個辦法是……」

李慕嵐道：「咱們分頭並進，雙管齊下，武林人對武林人，官家人對官家人。」

英奇道：「李爺是說……」

李慕嵐道：「直隸總督列鶴齡不知道，咱們就讓他知道，英護衛上直隸總督衙門見列鶴齡，告訴他格格身陷金家，看他怎麼辦？」

江恒一巴掌拍上了大腿：「李爺好辦法，高！」

董平道：「保定府到處抓人，英爺怎麼能……」

李慕嵐道：「我還沒到之前，英護衛不願惹麻煩，所以隱忍不出，如今要救格格，要動了，憑保定府這些人，還難不倒英護衛。」

英奇道：「謝謝李爺。」

李慕嵐道：「金家就交給我了，我帶著江兄上門要人。」

江恒爲之一喜，摩拳擦掌：「謝謝李爺，我這一趟沒白跟來，太好了，太好了！」

董平道：「李爺，都有差事兒了，那我呢？」

李慕嵐道：「我想請董兄置身事外。」

董平耗子眼瞪大了，忙道：「李爺這是……」

李慕嵐道：「董兄人在保定地面，咱們要對付是金家，甚至是直隸總督衙門。」

董平道：「我明白了，李爺這是爲我想，怕爲我招災惹禍。」

李慕嵐道：「正是。」

董平道：「謝謝李爺的好意，身在江湖，還怕這個？」

李慕嵐道：「董兄可以不怕，我不能不怕。」

董平微揚一雙殘眉：「李爺可真是小看我了。」

李慕嵐道：「我無意小看董兄，我也身在江湖。」

江恒道：「老董，忘了我告訴你，我爲甚麼會跟著李爺來了？」

董平道：「我怎麼會忘？我也知道李爺只是爲我好，只是，李爺，恐怕您忽略了，這件事過後，他金家把直隸那位制軍大人都算上，還能拿我怎麼樣麼？」

李慕嵐淡然一笑道：「董兄似乎已經把勝負判定了？」

董平道：「當然，要不然英爺不會求助於您，英爺把您從開封到『孫家莊』到『萬花堡』的事告訴了我，再加上老江告訴我的您單鎗匹馬獨對江南楚家，這就足夠了。」

李慕嵐道：「董兄太看得起我了。」

董平道：「李爺您就別客氣了，還有，我是保定地面的一隻耗子，您絕對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帶我去是錯不了的。」

江恒道：「李爺，還真是，您就讓他一塊兒去吧。」

李慕嵐道：「看來我只好把董兄拖下水了。」

董平喜得齜牙咧嘴，忙打躬做揖：「謝謝李爺，謝謝李爺。」

英奇道：「李爺，咱們甚麼時候動？」

李慕嵐道：「咱們這就動，請董兄陪著英護衛往直隸總督衙門去，一方面可以給英護衛帶路，儘可能的先不碰保定府的人，另一方面，有事也可以做個聯絡。」

董平樂得齜牙咧嘴，道：「英爺，咱們走吧。」

江恒道：「李爺，咱們也走，好讓老董鎖門。」

說走都走，出去董平住處，各自東西，望著英奇與董平不見，江恒猛想起：「哎喲，忘了問老董金家在哪兒？怎麼走了。」

李慕嵐道：「江兄跟著我走就是了。」

轉身行去。

江恒忙跟上，道：「李爺知道？」

李慕嵐微一笑：「我雖不是保定地面上的耗子，可是所知所懂恐怕不會比董兄差。」

江恒爲之一怔！

※　※　※

就在保定城北，這片院落真大！

高大宏偉的門頭，往兩邊延伸看不見頭兒的丈高圍牆，牆裡是森森的樹海，牆外是一排整齊的松樹，那森森樹海中，看得見一處處高聳屋脊，一處處飛簷狼牙。

那高大宏偉的門頭兩邊，各懸掛一盞大燈籠，上頭各寫一個擘窠大字：「金」！

門兩旁的石階上，一邊各站四名黑衣壯漢，一個個提把單刀，神情冷肅。

這座宅院，既氣派又懾人！

這就是武林三家裡的直隸金家！

李慕嵐帶著江恒來到，李慕嵐腳下沒停，江恒也跟著走。

可是，人家不讓再往近走了，一名黑衣壯漢喝止：「幹甚麼的？站住！」打雷似的，還真嚇人！

當然，李慕嵐不會嚇著，不過他停住了，要說話。

江恒先說了：「李爺，我來答話。」他上前一步，揚聲道：「武林同道李慕嵐，拜望金家主人。」

發話黑衣壯漢臉色變了，眼一瞪，話聲比剛才還要大：「哪兒來的？金家主人是你叫的？就是武林名家，或者是府台大人親臨，也會尊稱一聲老爺子！」

恐怕這是實情，不是大話！

江恒還待再說。

李慕嵐抬手攔住，道：「武林末學後進李慕嵐，拜望金老爺子，煩請通報。」客氣多了，謙恭多了。

發話黑衣壯漢如炬目光一打量李慕嵐，眼仍瞪得老大：「到底誰是姓李的？」

李慕嵐道：「在下是。」

發話黑衣壯漢道：「那剛才爲甚麼他說話？」

江恒說話了：「在下不懂規矩，請別見怪。」

行了，發話黑衣壯漢喝了聲：「候著！」

他轉身行進大門。

只轉眼工夫，又從大門裡出來了，回到他剛才所站的位置，又瞪了眼：「我家老爺子沒空，走！」

連三字「不見客」都不願說，這是根本不把來人當客人，金家待人真和氣！

江恒這回不搶著說話了，他看李慕嵐怎麼應付？他知道，李慕嵐一定有應付的辦法。

李慕嵐道：「金老爺子沒空？」

發話黑衣壯漢道：「你聽見了！」

李慕嵐道：「不見？」

發話黑衣壯漢道：「廢話，快走！」

李慕嵐像沒聽見，道：「那麻煩了，我有今天非見不可的事！」一頓，道：

「江兄，跟著我，咱們自己進去！」

江恒忙應：「是，李爺。」

李慕嵐邁了步。江恒跟上，緊跟在後。

八名黑衣壯漢都驚怒，發話黑衣壯漢暴喝：「找死！」

他掄了刀，沒拔刀，是帶鞘掄！

就算是帶鞘掄，他那麼壯，力氣一定嚇人，砸人一下也夠瞧的！

李慕嵐沒有躲，他不能躲，江恒緊跟在他後頭，他躲得過，江恒不知道是不是也躲得過？江恒萬一躲不過，那會倒大霉，李慕嵐抬手臂擋，那把帶鞘的鋼刀結結實實的砸在他手臂上。

只聽發話黑衣壯漢大叫一聲，帶鞘的鋼刀脫手飛了，飛起老高，往丈餘外落，發話黑衣壯漢他另一隻手抓著持刀那隻手的虎口，齜牙咧嘴，頭上都見了汗珠，看樣子夠他受的。

江恒一雙鼠眼瞪大了，脫口叫了一聲：「呀！」

這一下不得了了，另七把鋼刀出了鞘，往兩邊一起砍向李慕嵐。

這回可是出了鞘的鋼刀，而且是七把，把把明晃晃，刀風帶響。

江恒忙叫：「李爺！」

李慕嵐應了聲：「謝謝，我會小心！」

只這一聲，說完，七把鋼刀變成了七道白光，衝天而起，飛起老高，往四下落，那是七把刀都飛了。

江恒又叫出了聲，這一聲更大。

因爲，他緊跟在李慕嵐背後，看得最清楚，他都沒看見李慕嵐動。

剛才他看見了，李慕嵐頭一回抬胳膊擋那把帶鞘鋼刀的時候，他看見了，看得清清楚楚，這回他卻沒看見，真沒看見！

他真沒看見李慕嵐出手，可是七把明晃晃，鋒利的鋼刀飛了！

雖然他沒看見，可是他知道，李慕嵐一定出手了，七把鋼刀不會自己掙脫七名黑衣壯漢的手，真要那樣，那是七把鋼刀成了精怪，七名黑衣壯漢也不會自己撒手扔刀，真要那樣，那是腦筋有毛病。

他所以沒看見李慕嵐出手，那是因爲李慕嵐出手太快了，他「地鼠」江恒也在江南混了不少日子了，碰見過的武林高手也不在少數，他就沒看見過出手這麼快的，從來沒有，他能不叫這麼大聲？

受了驚嚇的，不只江恒，還有那七個黑衣壯漢，七個人都瞪著眼，張著

嘴，傻住了。就算沒傻住，恐怕也不敢再動了。

只這麼一轉眼工夫，李慕嵐帶著江恒要進金家大門了，金家大門裡跑出來兩個人，兩個黑衣漢子，不像站門的那八個那麼壯，年紀也稍大一些，一前一後，前頭那個驚怒暴喝：「好大膽，竟敢闖金家大門！」

他抬手就抓。但是，他的腕脈卻落在了李慕嵐手裡，他一驚要掙，卻沒能掙動分毫，還好，李慕嵐手上也沒有用力，否則他非馬上矮下半截不可。後頭那黑衣漢子也驚怒暴喝，要出手救人。

李慕嵐道：「不要他了？」

後頭那黑衣漢子當然知道，腕脈落在人手裡會有甚麼樣的後果？剛才是一時情急，如今被提醒了，忙停了手。

李慕嵐道：「聽清楚了，我無意闖金家大門，我原依禮求見，奈何得到的回話是金老爺子沒空。」

腕脈被抓那黑衣漢子道：「難道我家老爺子不能沒空？」

李慕嵐道：「你家老爺子當然可以沒空，只是，我有今天非見你家老爺子不可的事。」

腕脈被抓那黑衣漢子道：「甚麼事？」

李慕嵐道：「告訴你沒用，你做不了這個主。」

腕脈被抓那黑衣漢子道：「你告訴我，我可以給你通報。」

李慕嵐道：「我已經等過一次通報了，不願意再等了。」

一揚手，那黑衣漢子身軀離地而起後撞，撞上了後頭那黑衣漢子，兩個人倒成一堆。

李慕嵐邁步跨進了金家大門，江恒急忙跟上。

那兩個黑衣漢子爬了起來，在後頭急追，還邊叫。

這一叫，當然驚動了人，李慕嵐帶著江恒剛繞過影背牆，迎面湧來了十幾二十個清一色的黑衣漢子。

這時後，後頭那兩個也追上了，指著李慕嵐就叫，當然是說李慕嵐不但出手打人，還硬闖大門。

這還得了？這不是別處，這是直隸金家，誰敢？從來就沒有過！

那十幾二十個驚怒喝，就要動。

一聲沉喝傳了過來：「甚麼事在這兒大呼小叫的？驚動了後院還得了!?」

這一聲還真管用，立即鴉雀無聲，而且也立即向旁退讓。

十幾二十名黑衣漢子往兩邊退，讓出的那條路上，走來了一個人，也是個黑衣漢子，瘦削黑衣漢子，三十多近四十，穿的是件黑色長袍，人也有點派頭，他看見李慕嵐跟江恒了，一怔：「這兩個人是……」

這兩個不是金家人，他不認識。

還是那兩個說話，還是指著李慕嵐打人，硬闖金家大門。

瘦削黑衣漢子臉色變了，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好大的膽子，竟敢跑到金家來撒野？不想活了！」抬手一揮。

那十幾二十個就要動。

江恒仍然沒見李慕嵐動，卻看見李慕嵐已經到了瘦削黑衣漢子近前，右掌扣住了瘦削黑衣漢子的右「肩井」，只聽李慕嵐道：「我不願多傷人，你告訴這些人能不能動？」

瘦削黑衣漢子脫口急道：「不能！」

不用他說，眼前這些黑衣漢子個個會武，會武的人都知道，「肩井穴」扣在人手裡會是個甚麼後果？所以一個個都收勢停住了，也都驚住了，不敢動，

這樣的身手沒見過，都被震住了！

李慕嵐道：「這些人很聽你的，想必你的身分跟這些人不一樣，地位比這些人高。」

瘦削黑衣漢子道：「我是前院管事。」

李慕嵐道：「原來是金家的前院管事，你家老爺子住在後院，是麼？」

瘦削黑衣漢子點頭：「是。」

李慕嵐道：「那好，你給我找個人往後通報，我要見你家老爺子。」

瘦削黑衣漢子道：「我家老爺子不是任何人都能見的。」

倒也是，金家在武林中甚麼份量？金家主人在武林中又是甚麼份量？豈是任何人想見就能見的？

李慕嵐道：「你還顧不顧自己了？」

瘦削黑衣漢子遲疑了一下，轉望那十幾二十個，道：「都聽見了？去一個……」

話只說到這裡，只聽一個冰冷話聲往後院方向傳了過來：「列宗。」

瘦削黑衣漢子一驚色變，急轉臉往後，叫：「少主！」

那位金少主現身了。

果然，從後院方向走來一個白淨而俊的年輕錦袍客，正是玉琪格格見過的那位金少主。十幾二十名黑衣漢子立即恭謹躬身。

那位金少主背負著雙手，邁著瀟灑步，很快的到了近前，看都沒看李慕嵐，冰冷問：「怎麼回事？」

有前院管事在，輪不到別人說話，叫列宗的前院管事說了。

聽畢，那位金少主冷冷一笑：「列宗，你可真有用！」

前院管事列宗臉色一變，低下頭沒敢說話。

那位金少主這才轉眼打量李慕嵐：「就是你要見我家老爺子？」

李慕嵐道：「不錯，是我。」

那位金少主道：「看眼前情形，你似乎想憑著這麼樣見我家老爺子？」

李慕嵐道：「這麼說也無不可。」

那位金少主道：「你以為這是甚麼地方？只憑這，你就想見我家老主子？」

李慕嵐道：「不見你家老爺子，只要你金少主做得了主，見你金少主也是一樣。」

那位金少主道：「金家的事，還沒有我做不了主的，只是，我也不是任何人想見就能見的。」

李慕嵐道：「我已經見著了，不是麼？」

那位金少主道：「跟沒見著沒甚麼兩樣。」說完話，他的右手從背後抬起，他右手裡拿著一把玉骨描金摺扇，他摺扇一揮。

一條灰影從後院方向凌空掠來，疾如閃電，直撲李慕嵐。

李慕嵐雙眉微揚：「你不顧人命，我卻不願手沾血腥。」

他揚了左手。

只聽砰然一聲，灰影撲勢一頓，倒射而回，落在了丈餘外，是名身材瘦小的灰衣老者，目射精光，一臉驚容。

那位金少主驚聲道：「你居然能……」

李慕嵐道：「我是不是見著金少主你了？」

那位金少主道：「還不到說這話的時候。」

話落，跨步欺到，手中摺扇疾點而出，取的是李慕嵐的眉心。

居然自己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殺著，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從

這摺扇一點的快、狠、準看，不愧是金家少主。

李慕嵐仍然揚了左手，他這一揚左手，金少主那把疾點而出的摺扇，竟到了他手中。

對金少主來說，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不但驚呼出了聲，而且大驚疾退，臉都嚇白了，也一定嚇出了一身冷汗。

李慕嵐沒有追擊，道：「金少主，還要試麼？」

那位金少主開了口：「你有甚麼事？」

這就是說不再試了。

江恒在李慕嵐背後看到如今，他簡直不敢相信他看到的，但是他知道，他的的確確看到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高手，他知道的高人不少，可就沒有李慕嵐這三個字，也就是說，眼前這位李爺，並不在他所知道的高人裡，他知道，他所知道的高人還不夠，簡直就孤陋寡聞，可不，就跟他所知道的武學一樣，他開了眼界了，這才是真武學，他不由慶幸，這一趟他跟來跟對了！

只聽李慕嵐道：「金少主能不顧人命，而且我也已經見著金少主了，要這位列管事沒有用了。」

他鬆開了那位前院管事列宗。列宗知逢大赦，一個箭步躍開了。

李慕嵐又道：「金少主，我是來要人的。」

那位金少主目光一凝：「你是來要人的？要甚麼人？」

李慕嵐道：「你金少主把甚麼人扣在金家，我就跟金家要甚麼人。」

那位金少主臉色一變：「我把甚麼人扣在了金家，你就跟金家要甚麼人？」

李慕嵐道：「不錯。」

那位金少主道：「你是……」

李慕嵐道：「你不認得我，『孫家莊』那位孫少主認識我，你扣的這些人，也是因爲我才惹來災禍。」

那位金少主目光又一凝：「難道你就是管孫家閒事，壞金、孫兩家親事的那個人？」

李慕嵐道：「如今你金少主也認得我了。」

那位金少主臉色大變！雙目厲芒暴射，咬牙切齒：「原來是你，金、孫兩家的親事，關你甚麼事？你居然……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踏跛鐵鞋正愁無覓處，哪知得來全不費工夫，你自己送上門來，好，好，好，這下我可

以出我胸中之氣，消我心頭之恨了，來人！」

人已經在這兒這麼多了，還要來人？

他這裡一聲「來人」，後院方向人影騰空，飛星殞石般射到，一連落下十幾二十個，有老者，有中年人，不管是老者或者是中年人，一個個都太陽穴高高鼓起，眼神十足，顯然都是內外雙修的一流好手。

那位金少主兩眼都紅了，抬手戟指李慕嵐，一口牙咬得格格響：「給我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可見他是多麼恨李慕嵐了。

那十幾二十名老者、中年人竟然都要動。

本來嘛，少主既然恨到這種程度，還講甚麼道義，講甚麼規矩?!

李慕嵐抬了手：「慢著！」

要動的收勢未動。

那位金少主道：「你還有甚麼好說的？」

李慕嵐道：「你找的是我，如今我來了，就在你眼前，放了那幾位。」

那位金少主要說話。

忽聽大門方向有人揚聲發話：「總督衙門賈總捕到！」

這一定是英奇帶著董平到總督衙門見了總督，報了案了。

江恒忙道：「李爺！」

李慕嵐沒有說話。

江恒卻又道：「格格陷在了這兒，制軍大人應該親自出面，怎麼派了個總捕？」

還真是，堂堂的和碩公主，尤其是「威武神勇鷹王府」的格格落難在此，尤其是在他如夫人的娘家，直隸總督急急忙忙親自趕來，怎麼派了總捕來？

李慕嵐仍沒有說話。

那位金少主怔神。就在那位金少主怔神間，站門的兩名黑衣壯漢陪著七個人從影背牆那一邊過來了。

那七個人——小鬍子英奇、「飛鼠」董平、直隸總捕賈一德帶著四名提刀部屬。

董平看見李慕嵐跟江恒了，搶步過來低聲道：「李爺，不巧，制軍大人上京裡去了。」

怪不得，那是真不巧。

甚麼時候去的，是公事還是躲了？要是早在玉琪格格陷身金家之前就去了，那就是不知情。不知情也不會全沒事，只是罪輕一點。

要是躲了，那可就糟了，躲得掉麼？

躲，表示知情，再加上不加阻攔反而躲，論起罪來可就大了！

李慕嵐還是沒說話。

江恒想問董平，沒來得及，因爲那位金少主說話了。

那位金少主沒往前迎，只叫了聲：「賈總捕。」

本來就是，他是制軍大人的小舅子，直隸總督衙門上下口中的「舅爺」，哪會把個總捕放在眼裡？

倒是賈一德客客氣氣，近乎恭謹的上前抱拳欠身：「金少主，我是奉了師爺之命前來。」

師爺，直隸總督衙門的慕賓，制軍大人的親信。

那位金少主道：「許師爺有甚麼事？」

直隸總督衙門那位師爺姓許。

賈一德抬手向董平：「這位是京裡『威武神勇鷹王府』的護衛班領，剛來總督衙門報案，說金少主把鷹王爺的妹妹玉琪格格、格格的民間義姊，還有『鷹王府』的三位護衛扣在了府裡。」

那位金少主臉色一變：「有這種事？是這位報的案？」

看樣子，他是要……

賈一德道：「是的，就是這位。」

那位金少主道：「說我把『鷹王府』的一位格格，還有格格的民間義姊及『鷹王府』的三位護衛扣在府裡？」

賈一德道：「是的。」

那位金少主道：「這是從何說起？我何來天膽？我不要命了？也不怕連累老父跟金家上下幾百口子？」

果然，不承認，賴了！

不過，他說的也真是理，只是，理，有時候並不見得是實情實話。

賈一德顯然不敢懷疑，可也不敢懷疑「鷹王府」護衛班領所報的案情，他道：「會不會是府裡的人不知情，誤扣了這幾位，而金少主不知道……」

那位金少主道：「不會，這種事，我府這些人不敢不稟報，不過，我還是願意問問。」

真是唱作俱佳，話鋒一頓，他望他金家的那位前院管事：「列宗，有這種事麼？」

金家那位前院管事列宗忙欠身：「回少主的話，屬下不知道有這種事。」

那位金少主轉向賈一德：「賈總捕，你聽見了。」

賈一德只好向英奇：「英班領……」

這是說：你看見了，也聽見了。

英奇神色冰冷，雙眉微揚：「賈總捕，我報的是實情，他不承認……」

那位金少主道：「賈總捕，我要問一句，這位真是京裡『鷹王府』的護衛班領麼？」

敢情，他是懷疑英奇的身分。

賈一德道：「是的，這不會錯，這位有『鷹王府』的腰牌。」

英奇道：「賈總捕，如我報案所說，前些日子，我跟隨格格來到金家的時候，還跟他見過面，再說，賈總捕你上次攔路抓人不成，必然告訴過他你碰到

的是何許人，他怎會不知道我是『鷹王府』的護衛班領？由此，賈總捕你可以知道，他說的話是不是可信了。」

賈一德當然知道那位金少主說的話是不是可信，奈何，他不能知道，他也不知道這時候話該怎麼說？正遲疑。

那位金少主說了話：「這位班領大人說他到我金家來過，我想起來了，我聽府裡管事稟報，前些日子有江湖人大白天闖入我府，經我府人驅趕後逃逸，我府的管事已經向保定府報了案，這事不知賈總捕是否知道？」

雖然沒有明說那江湖人是何許人，但顯然有倒打一耙的意思。

這叫賈一德怎麼說？當然這又是個讓賈一德不好說話的事，他只能說：「我聽說了。」

事情進行到這裡，英奇有點火了，他火那位金少主，也火賈一德；他火那位金少主的是，那位金少主居然來個不認帳，他火賈一德的則是，這位直隸總捕的雙肩居然這麼軟，一點擔當都沒有，連「威武神勇鷹王府」都沒辦法讓他的雙肩硬起來。

事情進行到這裡，也可以明瞭了，金家並沒有甚麼天膽，仗恃的只是死

不認帳，他金家一定認為英奇掌握不到證證，沒有證據便奈何他金家不得，誰都知道，空口說白話是不做準的，尤其這是件牽涉到殺頭大罪的事，更甚的是這件事關係到一位封疆大吏。

英奇忍不住火，要說話。

李慕嵐說了話：「這真是惡人先告狀，做賊的喊捉賊。」

那位金少主當然不能聽，不愛聽，臉色一變！道：「你怎麼說？」

李慕嵐道：「我明白了，你金家並沒有天膽，所仗恃的是矢口否認，也就是敢做不敢當，以為只要沒有證據，誰也奈何不了你金家，事實上確是如此，這是理，顯然你是認為，我等拿不出你把格格幾位扣在此地的證據。」

那位金少主道：「我不明白你說些甚麼？」

他夠機警，口風上也一點不露破綻。

李慕嵐一揚手中那把玉骨描金扇，道：「這把摺扇是我剛才從你手裡奪過來的，這是格格的摺扇，怎麼會到了你手裡？」

這是證據。

英奇剛才一直沒留意，如今才看見，忙道：「真是，是格格的……」轉望

賈一德：「賈總捕，你聽見了，也看見了。」

賈一德是聽見了，也看見了，不能不說話了，他要說話。

哪知，那位金少主叫了起來：「這是栽贓，我根本沒見過這把扇子，這把扇子不是我的，是他帶來的。」

這不止是不認帳了，簡直就是……

英奇氣得臉色大變，道：「姓金的，你……」

李慕嵐卻笑了：「此地是武林三家之一的金家？你真是金家少主麼？」

這是說，堂堂的金家少主，不該是這種人。

顯然，這是譏諷。

那位金少主不知是不明白，還是不在意，道：「不錯，此地是武林三家之一的金家，我就是金家的少主！」毫不猶豫，而且是斬釘截鐵。

李慕嵐又淡然一笑：「話說到這裡，可以打住了，碰上你這種人，官了顯然行不通，我只好私了，我所說的私了，是以武林人的辦法解決，好在你金家跟我等都是武林人，以武林人的辦法解決，應該都能接受，你金家是武林三大家之一，又沾官，應該知道，官府是先要證據再辦事，武林人則是先辦事，證

據自然就出來了……」

那位金少主道：「難不成你要動武？」

他是多此一問。

孰不知，他這多此一問是有道理的。

李慕嵐道：「武林人的辦法本就如此，也有先禮後兵的，若是先禮不成，也只有後兵，不是麼？」

那位金少主轉望賈一德叫：「賈總捕，這又是江湖人大白天闖進金家鬧事，金家不願血腥打殺，我告官報案。」

這一招高！

既有人告官報案，而且所報是實情，賈一德他就在現場，親耳所聞，親目所睹，職責所在，他不能不管。

雖然也有人告金家扣住「鷹王府」的格格，但是拿不出證據，他沒有不管，他也來了，怎麼說，情、理、法上都站得住。

他只得向李慕嵐：「這位……」

英奇爲之火冒三丈，怒喝：「賈一德……」

李慕嵐抬手攔住了他：「英護衛，賈總捕也是不得已，而且情、理、法上說得過去。」

英奇很聽李慕嵐的，住口不言。

賈一德臉上閃過一絲感激之色。

李慕嵐向賈一德：「賈總捕要管？」

賈一德忙道：「是的，尊駕剛說過，我是……」

李慕嵐道：「我知道賈總捕處境艱難，事實上這也是賈總捕的職責，那就請賈總捕公事公辦吧！」

賈一德要說話，可是，他的話到了唇邊卻沒能出口，因爲他看見李慕嵐已經到了那位金少主近前，他卻沒看見李慕嵐是怎麼過去的？因爲他沒有看見李慕嵐動，真的，他在跟李慕嵐說話，所以他一直看著李慕嵐，他就是沒有見李慕嵐動。

他也看見那位金少主驚得急出手，可是沒有用，只出了一招，腕脈反而落在了李慕嵐手裡，他不由爲之怔住了。

怎麼不？幹了這麼多年直隸總捕，碰到的人與事可謂良多，加以他本身

既爲直隸總捕，當然一身武功也不含糊，可是眼前的這人與事，卻是他頭一回碰上。

那位金少主背後那些老者、中年人大驚欲動。

李慕嵐淡然一句：「都是練家子，而且都是不俗的好手，應該知道是不是能輕舉妄動？當然，要是不想要他了，那另當別論。」

那些老者，那些中年人，誰都不敢動。

不愧是練家子，不愧是不俗的好手。

賈一德定過了神，忙叫：「尊駕……」

李慕嵐沒回頭，道：「賈總捕，沒有血腥，也沒有打殺。」

這都是金家不願見的事，那位金少主就是爲此而告官報案。

沒有血腥與打殺，沒有，真的沒有。

賈一德的話說不出口了，可是他旋即又道：「尊駕那也不能……」

李慕嵐道：「賈總捕，我不願說武林的事官府管不了，這公辦，要是我逼不出這位金少主的罪證來，賈總捕只管辦我，行麼？」

賈一德明知不能說不行，也知道不能說行，他只有不說話，那是既沒有

說不行，也沒有說行。

那位金少主卻不放過他，叫：「賈總捕……」

他只叫了這麼一聲，就悶哼一聲，住了口，沒了聲。

在場都是練家子，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只是，有的人不敢動，有的人裝糊塗沒說話。

李慕嵐拉著那位金少主到了原站立處，道：「金家哪位能做主的？是現身說話的時候了。」

話聲方落，從後院方向並肩走來了兩個人，是兩名老者。

兩名老者年紀都在五旬上下，一著華服，一著黑袍。

穿華服的白淨，長眉細目，長髯五綹，顧盼之間有威儀，只是眉宇間有股子凌人的傲氣。

穿黑袍的枯瘦，而且膚色黝黑，頷下是稀疏疏的山羊鬍子，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陰森之氣，看上去讓人心裡不舒服。

李慕嵐的神情爲之動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復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爲看了這個黑袍老者，讓他心裡不舒服。

這兩個老者一出現，在場的金家人無一不立即恭謹躬身，而且恭謹的叫了聲：「老主人。」

那位金少主也叫了聲：「爹！」

原來是金少主的天倫，金家的老主人出來了。

人是兩個，不知道哪一個是金少主的爹，金家的老主人？

看看那位金少主，再看看兩名老者，金少主的爹，金家的老主人，應該是華服老者。應該是，武林三大家，直隸金家的老主人，又沾上直隸總督那麼一位官親，當然會有傲氣。

很快的，華服老者跟黑袍老者來到近前，雙雙停在丈餘外，兩個人都從容泰然，先似沒有看見金少主落在了李慕嵐手裡，夠鎮定，這才像大家。

華服老者凝目望李慕嵐，傲然發話：「你是……」

到底還是看見金少主落在李慕嵐手裡，不然以他那份傲，不會先看李慕嵐，先問李慕嵐。

直隸總捕就在眼前，他沒有先看直隸總捕，先招呼直隸總捕。

李慕嵐卻這麼說：「能否容我先請教？」

華服老者微揚臉：「你不是要金家能做主的現身說話麼？」

李慕嵐道：「金家主人？」

華服老者抬手環指：「這些人是怎麼稱呼老夫的？你聽見了。」

的確，李慕嵐聽見了。

他就是不報姓名，顯然他認爲李慕嵐不配。

李慕嵐沒再問，道：「我，李慕嵐。」

華服老者臉色微變，雙眉微揚：「你？」

他這是爲李慕嵐自稱「我」而不悅。

李慕嵐道：「我怎麼對人，一向是看人怎麼對我而定。」

華服老者臉色又變：「你……」忽然，他忍住了，他改了口：「跟你這麼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計較，有損老夫的身分，也會讓人說老夫以金家主人之尊，欺負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

恐怕是他想起兒子還在人手裡，能想起這一點，他也就應該想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怎麼能制住他的兒子？他是沒有看見李慕嵐是怎麼制住他兒子的，他要是看見了，就更應該想到了。

話鋒微頓，他接問：「這是怎麼回事？」

李慕嵐並不在意這位金家老主人說他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他告訴華服老者眼前這是怎麼回事了。

聽畢，華服老者還沒有說話，黑袍老者先說了話，冷然道：「說甚麼金家扣了『鷹王府』的格格？你等分明是居心叵測，藉個因由闖進金家來鬧事，好在直隸賈總捕也在此地，你等不會得逞的。」

不但也是倒打一耙，而且也拉住了賈一德。

李慕嵐道：「金老，這位是金家的高手，還是金家的朋友？」

華服老者道：「他是金家的高手，還是金家的朋友？跟你不相干。」

李慕嵐道：「怎麼會不相干？我要看他是甚麼人，才知道怎麼跟他說話。」

華服老者道：「他是我金家人。」

李慕嵐道：「以金老的身分地位，怎麼好欺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

華服老者顯然又不悅了，雙眉微揚：「你怎麼說？」

看樣子只是稍微不悅，並沒有為之震怒，叱責李慕嵐。

李慕嵐道：「以我看，他應該是個外人，而不是金家的人。」

華服老者道：「老夫知道，還是你知道？」

李慕嵐道：「我知道，金老也知道，只是，金老不說實話，不承認。」

這還得了？堂堂的武林三大家，直隸金家的老主人，讓人說不說實話，不說實話就是騙人。

華服老者臉色變了，怒聲道：「你……」

李慕嵐道：「金老，古風怎麼會是金家人？」

黑袍老者一怔！

華服老者凝目：「古風？你知道……」

李慕嵐道：「這位不就是成名多年的黑道巨擘，『活僵屍』古風麼？」

黑袍老者臉色變了。

華服老者臉色也變了：「你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怎麼會知道……」

李慕嵐道：「我不但知道他，我也知道金老你，金家老主人，上一字震，下一字山……」

華服老者道：「你……」

李慕嵐道：「天下武林哪有不知道金家主人的？我要是不知道，豈不是太

孤陋寡聞？至於我怎麼會知道『活僵屍』古風，那無關緊要，要緊的是金老你承不承認把『鷹王府』的格格扣在了金家？」

華服老者金震山道：「古老的話你已經聽見了。」

顯然，他也是不承認。

英奇忍不住道：「李爺……」

李慕嵐抬另一隻手攔住了英奇，道：「我不認爲對金老來說，『鷹王府』的格格會比令郎要緊。」

金震山雙眉一揚：「你怎麼說？」

李慕嵐道：「金老是要令郎，還是要『鷹王府』的格格？」

金震山目閃寒芒：「你敢把老夫的兒子怎麼樣？」

李慕嵐道：「金老可以看看。」

那位金少主悶哼一聲，矮下半截，額上立即見了汗，都看得見汗珠子。

金震山驚聲道：「你……」

李慕嵐道：「金老是位練家子，更是位高手，應該知道，我要是力加三分，會是個甚麼後果？」

金震山驚怒抬手指：「傷了我兒子，你等一個也別想活著出金家大門，老夫要把你等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李慕嵐道：「金老，格格要是有甚麼閃失，我等照樣一個活不成。」

這是說，橫豎都是一死，只好豁出去了。

在場的任何一個都聽得懂。

金震山急怒：「你……」

他那裡剛一聲「你」，這裡他那個兒子金少主忽然叫出了聲，不但叫，身子還爲之扭曲，一張臉都變了形，誰都知道，他相當痛苦。

金震山大喝：「你敢……」

金家不少人要動。

李慕嵐道：「不想要你家少主，儘管出手。」

金震山急抬手：「誰也不許動！」

剛才是一時情急，其實誰都知道不能輕舉妄動，如今再加上金震山阻攔，誰還敢動？

就在這一轉眼間，那位金少主已經不叫了，身子也不扭曲，臉也恢復了，

只是臉色蒼白，人極虛弱疲累，像是害了一場大病。

金震山急又道：「你既認定金家扣了『鷹王府』的格格，你又怎麼敢如此折磨我的兒子？」

李慕嵐道：「金老這話怎麼說？」

金震山驚怒得渾身發抖，切齒咬牙：「難道你就不怕金家加倍加諸於『鷹王府』的格格？」

李慕嵐淡然道：「這就要賭了，不過，真要說起來，我雖然是爲『鷹王府』那位格格來的，也怕格格有甚麼閃失？畢竟我跟她只是朋友，而我手裡的這位，卻是金老的兒子，親骨肉，延續金家香煙的人，尤其他是唯一的，孰輕孰重？金老自己衡量。」

金震山渾身劇顫，而且鬚髮俱張，目眥欲裂。

被李慕嵐稱爲「活殭屍」古風的黑袍老者說了話：「金老，可別八十歲老兒倒蹦了孩兒，他不敢。」

金震山沒說話。

李慕嵐道：「古殭屍至今未成家，乏嗣無後，也生性兇殘，不知道甚麼叫

骨肉親情，也不知道甚麼叫血脈相連？金老，兒子是你的，不是他的。」

金震山一口牙咬得格格做響，顫聲道：「你你你……老夫放『鷹王府』的格格，你也放老夫的兒子？」

「活僵屍」古風忙叫：「金老！」

李慕嵐道：「那是當然。」

金震山像沒有聽見古風叫他，道：「老夫如何信得過你？」

李慕嵐道：「我雖然籍籍無名，但深知我輩應該輕死重一諾，也由來一言九鼎，而且，金老你必得相信我。」

最後這一句話，是實情，不折不扣的實情。

金震山跺了跺腳，戟指他兒子金少主，暴叫：「都是你這個沒用的畜生，害得我……好，來人……」

他這裡「來人」兩字剛出口，古風那裡忽然揚起雙掌，枯黑，鳥爪似的雙掌，悄無聲息，一上一下，按向他的後腦及後背。

距離近，金震山也絕想不到，眼看就要……

只聽李慕嵐一聲：「我早想到了，也早防著了！」

話落，他已然鬆了金少主，到了金震山身邊，金震山一個踉蹌往一旁衝出好幾步，他的雙掌正好接住了古風的雙掌，古風大叫一聲，踉蹌後退，雙掌下垂，砰然倒地，人事不省。

李慕嵐緩緩回過了身。

這一連串的變化不過轉瞬間，看得在場的人都怔住了。

頭一個定過神來的是英奇，他急叫：「李爺……」

金家人這才如大夢初醒，要動，金少主脫離了李慕嵐的掌握，也想動，可是虛弱疲累，一點力氣沒有，動不了。

這時候，金震山又抬了手，大喝：「誰敢動？」

有他喝止，金家人哪一個敢動？

金震山一雙老眼奇光閃射，緊盯李慕嵐：「你……你救了我？」

「老夫」變成「我」了。

李慕嵐道：「金老知道？」

金震山道：「我覺出背後陰冷之風透衣，想到怎麼回事了？可卻來不及躲了。」

李慕嵐道：「那麼，我不敢說救了金老，只能說及時阻攔了他下手金老。」

金震山道：「你怎麼會救我？」

李慕嵐道：「我見到古風，知道金老是受古風蠱惑，錯在古風，不在金老。」

金震山道：「聽你說，你早想到了，也早防著了……」

李慕嵐道：「我既然知道金老是受他蠱惑，當然會想到，一旦事敗，他必殺金老洩憤，進而掌控金家。」

金震山道：「你又怎麼知道，我是受他蠱惑？」

李慕嵐道：「『日月教』想席捲天下武林，已經在另兩家及『四堡』、『五莊院』下手，又怎麼會獨放過金家？」

金震山道：「你又怎麼知道，古風他是『日月教』人？」

李慕嵐道：「『日月教』所用，都是些名聲狼籍的黑道巨擘，武林妖邪，『活僵屍』古風出現在金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金震山道：「真說起來，我也不是完全受了古風的蠱惑，你壞了我兒子跟孫家莊的親事，『鷹王府』格格拿你當朋友，而且到處找你，我兒子為報復你，加以古風進言，扣了格格也可以逼『鷹王府』就範，我父子這才甘冒賠上身家

性命之險。」

李慕嵐目光一凝：「席捲天下武林，爲甚麼要逼『鷹王府』就範？」

金震山道：「聽古風說，『日月教』不只是要席捲天下武林。」

英奇臉色一變，急叫：「李爺！」

李慕嵐神情震動，道：「『日月教』不只是要席捲天下武林？他『日月教』還想幹甚麼？」

金震山道：「古風這麼說，一旦事成，『日月教』把武林盟主寶座讓給金家，『日月教』不要天下武林。」

有如此重賞，難怪出如此勇夫。

英奇震聲叫：「李爺，『日月教』想造反！」

應該是，不然何須逼「鷹王府」就範？

「威武神勇鷹王府」朝廷柱石虎將，馬上馬下，萬人難敵，掌重兵，統京畿鐵騎，也管禁城禁衛，一旦鷹王就範，江山大本已入掌握。

李慕嵐神色一轉冷肅：「我該好好問問古風。」

金震山道：「請稍待，容我先請出格格來。」

李慕嵐道：「金老……」

金震山道：「金震山這條命是你救的，理應有此答報，我把格格交給你，然後我父子隨你到官認罪。」

李慕嵐道：「我相信格格不會追究，但是會對直隸總捕有所告誡，也只是告誡而已，對這麼多人或許有驚，但不會有險。」

金震山爲之激動：「你又救了金家，金震山是白活了，險些鑄成大錯，我不敢言謝，我會永遠記住你，永遠記住今天。」一頓，揚聲：「來人，請格格！」

不過轉眼工夫，兩名中年人帶著八名黑衣壯漢陪著一女四男從後院方向走了過來。

那一女四男可不正是馬妞、玉琪格格跟另三名護衛？玉琪格格還是那身男裝。

「格格！」英奇飛身迎了過去。

「李大哥！」玉琪格格跟馬妞都驚喜激動，飛也似的奔了過來。

看樣子很不錯，沒吃苦，沒受罪。

近前，玉琪格格臉色突然一寒：「李大哥，這金家父子……」

李慕嵐道：「格格應該看得出，我跟金家父子是友非敵。」

玉琪格格何等聰明？一聽就懂，臉色馬上好了，道：「既然這樣，我看李大哥面子，甚麼也不說了。」

金震山躬下了身：「謝格格不罪之恩。」

做爹的都賠罪稱謝了，那位金少主當然也一臉愧色躬身低頭。

玉琪格格瞪了他一眼：「我的扇子呢？還我！」

真行，這時候只惦記她的摺扇，不脫天真可愛。

金少主忙抬頭。

李慕嵐已取出那把玉骨描金扇遞了過去：「金少主已經還了。」

玉琪一喜，沒接：「在李大哥這兒，那不急。」

李慕嵐並沒有收回去，也沒說話。

玉琪只得把摺扇接了過去，雖然把摺扇接了過去，卻帶著埋怨的看了李慕嵐，想是因爲她願意把她心愛的摺扇放在李慕嵐那兒，不急著拿回來，李慕嵐卻不收回手，非遞給她，使得她不得不拿回來。

不知道李慕嵐看見了沒有？他表現得就像沒看見。

玉琪格格也只是那一眼帶著埋怨，之後埋怨的神色就不見了，吹彈欲破的臉上，又現了驚喜激動：「李大哥甚麼時候趕到的？怎麼知道我……」

這當然會問，而且一般來說，也該這時候問。

而，李慕嵐的答話卻是：「英護衛對格格會有所稟報，李慕嵐還有緊要事處理。」說完了話，走向一旁。

玉琪不由爲之一怔！

英奇上前，欠身低聲：「稟格格，是屬下託人帶信，跟李爺求救……」

他這是聽李慕嵐的，要向玉琪稟報李慕嵐是怎麼知道玉琪有難？甚麼時候趕到的？以及救玉琪的經過。

哪知玉琪卻說：「不急，看李大哥要處理甚麼要緊事兒？」

剛才還問呢，如今又不急著知道了，不知道是不是只想聽李慕嵐說？

玉琪說著話，一雙鳳目已望向李慕嵐。

馬妞的目光也投向了李慕嵐，不過，之前玉琪的言行、表情，她已經都看在了眼裡，她臉上的神色有點異樣。

李慕嵐是走向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的古風，近前，他抬腳踢了古風一下，

不重也不輕的一踢。

古風醒了，醒來一聲呻吟，只一聲。

李慕嵐道：「不愧是黑道巨擘大邪惡，為了面子還能咬牙強忍。」

原來如此，怪不得只呻吟了一聲。

古風沒反應，仍然沒聽見他再呻吟，也沒見他站起來，甚至沒見他動。

或許傷得不輕，已經動不了了。

李慕嵐又道：「這你怎麼不要面了？你只是雙掌齊腕斷了，一般人都不至於不能動、站不起來，何況是你？」

敢情是裝的，不知道是不是不敢站起來？

李慕嵐這裡說完話，古風那裡站了起來，而且還挺快的，站起來就目射兇光，一臉恨意，看樣子他似乎恨不得活剝生吞了李慕嵐，但是他卻只兩手下垂的站著。

本來嘛，雙掌已經齊腕而斷，他還能幹甚麼？

李慕嵐又說了話：「金老已經都告訴我了，你蠱惑金家扣留『鷹王府』的格格，以便逼『鷹王府』就範，是麼？」

玉琪當然聽見了，急忙驚聲叫：「怎麼說？是他蠱惑金家扣留我？他是想……」

李慕嵐頭也沒回道：「請格格聽英護衛稟報。」

玉琪閉口不言，沒再吭聲，顯然，她還是不想聽英奇說。

英奇也沒稟報，他沒敢說。

李慕嵐又向古風：「答我問話。」

古風這才冷然說話：「不錯。」

倒是承認了。

李慕嵐道：「敢做敢當，像個黑道巨擘大邪惡。」一頓，接問：「你『日月教』也許了金老，一旦事成，就把武林盟主的寶座讓給金家，是麼？」

古風仍冷然：「不錯。」

李慕嵐道：「你『日月教』要的是天下武林，一旦事成，你『日月教』卻要把武林盟主的寶座拱手讓人，你『日月教』圖的是甚麼？」

古風這回沒有說話。

李慕嵐道：「鷹王不是武林人，你『日月教』要用格格逼鷹王就範，又是

為甚麼？」

古風仍沒有說話。

玉琪忍不住叫：「對呀，李大哥，讓他說。」

李慕嵐像沒聽見，道：「古風，剛還說你敢做敢當，像個黑道巨擘大邪惡……」

古風說了話，冰冷：「你不必激老夫，燕雀怎知鴻鵠之志……」

李慕嵐道：「我這個燕雀就知道鴻鵠之志，莫非你『日月教』野心更大，不在武林，而在天下？」

古風又不說話了。

李慕嵐道：「古風……」

古風道：「老夫要先問你一句。」

李慕嵐道：「你問。」

古風道：「你究竟是甚麼人？竟能制伏金家，壞老夫的大事……」

李慕嵐道：「我是甚麼人，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要告訴你，『萬花堡』、江南楚家，我都沒有讓你『日月教』得逞，另外三個堡，還有五莊院，應該也

是如此……」

古風道：「老夫不信。」

李慕嵐道：「信不信由你。」

古風臉色一寒，目中兇光大盛，真像具僵屍。厲聲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李慕嵐道：「剛說過，我是甚麼人，無關緊要。」

古風道：「等閒一點的人，無此能耐，老夫一定要知道……」

李慕嵐道：「奈何我名不見經傳，不值一提。」

古風道：「不……」

李慕嵐道：「我姓李，叫李慕嵐，聽說過麼？」

古風道：「李慕嵐？老夫沒有聽說過……」

李慕嵐道：「這不就是了麼？」

古風目中兇光直逼李慕嵐：「不，你絕不叫李慕嵐，你一定另有姓名。」

李慕嵐道：「姓名父母所賜，豈能更改？話扯遠了，回到正題吧。」

古風道：「你不說不要緊，回到正題也不要緊，老夫不怕你知道……」

李慕嵐道：「本來就是，想以格格逼鷹王就範已不可行……」

古風冷笑：「好叫你知道，老夫想用這個丫頭逼迫她那兄長，不過是想多一個籌碼，實際上鷹王已經入我『日月教』掌握了，少了老夫這個籌碼，無傷大局。」

玉琪叫道：「他胡說，李大哥，掌他嘴。」

李慕嵐並沒有聽玉琪的，他仍像沒聽見，道：「是麼？那你就不會引爲憾事了。」

古風道：「老夫仍然引爲憾事，多一個籌碼總是好的。」

李慕嵐道：「能說說鷹王已入你『日月教』掌握，這句話怎麼說麼？」

玉琪又叫：「李大哥，你信他的！」

李慕嵐還是像沒聽見，沒答理。

古風道：「你知道能不能。」

李慕嵐道：「我當然知道，只是，爲你設想，我希望能。」

古風道：「你想逼老夫說？」

李慕嵐道：「一般都是如此。」

古風冷笑：「你小看老夫了。」

這是說，逼迫對他沒有用，他不會說。

李慕嵐道：「我不認爲你會比司空曉、白玉卿、阮香玉強多少。」

古風臉色一變：「司空曉、白玉卿、阮香玉？」

李慕嵐道：「『日月教』果然不讓你等知道彼此，我來告訴你吧，司空曉被派往『萬花堡』，白玉卿、阮香玉被派往楚家，他三人把所知道的都告訴了我。」

古風臉色又一變！道：「他三人是他三人，老夫是老夫。」

他還硬。

李慕嵐道：「他三人禁受不住『一指搜魂』，你能禁受？」

古風兩眼一睜：「一指搜魂？」

李慕嵐道：「不錯。」

古風道：「你會『一指搜魂』？」

李慕嵐道：「你不信？」

古風道：「老夫聽過『一指搜魂』，卻沒有見過。」

李慕嵐道：「那正好，今天你可以見識見識。」

古風兩眼緊盯李慕嵐：「老夫倒真想見識見識。」

顯然，他還是不信。

李慕嵐道：「古風，我是爲你好，你雙腕方折，已是疼痛難當，再遭搜魂，我怕你受不了，醜態難看，看來你沒把我的好意當好意。」

他抬手一指點了出去。

古風身軀先是一震，接著就泛起了輕顫，他兩眼瞪大了，醜臉上也出現了驚恐之色，此刻，他應該是相信李慕嵐會「一指搜魂」了。

緊接著，他那枯瘦的身軀顫抖厲害了，醜臉上也見了汗，轉眼工夫之後，身軀扭動，醜臉扭曲、變形，汗落似雨，衣衫盡濕，哀叫出聲，一聲聲。

金家人，上自金震山父子，下至那些黑衣漢子，還有英奇等四護衛、江恒、董平二「鼠」，加上直隸總捕賈一德跟賈一德帶來的那些人都是練家子，都是見過陣仗的，如今都個個臉上變色，個個驚容，馬妞則轉過臉去不看，玉琪更是不但轉過臉去，還閉上了眼，容顏失色，眉鋒皺得緊緊的，就差沒捂耳朵了。

又一轉眼工夫，古風哀叫更甚，更難聽，他站不住了，彎下了腰，接著

就要曲膝。玉琪聽不下去了，還真要抬手捂耳。

就在這時候，古風一聲叫：「我說，我說，我說！」

李慕嵐抬手又一指點出，古風馬上不動了，枯瘦的身軀一歪倒了地，聲聲哀叫變成了聲聲呻吟，閉著眼，張著嘴，不住的喘。

大夥兒的臉色漸漸恢復了。

馬妞跟玉琪都回過了臉，玉琪也睜開了眼。

李慕嵐說了話：「何苦自找？起來說話，你還不至於站不起來。」

古風聽話了，睜開眼，閉上眼，緩緩站起，臉色蒼白，人虛弱，像是經過一場大病。

李慕嵐道：「如今我給你一個嚼舌自絕的機會，你若是不願嚼舌自絕，我就要問你話了，一旦我問你話，你最好實話實說，有一句說一句。」

古風也說了話，話說得有氣無力：「年輕朋友，看來你是深知古風，『活僵屍』性兇殘，殺人不眨眼，但卻貪生怕死，怯懦得可憐，我不問你究竟是誰了？碰上你，算我倒霉，是我路已經走到了頭，是我該遭報，想問甚麼？你就問吧。」

不再「老夫」了，本來也是，都到了這地步了，還能「老夫」麼？

李慕嵐道：「我的問話還是那一句，鷹王已入你『日月教』掌握，這句話怎麼說？」

玉琪又忍不住了：「李大哥！」

李慕嵐仍然沒回頭：「格格，請不要打擾。」

玉琪道：「我不是打擾，我只是告訴你，不能信他的。」

李慕嵐道：「能不能信，李慕嵐自有分寸。」

玉琪還待再說。

英奇低低叫了聲：「格格！」

玉琪沒再說，但臉色不大好看了。

古風還沒有答話。

李慕嵐叫了他一聲：「古風！」

古風說了話：「據我所知，我教早已派有專人赴北京『鷹王府』了，而且已經順利打入『鷹王府』，到了鷹王身邊。」

李慕嵐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古風道：「當初被派來金家時，那派我的人說，鷹王已入掌握，只等再掌握武林各家，便可朝野齊動。」

李慕嵐道：「百密也有一疏，必是那人得意忘形，說了不該說的。」

古風沒有說話。

李慕嵐道：「既如此，你何須再扣格格？」

古風道：「多一個籌碼總是好的，也能以防萬一，若能用上，不就是我的大功？」

李慕嵐道：「說得也是，再說說『日月教』派往京裡『鷹王府』那人是誰？」

古風道：「派我的人沒說，這我就不知道了。」

這應該是實話。

既已說了一，哪還在乎多說二？

李慕嵐道：「我放你走，雙腕雖折，若能洗面革心，從此改過，你還可以安身餘年，否則，江湖雖大，總還會再次碰面，到那時就不會再有今天的便宜了。」

古風精神爲之一振，兩眼猛睜，急道：「怎麼說，你放我走？」

李慕嵐道：「我放走的不止你一個，但願武林中的黑道巨擘、大邪惡，愈來愈少。」

古風如逢大赦，爲之激動，又一陣顫抖，道：「年輕朋友，我記住你了，只是，你……」

李慕嵐道：「李慕嵐！」

古風一點頭：「好，我不再問了，我記住了。」

他走了，走向金家大門，很快就轉過影背牆不見了。

金震山望李慕嵐，要說話。

李慕嵐先說了話：「金老，此間事已了，我要告辭了。」

金震山道：「我知道，閣下你不願再聽甚麼，也不願再說甚麼，我恭敬不如從命，就甚麼也不說了，學古風，我金家上下記住閣下了，恭送閣下。」改口稱「閣下」了。

也難怪，在一旁看到現在，誰不欽敬？誰不佩服？

李慕嵐不抱拳，轉身外行。

江恒、董平雙雙緊跟在後，從他二人臉上神色可以看出，沾了光，引以

爲傲。金震山父子帶著金家人在後送。

玉琪想說話，可是沒機會，只有跟著往外走，馬妞雖然沒想說話，可也只有跟著往外走。

賈一德帶著他的人恭謹躬身：「恭送格格。」

玉琪沒理，不知是只顧跟李慕嵐，還是懶得理。

英奇說了話：「賈總捕可以請回了。」

賈一德再躬身：「謝格格！」

其實他心裡是謝天謝地，格格平安，如今走了，他沒事，不得謝天謝地？

金震山父子帶金家人送出門外，李慕嵐回身再抱拳，請主人留步。

主人留了步，目送客人離去。

走到看不見金家大門了，玉琪等著了說話的機會，要說話。

李慕嵐先說了話，話卻是向英奇說：「英護衛，託天之福，格格平安，我就此告辭。」可是說走就走，一抱拳，轉身走了。

江恒、董平雙雙跟去。

玉琪一怔。

英奇忙也抱拳：「多謝李爺！」

玉琪忙叫：「李大哥，李大哥！」

李慕嵐腳下沒停，也沒回頭，只有話聲傳送過來：「格格已經找到李慕嵐了，彼此間事也已經說清楚了，武林人有武林事，自當就此告辭。」

玉琪忙道：「不，還有『日月教』這檔事……」

李慕嵐這回卻像沒聽見，而且就這兩句話工夫，人已經走遠了。

玉琪急得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剎那間之後，她決定要追：「快，咱們快。」

她就要追。

只聽英奇說了話：「格格！」

顯然，這是攔玉琪。

任何人都明白，玉琪豈有不明白的道理？她猛然轉回了臉：「你這是攔我？」

英奇道：「屬下斗膽。」

玉琪臉上有了怒容：「我還沒怪你怎麼不攔他呢？你如今倒攔起我來了。」

英奇道：「格格，李爺要走，誰攔得住？」

這是實情，不折不扣的實情。

玉琪道：「攔不住總能追呀，你幹嘛攔我？」

英奇道：「格格，李爺要走，誰又追得上？」

這也是不折不扣的實情。

玉琪不氣了，也沒話說了：「那……」

英奇道：「格格，咱們是宦海中人，李爺是武林中人……」

玉琪不愛聽：「宦海中人怎麼了？武林中人又怎麼了？」

英奇道：「道不同不相為謀，李爺不是已經擺明了麼？」

這也是實情。

玉琪像洩了氣的皮球，模樣兒看上去怪可憐的：「難道就這麼算了，永遠不見了？」

英奇道：「回去吧，格格，只要趕得快，回去一定能見著李爺。」

玉琪一怔，忙凝目：「怎麼說？」

英奇道：「格格難道還不明白？」

玉琪精神為之一振：「你是說……」

英奇道：「您以爲李爺會不管了麼？」

玉琪道：「可是沒聽他說……」

英奇道：「也沒聽李爺說不管。」

玉琪道：「我是說，他怎麼沒有說要上京裡去？」

英奇道：「屬下斗膽，格格聰明一世，怎麼糊塗一時？李爺爲甚麼要說？又怎麼會告訴咱們？」

這個「咱們」，應該是「您」，可是英奇卻說「咱們」，不說「您」，英奇是個好部屬。

不知道玉琪覺出來沒有，她睜大了一雙鳳目：「不會錯麼？」

英奇道：「屬下敢擔保，其實，您想想也知道，屬下都想得到，您又怎麼會想不到？您只是急亂了方寸。」

還真是！

玉琪嬌嫩的臉上有了喜意，忙道：「那咱們快，快往回趕！」

她就要走。

馬妞叫了聲：「格格。」

玉琪伸手拉住馬妞：「馬妞姊姊，咱們有話路上說。」

馬妞卻沒動，道：「我不跟格格上京裡去了。」

玉琪這才回過臉來，臉上是愕然神色：「怎麼說？妳不跟我上京裡去了？」

馬妞神色平靜：「是的！」

玉琪道：「那妳……」

馬妞道：「我想回開封去。」

玉琪道：「這是爲甚麼？」

馬妞道：「沒甚麼，我想家了，也不放心我爹。」

玉琪道：「好好兒的，怎麼突然想家了？」

馬妞道：「我早就想家了，出來好些日子了……」

玉琪凝目，清澈目光緊盯在馬妞臉上：「我不信，一定有別的因由。」

馬妞道：「沒有……」

玉琪道：「馬妞姊姊！」

馬妞道：「我怎麼會欺瞞格格，又怎麼敢？」

玉琪道：「我不信，就是不信。」

馬妞道：「格格還是快趕路吧，別讓我耽誤了……」

玉琪道：「馬妞姊姊要是怕耽誤我趕路，就跟我說實話。」

馬妞道：「我說的是實話。」

玉琪臉色一整：「馬妞姊姊，聽不到妳的實話，我就不走！」

馬妞叫道：「格格……」

玉琪道：「馬妞姊姊，這些日子以來，咱們相處如姊妹，對我，妳有甚麼不能說的？」

馬妞遲疑了一下，沒說話。

玉琪道：「你等一邊兒去。」

這是對英奇等說話。

英奇恭應，立即帶著另三個行向一旁。

看看英奇等走得夠遠了，玉琪道：「馬妞姊姊，可以說了吧！」

馬妞低了低頭，又遲疑了一下，這才道：「格格，經過這麼些日子看李爺，我覺得不配，所以只好辜負格格的好意，打消這個念頭，死了這條心。」

原來如此！

玉琪道：「馬妞姊姊，妳怎麼這麼想？」

馬妞道：「格格，事實讓我不能不這想。」

馬妞的神色仍是那麼平靜。

玉琪還待再說。

馬妞道：「格格已經聽到實話了，請快趕路吧。」

玉琪沒動，話還是說了：「馬妞姊姊，咱倆當初說好了的……」

馬妞道：「我不得已，格格原諒。」

玉琪道：「馬妞姊姊，妳不該這麼想，這種事不能說誰配得上誰，誰配不上誰……」

馬妞道：「格格，我也不願意這麼想，可是誰都看得見，誰都明白，李爺他是何許人，我馬妞又是何許人，格格您說，我配得上李爺麼……」

玉琪要說話。

馬妞道：「我對您說了實話，也請您對我說實話。」

玉琪沉默了一下，她說了別的：「馬妞姊姊，妳走了，我怎麼辦？」

顯然……

馬妞臉上這才閃過了一絲抽搐，道：「格格，這種事不能有一絲勉強，更沒有誰代誰還情債的道理，好在李爺也不接受格格這番心意。」

玉琪又沉默了一下：「馬妞姊姊，妳真要回去？」

馬妞毅然點頭：「是的！」

玉琪道：「路不近……」

顯然，她不再不讓馬妞回去了。

馬妞道：「不遠，從這兒往開封，不算遠。」

玉琪道：「妳一個人……」

馬妞道：「格格，我不是一般的姑娘家。」

玉琪道：「那也不行，我不放心。」

馬妞道：「格格……」

「這樣……」玉琪道：「我派兩個人送妳回去。」

馬妞要說話。

玉琪道：「妳不要，我不讓妳回去，我絕不讓妳一個人回去。」

馬妞說了話：「格格……」

玉琪不讓馬妞說話：「馬妞姊姊，相處這些日子，妳應該知道我的脾氣，妳不讓我放心，說甚麼我也不會讓妳回去。」

馬妞知道，她要想回去，恐怕非得聽玉琪的不可，而且她也知道，這麼多日子以來的經歷，江湖上的凶險，絕不是她父女在開封大相國寺賣藝那樣的江湖生涯可比，所以，沉默了一下之後，她道：「那我就謝謝格格的恩典了。」

玉琪道：「說甚麼恩典？馬妞姊姊這是跟誰說話？相處這麼些日子，咱們情如姊妹，怎麼離別在即了，說話這麼生份了？」

馬妞沒說甚麼，道：「不敢耽誤格格的行程，我這就告辭。」

話是這麼說，顯然她自己也急著走，說完了話，她施了禮。

玉琪忙攔住，轉臉往英奇那邊叫：「榮桂、海明，你倆過來。」

英奇等那邊立即過來了兩個，近前躬身。

玉琪吩咐：「你倆送馬姑娘回開封去，務必要見著馬老爺子才能回京，一路上多小心，要是有任何差錯，我唯你倆是問。」

兩名護衛躬身恭謹答應。

馬妞道：「格格，我走了。」

玉琪伸柔荑拉住了馬妞的手，相處了這麼些日子，一旦分別，她還真有點捨不得，眼圈兒都紅了，道：「馬妞姊姊，我不送妳了，回去見著老爺子，替我問好，要是願意，將來可以上京裡找我去。」

馬妞倒還平靜，道：「謝謝格格，格格保重。」

頭微低，轉身走了。

兩名護衛向玉琪再躬身，然後跟去。

望著馬妞跟兩名護衛上馬馳去，玉琪站了一下，然後才回過頭來叫：「咱們也走吧！」

英奇跟另一名護衛牽著馬過來了。

三人三騎策馬上路，一名護衛在前，英奇殿後，讓玉琪走在中間，玉琪策馬緩行，英奇跟另一名護衛當然也是策馬緩行。

玉琪怎麼不急著往回趕？看神情，她像是在想甚麼事？

她在想甚麼事？

她說話了，像是自言自語：「好好兒的，她怎麼突然這樣兒了？」

沒人答話，自言自語本就不需人答話。

但，玉琪說完這句話的一瞬間之後，忽然提高了話聲又道：「問你話呢！」

敢情先前那句話，不是自言自語。

有點兒不講理！有甚麼辦法？誰叫她是貴爲格格的主子！

英奇忙策馬上來，到玉琪身旁，道：「屬下不知道。」

這是實情實話！

玉琪道：「這會兒知道了吧！」

語氣不怎麼好，恐怕跟心情有關係。

英奇道：「馬姑娘不是說了麼？她覺得配不上李爺。」

玉琪道：「聽她說？她沒跟我說實話，配不上，早幹甚麼的？人她又不是沒見過，她不是點頭答應了，也跟著來了麼？半道兒上打了退堂鼓，這不是整了我了麼？」

英奇道：「格格不是讓她回去了麼？」

玉琪道：「我不讓她回去行麼？」

英奇沒說話。

玉琪道：「怎麼又不說話了？」

英奇道：「屬下知道，格格不能不讓馬姑娘回去。」

玉琪眉稍兒微揚：「英奇！」

英奇道：「格格……」

玉琪道：「你在王府當差不少年了，算是王府的老人了。」

英奇應道：「是，王爺跟格格的恩典。」

玉琪道：「我是說，王爺跟我都深知你。」

英奇道：「屬下的榮寵。」

玉琪道：「少跟我裝糊塗，我知道你想說甚麼？說！」

英奇道：「格格一定要屬下說？」

玉琪道：「廢話！」

英奇道：「屬下說了，格格可別怪罪。」

玉琪道：「又廢話，不是我讓你說的麼？」

英奇道：「格格可以不讓馬姑娘回去。」

玉琪道：「你又不是沒看見？她非回去不可。」

英奇道：「屬下斗膽，格格也不是不願意馬姑娘回去。」

玉琪目光一凝：「你說甚麼？你怎麼這麼說？」

英奇道：「屬下說錯了？」

玉琪道：「當然說錯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當初還是我要她一塊兒來的。」

英奇道：「格格，當初是當初，如今是如今。」

玉琪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當初怎麼了？如今又怎麼了？有甚麼不一樣？你給我明說！」

英奇道：「當初格格沒見著李爺，如今見著了。」

玉琪道：「沒見著怎麼樣？見著了又怎麼樣？」

英奇道：「屬下斗膽，格格不該問屬下。」

玉琪道：「你是說……」

英奇道：「格格自己明白。」

玉琪道：「英奇！」

英奇道：「格格自己想想看，是不是。」

玉琪道：「你爲甚麼不明說？你乾脆明說。」

英奇道：「格格……」

玉琪道：「我要你明說，你敢不聽?!」

英奇道：「屬下不敢，只是，屬下要再次請格格不要怪罪。」

玉琪道：「我不怪罪，你說，快說！」

英奇道：「在府裡的時候，格格見王爺爲內疚所困，天天痛苦，兄妹情深，未經深思，毅然決定代王爺償還這筆情債，及至出京，才想起見也未曾見過李爺，不免有些後悔，但箭已在絃，不得不發，等到了開封，見著了馬姑娘，並得知了馬姑娘的心意，喜獲解脫，乃以馬姑娘瓜代，且邀馬姑娘同行，以爲可以一舉兩得，自己解脫，玉成他人，格格的用心無可厚非，而且可以說上一聲好，但在兩次見過李爺，得知李爺是個甚麼樣的人之後，格格又後悔了，但卻苦於無法說出口，正巧這時候馬姑娘半途變卦說要回去，於是格格……」

玉琪臉色變了！大聲喝止：「英奇！」

英奇住口不言，甚麼都沒說。

玉琪大聲道：「你以爲你聰明，你以爲你知道，你以爲你說對了?」

英奇說了話：「屬下再次斗膽，請格格自問。」

玉琪沉默了，沉默之中，臉色也漸漸緩和了，臉色緩和之後，她說了話：

「看來，我知你深，你知我也不淺……」

英奇道：「謝謝格格不罪之恩。」

玉琪道：「我也謝謝你敢說實話。」

英奇道：「那是屬下遇上了格格這樣的主子。」

玉琪道：「你這是扣住我不能怪罪你。」

英奇道：「屬下不敢。」

玉琪又沉默了一下：「你知道了，難道她也看出來了?」

英奇道：「格格，女兒家在這方面的感覺，最爲敏銳。」

玉琪臉色又變了，道：「是麼?」

英奇道：「要不然馬姑娘不會突然要回去，她是自以爲配不上李，其實這一點還不足以讓她半途變卦，因爲這只是她自以爲，李爺是怎麼想的還不知道，她也知道一個民女沒法跟您這格格比，這一點才是讓她半途改變心意的要緊因由。」

玉琪道：「不是一樣?李大哥那邊是怎麼想的，不是也不知道?」

英奇道：「話是不錯，可是她一個民女，總不能跟您這格格爭，跟您這格

格搶。」

玉琪臉色再變，又沉默了，沉默了一下之後，她才道：「這麼說來，是我對不住她了。」

英奇道：「格格也別這麼想，事實上她一個民女，的確不能跟格格爭，跟格格搶，再說，是她自己認爲配不上李爺，並不是格格說的，在這方面是沒有誰讓誰的，格格將來對她父女做些補償也就夠了。」

玉琪幽幽的道：「是麼？」

英奇道：「格格，這種事不是一廂情願的事，事情究竟怎麼樣，還有李爺那邊呢？您說是不是？」

不知道玉琪是認爲是，還是認爲不是，只知道聽她說：「不說了，已經耽誤半天了，趕路吧！」

她猛踢馬腹，坐騎長嘶，撥開四蹄，疾馳而去。

英奇跟那名護衛催馬急追。

※　※　※

帝都北京！

北京原爲唐時藩鎮故城，遼聖祖於開泰元年實建「析津府」，方三十六里，開城門八，其城址在今北京城之偏西處，金又沿遼宮築四城，總城周圍達七十五里，開城門十一，禁宮周圍九里十三步，至元世祖移都於前都之北三里，計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門十二，而宮城如舊，至明永樂年代改稱北京後，將城垣縮小改築宏大之磚城，此即今日北京城的原跡，有清一代更加若干補建，共分內城、外城、舊皇城及紫禁城四者，周圍共六十八里，比南京之六十一里、西京之四十里，堪稱中國第一大城。

既稱帝都，在天子腳下，自非天下其他城市可比，站在城門前，望著那宏偉的城門，老高的城牆，就覺得它氣勢懾人，不由得對它肅然起敬，不由得對它低頭，不敢仰視。

你不見，城門處武官帶著兵勇，跨刀持槍，肅然凝立，百姓進出秩序井然，鴉雀無聲？

這一天正午，北京城外城的這個地方，來了三個人，住進了這個地方一家招牌排的是「京華」的客棧。

這個地方，吃喝玩樂，應有盡有，充滿了歡笑、喧嚷，人是進進出出，

熙往攘來。這個地方又代表了帝都的另一面，富庶、繁華、歌舞昇平。

富庶、繁華也好，歌舞昇平也好，這個地方只是平民百姓進出的地方，顯示的也只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達官貴人吃喝玩樂的地方另在別處，不在這裡，不過，平民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達官貴人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這個地方，是北京城聞名天下的地方——天橋！

住進「京華客棧」那三個人，是李慕嵐跟「二鼠」江恒、董平。

住進「京華客棧」之後，董平帶著江恒就出去了，只李慕嵐一個人留在客棧裡。

頓飯工夫之後，兩個人回來了，一進屋，江恒就神情激動，比手劃腳直嚷嚷：「天爺！我原以為南京『夫子廟』夠看、夠玩、夠熱鬧了，今天到這北京『天橋』一看，我算是開了眼界了，這輩子沒白活，『夫子廟』根本不能跟『天橋』比……」

董平忍不住說話了：「是你說還是我說？是你說的要緊，還是我說的要緊？」

江恒不激動了，也不比了，窘迫一笑，道：「你說的要緊，你說。」

董平轉望李慕嵐，道：「李爺，這些日子以來，『鷹王府』除了一位夫人進門，格格喬妝帶著人出門之外，沒有任何一點動靜。」

李慕嵐道：「可靠麼？」

董平道：「我這個朋友是老『天橋』了，跟官裡熟得很，內城裡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瞞不了他。」

江恒道：「他連格格喬妝帶著人出門都知道，您說他所知道的可靠不可靠？」

李慕嵐眉鋒皺起，沒說話。

江恒道：「李爺，別是姓古的那老小子瞎吹，矇咱們。」

李慕嵐說了話：「但願是，只是，在『一指搜魂』折磨之下，還能咬緊牙關不說實話的，我還沒有碰見過，何況古風生性怯懦。」

江恒道：「您這是說……」

董平道：「這還用問？」

江恒道：「可是你那個朋友明明……」

董平一聳雙肩，道：「這我就說不上來了。」

江恒道：「李爺，您看是……」

李慕嵐道：「『日月教』行事不同於一般，或許連董兄那位朋友也瞞過了，再不就是……」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江恒、董平卻等著聽，忍不住齊聲叫：「董平！」

李慕嵐遲疑了一下，道：「但願不是，要是，那蒼天就太做弄人了。」

江恒、董平自然聽不懂，他倆都不明白李慕嵐何以對「鷹王府」那位格格那麼冷？想問，還沒有機會，也不便開口，這時候兩人忍不住問了：「您是說……」

李慕嵐道：「兩位不必問了，也不必管了，這件事我來辦。」

顯然，他不願說。

本來就是，傷心事誰願提？他自稱斷腸人，不就是爲這？何況，也不是非說不可。

李慕嵐不說，江恒、董平也不便、不敢再問，一時間，屋裡陷入了靜默之中，靜得令人不安。

還是李慕嵐先打破了這份令人不安的靜默，他道：「兩位歇息吧，我出去

走走，晚飯不必等我，也不要出去找我，該回來的時候，我自會回來。」

說完了話，逕自出去了。

江恒、董平面面相覷，董平道：「怎麼回事兒？」

江恒道：「你問我，我問誰？」

董平道：「你認識李爺在先，我當……」

「先沒有多久。」江恒道：「還沒熟到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地步，再說，李爺是這麼一號人物，他的事，沒必要對咱們說，他不說，咱們最好也別問。」

董平道：「那他剛才說……」

江恒道：「好辦，他怎麼說，咱們怎麼聽。」

董平一點頭，道：「行！」

他過去躺上了炕！

※　※　※

這是一座小山。

北京城裡山不多，可以說沒有，有都在城郊，城裡只有一座，山不高，其實它只能叫丘。這座小山上，有茂密的林木，有亭台樓閣，亭台樓閣還都是

雕樑畫棟，美侖美奐。

如今就在這座小山最高處，一座碧瓦朱欄的八角小亭裡，站著一個人。

這個人是李慕嵐！

這座小山的座落處，緊挨著禁宮北門，距宮城不及百步之遙，一向被視爲大內之鎮，平常人到不了這裡，也絕不許來到這裡。

但是，此刻李慕嵐來了，他應該是個例外，他能登上這座落在紫禁城裡，距宮城不及百步之遙的大內之鎮，大內侍衛與禁軍裡那麼多高手，居然都茫然無覺，恐怕也只有他了！

李慕嵐他到這裡來幹甚麼？

李慕嵐站在這小山最高處的朱欄碧瓦八角小亭裡，面南而立，臉上是一片濃濃陰霾，臉上的神色顯示出他沉重的心情，從他的心情以及他凝立不動的身影看，他似乎在想事，而且是一樁十分重大的要緊事。

他是在想事，他想的也的確是一樁十分重大的要緊事。

董平打聽來的消息，這些日子以來，除了一位夫人進門，格格喬妝出門以外，「鷹王府」沒有任何動靜。

這個消息不符合古風的說法。

在「一指搜魂」的折磨之下，李慕嵐不相信古風還能不說實話，不只李慕嵐，凡是知道「一指搜魂」的人，都不相信。

就因爲不相信古風還能不說實話，李慕嵐他突然想到了一點。

他想到的這一點，使得他心神爲之震顫。

雖然他想到了這一點，但他不願認爲他是想對了，他是不幸料中。

這是說，他寧願他想錯了，他沒有料中。

因爲，如果他想對了，如果他不幸料中，那就太可怕了，太讓他痛心了，會讓他受不了。

這，就是他此刻來到此地的原因，他就是到這裡來想，他想的對不對，他是不是不幸料中？

北京城這麼大，他爲甚麼單獨挑這個地方？

北京城地方雖然大，但能讓他安靜想事的地方並不多。

但，他想了半天，卻得不到結論。因爲他幾次先是那麼想，又幾次把它推翻。

他那麼想，因爲那是唯一的可能，他又把它推翻，因爲他希望他想錯了，他希望他沒有不幸料中。

足足一個多時辰，日頭偏了西，西邊的天空一片紅，紅得刺眼，紅得讓人心裡不舒服，因爲它像血。

夕陽無限好，古來多少文人墨客讚嘆晚霞的絢爛，晚霞的美，爲甚麼此刻卻覺得它像血？是那麼刺眼，那麼讓人心裡不舒服？

就在一片紅得像血的霞光裡，李慕嵐突然長身而起，飛射不見！

※　※　※

這是一座宅院，一座大宅院。這座大宅院，座落在內城一隅。

這座大宅院佔地相當大，丈高的一圈圍牆裡，是森森的樹海與一座座宏偉高大的建築，每一座都是雕樑畫棟，飛簷狼牙。

天上神仙府，人間王侯家，這一座雄偉、氣派的大宅院，應該是一座王侯之家；一定是，北京城的大宅院不少，但這一座，氣勢就是不一樣！

入目這座大宅院，能讓人低頭不敢仰視，肅然起敬畏之心。

而，這座令人低頭不敢仰視，肅然起敬畏之心的大宅院，也有它令人想

多看一眼，甚至想緊盯不放的另一面。

在這座大宅院的後院一隅，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花園，四時不謝之花姹紫嫣紅，美而精巧的亭台樓榭座落在林木的濃蔭中，美得像畫，美得像仙境！

仙境不能沒有仙子，有，仙子就在那座臨著一池碧水的水榭裡，不，水榭外，她正倚著朱欄觀賞一群游魚。

她，一襲雪白輕紗宮裝，雲髮高挽，環珮低垂，眉目如畫，肌膚似雪，真是玉骨冰肌，風華絕代，不帶人間一絲煙火氣，真是廣寒嫦娥小滴塵寰。

景美，人美，此情此景，又何止讓人想多看一眼？真是讓人兩眼發直，想緊盯不放！

從她背後那扇臨水的窗戶往水榭裡面看，八仙桌上紗燈兩盞，精美點心幾樣，旁置銀壺、玉杯、琉璃盞。

似乎她在等人？誰能在此時此地，與這麼一位風華絕代、國色天香的人兒共度？他應該是羨煞人間，妒煞天上的一個！

誰？他是誰？

白衣人兒她似乎覺出有人來到，她定過了神，螓首半轉，從她覺出有人

來到的地方來。

她覺出有人來到的地方，水榭窗外，那排朱欄的另一端站了個人！

她的感覺沒有錯，真是有人來到。

這個人，是李慕嵐！李慕嵐臉上沒有表情，一點也沒有。

面對這麼一個國色天香、風華絕代的美人，他居然會面無表情，一點也沒有。

白衣人兒猛然一驚！脫口一聲：「你?!」

顯然，李慕嵐並不是她等的人。

李慕嵐說了話，話聲冰冷，也不帶一絲感情：「不錯，是我。」

但是，李慕嵐是她認識的人。

白衣人兒很快就恢復了，道：「你怎麼到京裡來了?而且還來到了『鷹王府』?」

敢情這座大宅院是「威武神勇鷹王府」，難怪！

李慕嵐仍然是一樣的神色，一樣的話聲：「有事到京裡來，順便來看看。」

白衣人兒道：「謝謝你，我很好。」

李慕嵐道：「看得出來。」

白衣人兒似乎有著一剎那的窘迫，一剎那之後就又恢復了，道：「好久不見了，你好麼?」

李慕嵐道：「我也很好，福晉應該也看得出來。」

白衣人兒又有了窘迫，但這一回似乎比一剎那更短，她淡然一笑：「那很好，故友安好，總是令人欣慰的事。」

李慕嵐沒有笑，仍是沒有表情，話聲冰冷：「謝謝福晉。」

白衣人兒轉了話鋒：「故友念舊，令人感動，我在這兒等王爺，王爺也馬上就到，一起進水榭坐坐?」

不知道這是邀請，還是讓李慕嵐知道，夫婿鷹王就要到了。

李慕嵐道：「謝謝福晉，一介江湖草民，何敢近王爺?我說幾句話就走。」

白衣人兒道：「那我就不好強邀了。」

她不問李慕嵐要說甚麼。

李慕嵐自己說了：「幾日來，武林中發生了一件驚人的大事。」

白衣人兒還是沒問。

李慕嵐還是自己說了：「武林中一個名叫『日月教』的秘密組合，要奪天下；除了侵入武林各家，借助於天下武林之力以外，聽說還要潛入『鷹王府』，意圖掌握鷹王，以鷹王之兵權配合，一舉成事，請夫人代爲稟知王爺，多加提防。」

白衣人兒嬌靨上有了異色：「有這種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李慕嵐道：「不敢瞞福晉，『日月教』在武林中的陰謀，已經盡被我與一些同道所破。」

白衣人兒臉色微變：「這麼說，真有其事？」

李慕嵐道：「是的。」

白衣人兒道：「你剛說，那個秘密組合，叫甚麼教？」

剛才她沒聽清楚。

李慕嵐又說了一遍：「日月教。」

白衣人兒這回聽清楚了：「你說『日月教』在武林中的陰謀，已經盡被你跟你的一些同道所破了？」

李慕嵐道：「是的。」

白衣人兒道：「真是多虧了你了，我一定會稟知王爺，請王爺命官家，對你有所獎賞。」

李慕嵐臉上有了表情，那是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奇異表情，及從臉上閃過的一絲抽搐，他道：「多謝福晉恩典，江湖草民份內事，不敢受，江湖草民也不求獎賞，只求福晉稟知王爺多加提防。」

白衣人兒道：「你不說那個甚麼教在武林中的陰謀，已經盡被你及你一些同道所破了麼？」

李慕嵐道：「是的。」

白衣人兒道：「那還怕甚麼？」

李慕嵐道：「『日月教』在武林中的陰謀，已經盡被我及一些同道所破，但該教另派他人來京，潛入『鷹王府』，意圖另施陰謀，掌控『鷹王府』，尚未被破。」

白衣人兒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這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李慕嵐道：「『日月教』人的招供。」

白衣人兒道：「你相信？」

李慕嵐道：「武林人的逼供手法，鐵打金剛，銅燒羅漢也禁受不住，況且，事關重大，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白衣人兒道：「我又明白了，只是，你以為鷹王爺是甚麼人，『鷹王府』是甚麼地方？」

李慕嵐道：「江湖草民無意，也不敢對鷹王爺不敬，只是，『日月教』陰謀伎倆無所不用其極，令人難躲難防……」

白衣人兒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你忠於朝廷，敬重鷹王，我怎麼說你對王爺不敬？我只是說，以王爺的一身所學及威望，『日月教』豈敢輕捋虎鬚，再說，『鷹王府』養著那麼多好手裡的好手護衛，至今也未見有外人潛入及任何異常動靜……」

李慕嵐道：「福晉明察，我剛說過，『日月教』的陰謀伎倆無所不用極，令人難躲難防。」

白衣人兒看了李慕嵐一眼，道：「好吧，不管怎麼說，你總是一片忠忱，一番好意，我一定會稟知王爺多加小心，多加提防就是。」

李慕嵐道：「多謝福晉。」

白衣人兒道：「該我謝謝你。」

李慕嵐道：「江湖草民不敢當，也不敢再多打擾……」

他要告辭。

白衣人兒卻截了口：「這麼看來，你不是順便來看看，你是專程來的。」

李慕嵐道：「是的，江湖草民不惜冒犯王爺，驚擾福晉，也另有用意。」

白衣人兒這回問了：「你還有甚麼別的用意？」

李慕嵐道：「彼暗我明，江湖草民此來，那潛伏王府的『日月教』人一定知道，但願他明白身分暴露，再難施展陰謀伎倆，儘快知難而退，離開王府……」

白衣人兒道：「原來如此，看來你宅心仁厚……」

李慕嵐道：「草民行走江湖多年，一向如此。」

白衣人兒道：「謀叛造反，國法皇律所不容，甚至禍及滿門，株連九族，你居然這麼寬厚留情，私加縱放？」

李慕嵐道：「草民對在武林各家施展陰謀伎倆的『日月教』人也是如此，都是受人利用而不自知的可憐人。」

白衣人兒道：「好一個受人利用而不自知的可憐人，要是那潛伏王府的『日

月教』人，冥頑不化，執迷不悟，不領你的情，不退不走呢？」

李慕嵐道：「草民只能這麼說，那『日月教』人會後悔。」

白衣人兒道：「要是他已經掌控了鷹王，以鷹王做爲仗恃，你動得了他麼？」

李慕嵐道：「鷹王爺知道了他的身分及目的之後，以鷹王爺，福晉以爲王爺還會做爲他的仗恃麼？」

白衣人兒黛眉微揚，道：「那可難說，再明白的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古來不乏前例。」

李慕嵐道：「草民記得，福晉剛才說過，鷹王甚麼人……」

白衣人兒道：「我是說萬一，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要是鷹王爺萬一糊塗，執意護衛那『日月教』人，你怎麼辦？」

李慕嵐也微揚雙眉：「恕草民斗膽，那鷹王爺就不配稱柱石虎將，蓋世英雄，他勢必得在爵位、勛業、威名及那『日月教』人之間做一抉擇。」

白衣人兒道：「當他執意護衛那『日月教』人時，他已經做了抉擇了，是不？」

李慕嵐道：「那令人扼腕，令人稱憾，普天下都會同聲一嘆。」

白衣人兒道：「要是萬一如此，誰能奈何他？你能麼？」

李慕嵐道：「草民不敢說，除了草民之外，還有朝廷，還有大內。」

白衣人兒道：「真要萬一如此，恐怕他已經不把朝廷、大內放在心上了！」

李慕嵐道：「那就只有由草民盡心盡力了。」

白衣人兒道：「你攔不了他，也奈何不了他呢？」

李慕嵐道：「草民只盡心盡力，結果如何，草民不去想，也管不了，看天意了！」

白衣人兒道：「好一個盡心盡力，結果如何，不想、不管、看天意，我倒要問問，你是個漢人，爲甚麼對現今的朝廷如此忠心？」

李慕嵐道：「我不是對誰忠心？我是爲百姓、爲蒼生。」

白衣人兒道：「怎麼說？」

李慕嵐道：「『日月教』所用，盡是武林敗類、黑道邪惡，能成甚麼事？『日月教』如此，將來百姓、蒼生如何？」

白衣人兒道：「我明白了，我再問你，鷹王對你如此，你怎麼還管他的事？」

李慕嵐道：「我剛說過，我是爲百姓、爲蒼生，也不是管鷹王爺的事，何況，鷹王爺並沒有對我如何？」

白衣人兒目光一凝：「這麼說，你並不怪鷹王爺？」

李慕嵐又揚雙眉：「我從沒有怪過鷹王爺，本就不該怪鷹王爺。」

白衣人兒沉默了一下：「這麼說，你只怪我？」

李慕嵐道：「我不怪任何人，世間任何事都不能勉強。」

白衣人兒道：「真的？」

李慕嵐道：「福晉應該知道，我不慣虛言。」

白衣人兒道：「那我謝謝你。」

李慕嵐道：「我不敢當，福晉也不必謝我，請容我告辭！」

他要走。

白衣人兒忙抬皓腕：「你等等！」

李慕嵐收勢停住：「福晉還有甚麼教諭？」

白衣人兒道：「你說你也不怪我？」

李慕嵐道：「是的。」

白衣人兒道：「你爲甚麼這樣對我？」

李慕嵐道：「這不是怪，福晉如今貴爲鷹王福晉，這是禮。」

白衣人兒道：「好吧，這是禮……」頓了頓，接道：「我叫住你，是爲告訴你，你不怪他，他可怪自己，相當引以爲疚，相當自責。」

李慕嵐道：「請福晉代爲奉知，不必……」

白衣人兒道：「你爲甚麼不自己當面告訴他？」

李慕嵐遲疑了一下，道：「江湖草民，恐怕沒有這個福緣。」

這種事，不怪歸不怪，若是特意當面告知，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也顯得太窩囊。

白衣人兒道：「我認爲有這個機會。」

這句話似乎有點甚麼意思？

李慕嵐沒有在意，似乎也不願再說甚麼，道：「福晉要是沒有別的教諭，容我告辭。」

白衣人兒道：「我還有事。」

李慕嵐道：「請福晉教諭。」

白衣人兒道：「王爺的自責，王爺的妹妹玉琪格格心疼，喬妝改扮帶著幾名護衛到江湖上找你去了，遇著了，遇著了麼？」

李慕嵐道：「遇著了。」

他實話實說，倒不是玉琪格格很可能已經把找到他的事，命人傳話，告知了京裡的「鷹王府」，而是他認爲沒有必要不承認。

白衣人兒道：「玉琪格格嬌貴，沒出過這遠門，沒吃過一點苦，喬妝改扮，千里迢迢，進入險惡江湖，不是爲哥哥解釋，而是願意以她自己代她哥哥還這筆債，你知道麼？玉琪格格告訴你了麼？」

李慕嵐道：「我知道，格格告訴我了，我認爲不必，而且我也不敢領受。」

仍是實話實說。

白衣人兒對李慕嵐是不是領受玉琪格格的這份心意，似乎並不在意，她道：「我跟你提這件事，只是讓你知道，王爺是多麼自責，玉琪格格用心良苦。」

李慕嵐道：「我知道。」

白衣人兒道：「以王爺與格格，能這麼做，大不易，還望你能就此放手。」

這話從她嘴裡說出，讓李慕嵐聽著，心裡是甚麼樣的滋味？何況，她沒

有一點自責的意思，沒有一點歉疚的表現。

李慕嵐臉上又閃過抽搐，道：「福晉明鑒，草民我並沒有不放手。」

白衣人兒道：「那就讓『鷹王府』平靜過日子吧！」

這話……

李慕嵐兩眼猛睜，雙眉陡挑，道：「福晉這話……難道福晉認爲我是來……」他沒有說下去。

白衣人兒沒有說話。

李慕嵐在一瞬間恢復了平靜，他淡然道：「福晉誤會了，我的來意確如我先前的稟告。」

白衣人兒說了話，也淡然：「王爺就要來了，我不留你了。」

這是說李慕嵐可以走了。

白衣人兒怎麼會是這麼樣一個女人？

李慕嵐所知道的，以前的白衣人兒，不是這樣的，絕對不是。

李慕嵐臉上再閃抽搐，他甚麼都沒說，轉身不見。

李慕嵐走了，白衣人兒嬌靨上神色有了變化，那是一絲異樣神色，令人

難以言喻的異樣神色。

神色是心意的顯現，白衣人兒心裡在想甚麼？是怎麼想的？那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就在這時候，一陣快捷而雄健的步履聲傳了過來，接著是一個低沉的話聲：「讓妳久等了。」

溫文，客氣。

白衣人兒回過了身，在她要回身之前，她嬌靨上的異樣神色已經不見了，代之的是輕微的笑容，無限甜美的笑容，話聲也無限甜美：「王爺回來了？」

王爺是三十上下的一位，頎長的身材，便服，袖口捲起雪白的兩段，透著瀟灑。

人本來就是個瀟灑的人，濃眉大眼，挺直的鼻子，方方的嘴，濃眉透著剛毅，兩眼眼神十足，英武逼人，望著他，令人有七尺昂藏鬚眉軀，頂天立地大丈夫之感。

既稱王爺，當然就是鷹王，「威武神勇鷹王」天下敬重的真英雄、大豪傑，手綰虎符，統領禁軍的朝廷柱石虎將。

真是，站在他面前，能讓你不敢仰視，不由得低下頭。

只是，他的眉宇之間及目光中流露的，有著一絲憂鬱，雖然只是一絲，卻能讓人透不過氣來。

望著白衣人兒回過身，鷹王爲之微一呆，只聽他道：「妳永遠像花，也永遠讓百花失色。」

白衣人兒甜美的笑容裡，多了一絲羞澀，螓首半俛，神態是那麼柔婉，話聲也是那麼委婉：「王爺永遠都這麼誇我。」

鷹王已到近前，虎目凝注，透著多少深情，多少愛憐：「我是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

白衣人兒螓首垂更低：「謝謝王爺，得侍英雄虎將，更是妾身的福份與榮寵。」

鷹王有點怨怪：「記得麼，我不許妳這麼說，還不止一次。」

白衣人兒抬起了烏雲螓首，美目流波，微微一瞟，嬌美，還帶點調皮：「記得，不許說『得侍』，不許說『福份』與『榮寵』，更不許說『妾身』。」

這麼樣一個，怎不令人憐惜，怎不令人愛煞，難怪就是英雄虎將也受困，

也低頭了。英雄本就難過美人關，不是麼？

鷹王探虎腕，伸出他健壯的手，輕握欺雪賽霜、柔若無骨的玉手：「外頭涼，進去吧！」

夜涼似水，白衣人兒一襲輕紗宮裝，本就令人有衣衫單薄之感。

不，是衣衫單薄，還是玉骨冰肌自清涼？白衣人兒柔婉的輕偎在鷹王透著無限力氣的健壯手臂上，緩緩行向水榭裡。

一片彩雲微遮月，池裡游魚紛潛避。

應該是明月有情，魚兒通靈，不忍打擾。

白衣人兒輕偎著鷹王進了水榭，就在那張八仙桌旁雙雙落座，白衣人兒伸皓腕拿起銀壺，邊爲鷹王斟酒，邊道：「王爺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晚？」

鷹王道：「宮裡不放人。」

敢情進宮去了。

白衣人兒也爲自己斟酒：「有事？」

鷹王道：「沒事，太后說許久沒看見我了，要我多留一會兒。」

白衣人兒邊放銀壺，邊望鷹王：「誰都知道，老人家最喜歡王爺了。」

鷹王道：「太后的恩典。」

白衣人兒玉手輕舉玉杯，玉杯與玉手一色，美酒則色呈朱紅，酒不醉人人自醉，她輕輕一聲：「敬王爺。」

鷹王舉杯，虎目之中又是多少深情，多少愛憐：「真想這會兒就進宮辭爵，跟妳遠離宦海，找一個人跡難到的地方，躲開這些瑣事、這些打擾。」

一仰而乾。

白衣人兒未將玉杯就香唇，也沒有爲鷹王斟酒，她凝美目：「王爺讓妾身……」

鷹王「嗯」了一聲？

白衣人兒嬌靨上顏色微整：「王爺，這不關緊要。」

鷹王道：「當然要緊，這不要緊，甚麼要緊？」

白衣人兒道：「王爺讓我深感惶恐，深感罪過，這才要緊。」

鷹王凝虎目：「我讓妳……」

白衣人兒道：「王爺虎將，皇上視爲股肱，朝廷倚爲柱石，不能一天沒有王爺，王爺怎麼能爲了我興辭爵之念？」

鷹王道：「我是說……」

白衣人兒道：「我斗膽，不管怎麼說，朝廷爲重，王爺不該，這也不是我所知道的王爺，再請王爺原諒我說一句，王爺今後要是再有此念，我就不敢再留在王爺身邊。」

鷹王虎目深注，除了深情、愛憐，又多了一份敬重：「我明白了，我知過，罰酒三杯。」

他自斟自飲，一連三杯。

白衣人兒道：「王爺千萬原諒……」

鷹王抬手攔住：「不，錯的是我，我慚愧，能得妳這麼個奇女子，也是我幾生修來的福份，我對妳只有敬重。」

白衣人兒道：「王爺這麼說，叫我怎麼敢當？王爺從善如流，寬懷大度，才更讓我敬重。」

鷹王道：「妳應該知道我，對妳，我永遠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

白衣人兒道：「王爺也應該知道我，對王爺，我又何嘗不是？」

鷹王情不自禁，探虎腕，握玉手：「玉麟我真是幾世修來，上天對我恩厚，

今生夫復何求？」

白衣人兒道：「王爺，是……」

鷹王鬆開玉手，抬手攔住：「不說了，喝酒！」

白衣人兒輕輕應了一聲，沒再說話，伸玉手，執銀壺，爲鷹王斟酒。

又喝了一杯之後，白衣人兒說了話：「不該在這時候擾王爺酒興，可是我不願瞞王爺……」

鷹王又凝虎目：「說甚麼擾酒興，甚麼事？」

白衣人兒微俛螓首，話聲很輕：「他來過了！」

鷹王道：「他？」

顯然一時沒明白這個「他」何指。

白衣人兒又說了一聲：「他！」

鷹王明白了，神情震動：「甚麼時候？」

白衣人兒道：「就是剛才，王爺回來之前。」

鷹王道：「他是來……」

白衣人兒低著烏雲螓首，沒說話，可是旋即又抬起烏雲螓首說了話，說

的正是李慕嵐所說的來意。

聽畢，鷹王虎目圓睜：「『日月教』？『日月教』想……有這種事？」

白衣人兒又說了話，這回說的是她怎麼對李慕嵐說的，一句不多，一句不少。

聽畢，鷹王猶豫了一下，道：「這麼跟他說，好麼？」

顯然，鷹王認為白衣人兒這樣說，不太妥當，但是由於疼惜白衣人兒，又不願直說。

白衣人兒道：「王爺是認為……」

鷹王道：「難道妳不認為他是好意？」

白衣人兒道：「他說的，王爺信麼？認為可能麼？」

鷹王沉默了一下：「他說的事我信，因為是他說的，可是他說『日月教』已經有人潛入了『鷹王府』，我認為不可能。」

白衣人兒道：「這就對了，王爺還認為我對他說的那些話不妥麼？」

鷹王道：「他總是好意。」

白衣人兒道：「王爺仁厚，王爺對他的瞭解，只是聽說，或者說只是慕名，

不如我瞭解他。」

鷹王目光一凝：「難道說，他並不如我所聽說……」

白衣人兒道：「不能這麼說，我也不敢這麼說，事實上，他確如王爺所聽說的，一身好修為，少有的俠義之士，可是，世上沒有完人，他也總是人，人都有善、惡、美醜兩面，我這麼說，也許嚴重了些，王爺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鷹王微點頭：「我知道，即使是聖賢，也不是完人……」沉默了一下，接道：「照妳這麼說，他是放不下，除了這，他沒有別的理由。」

白衣人兒道：「偏又不肯承認，不能不找個藉口。」

鷹王又沉默了一下：「非上上人，無了了心，每個人都有放不下的事，情之一事，能夠放得下的更少，錯在我，是我……」

白衣人兒道：「王爺要這麼說，那錯應該在我……」

「不！」鷹王道：「錯怎麼會在妳？妳沒有錯，是我……」

「王爺！」白衣人兒道：「若是錯不在我，那錯就更不在王爺……」

鷹王道：「不，錯還是在我……」

白衣人兒道：「事因我而起，王爺要是一直認為錯在王爺，這是個錯，叫

我何以自處？」

鷹王一怔！忙道：「不，我是說……」

白衣人兒道：「王爺不必說甚麼，這件事裡誰都沒有錯，這種事本來也就很難論對錯，只能說緣份盡了。」

鷹王道：「是麼？」

白衣人兒道：「本來就是！」

鷹王再沉默了一下：「難道玉琪沒找到他？」

白衣人兒道：「格格找到他了。」

鷹王道：「他說了？」

白衣人兒道：「我問他他才說的。」

鷹王道：「難道玉琪沒跟他說……」

白衣人兒道：「格格跟他說了。」

鷹王道：「那他怎麼還……」

白衣人兒道：「他沒有接受格格的好意，他話說得好聽，他不怪誰，誰都沒錯，誰也不欠他的，不必還，也沒有代還的道理。」

鷹王道：「這倒是像他。」

白衣人兒道：「可是他還是來了『鷹王府』。」

鷹王道：「我正想說，這話既然是他說的，他怎麼還……」

白衣人兒道：「好聽話誰不會說？很明顯，他是說一套，做一套。」

鷹王道：「他想幹甚麼？」

白衣人兒道：「我人在『鷹王府』，別的他還不敢怎麼樣，只是不讓我過平靜安穩日子。」

鷹王道：「聽妳的口氣，他還會再來？」

白衣人兒道：「在他所說的那個甚麼『日月教』潛入『鷹王府』的人還沒有除掉之前，他恐怕不會不再來，至於他甚麼時候會再來，我就不敢說了。」

鷹王道：「這麼說，一時半會兒他還不會離京。」

白衣人兒道：「王爺看呢？」

鷹王濃眉微揚，虎目閃現懾人奇光，道：「不等他再來找妳，我去找他。」

白衣人兒忙道：「王爺……」

鷹王伸虎腕輕拍香肩：「妳別管了，咱們也不說了，來，喝酒！」

鷹王收回手，舉起玉杯，一仰而乾。

當鷹王舉杯盡飲的當兒，白衣人兒嬌靨上閃過一絲奇異神色，那神色究竟表示甚麼？只有白衣人兒她才知道了。

※　※　※

李慕嵐是在上燈沒多久之後回到客棧的，回來甚麼也沒說，江恒、董平兩個人甚麼也沒問，他倆知道，既然李慕嵐甚麼也沒說，就不能問。

不過，他倆還是問了一句，只是，這一句無關緊要，他倆問的是：「李爺，吃了麼？」

這一句真沒甚麼，只要是認識的人，甚至只有一面之緣，飯時過後不久，見了面，誰都會問這麼一句。

李慕嵐也只答了一句：「吃過了。」

金這麼一句之後，就甚麼也沒再說了，不，應該說只這麼一句之後，誰都半天沒再說話。

就因爲誰都半天沒再說話，在這誰都沒再說話的半天之後，董平又說了一句：「您一定累了，時候不早了，您歇著吧。」

李慕嵐也又說了一句：「兩位也請早點歇息吧。」

江恒、董平走了，他倆住另一間屋，就在隔壁。

別說李慕嵐這樣的修爲了，就是一般人，只出去跑這麼一會兒，會累？

這時候才上燈沒多久，就時候不早了？

話只不過是這麼說，也是沒話找話。

李慕嵐不累，時候也還早，不過李慕嵐還真是在江恒跟董平走後就躺下了，他不但躺下了，還熄了燈。躺下了，也熄了燈，不見得就是要睡了，李慕嵐躺著，睜著兩眼望著頂棚。

不要說這時候還早，就是不早，李慕嵐也睡不著，他心裡都是事兒。

不知道江恒跟董平是甚麼時候躺下，甚麼時候睡的，只知道他倆是讓敲門聲敲醒的。

誰敲門？甚麼事兒？

董平睜開眼就問：「誰呀？」

門外有人應：「夥計。」

是客棧的夥計。

董平還帶著睡意：「甚麼事兒呀？」

門外夥計道：「兩位爺，官裡來查店。」

官裡，查店，董平來自離北京城近的地方，他知道京裡的規矩，也瞭解京裡這些衙門，他沒睡意了，忙起來了，也叫江恒快下地，點上燈，他去開了門，夥計就在門外站著，一臉的惶恐，一臉的不安。

外頭一片漆黑，董平道：「甚麼時候了？」

夥計道：「快三更了。」

這時候來查店，真行！話又說回來了，這時候不正是時候？

董平又問：「官裡的爺兒們呢？」

董平夠客氣，只因為他瞭解京裡這些衙門，京裡這裡衙門的爺兒們，招惹不得，得罪不得！

夥計的話聲低了些：「進來了，在那兒呢！」

「進來了。」這是說已經進了院子了，「在那兒呢！」在哪兒？都已經進了院子了，院子又不大，還能在哪兒？

董平忙轉眼看，凝目看，仔細看，他看見了，就在院牆那邊，黑忽忽的

一排，恐怕有好幾個。

就在這時候，忽聽那黑忽忽的一排裡有人揚聲吆喝：「掌燈！」

話聲一落，兩盞燈籠亮起，看清楚了，院牆前，成一排，七、八個之多，清一色的黑衣，跨刀，一個個肅立不動。

這些查店的官裡的爺兒們，像是在等甚麼？

是了，想是帶隊的官兒還沒到。

官兒不在櫃房歇著，接受店家煙、茶孝敬，有的時候店家還會孝敬些別的，非得自己進來帶著人查，這官兒不同於一般的官兒。

或者，今夜這趟查店，是趟要緊差事！

官兒進來了，是個中年黑衣人，跨著刀，後頭還跟著兩個提燈籠的。

他往前走，到院子中央停住，他沒有指揮查店，只高聲喊：「『五城兵馬司巡捕營』，請李慕嵐李爺相見！」

五城兵馬司巡捕營！

「五城兵馬司」轄下的「巡捕營」，專管外城之偵查、緝拿，百姓畏之如虎，外城流傳著一句話：「進了『巡捕營』，不死也少半條命。」

這麼一個百姓畏之如虎的衙門來人，稱李慕嵐爲「爺」，還「請李爺相見」！

董平、江恒都一怔！董平道：「李爺？」江恒道：「找李爺！」

兩人不約而同，探出頭往隔壁看。

隔壁門開了，李慕嵐走了出來，滴水簷前停住，道：「我就是李慕嵐。」

那中年黑衣人忙抱拳：「李爺！」

還真客氣！

從來沒見過這個衙門的人對百姓這麼客氣，夥計也看得愣住了。

李慕嵐答禮：「不敢，有甚麼見教？」

那中年黑衣人道：「不敢，『五城兵馬司』『巡捕營』奉命前來奉知，『威武神勇』鷹王爺要來看李爺。」

「威武神勇」鷹王爺！這還得了？

夥計忍不住脫口一聲驚叫！驚叫聲出口，他自己知道要糟，急忙捂嘴，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嚇得魂飛魄散，他看見了，中年黑衣人兩道凌厲目光望向了他，他嚇得兩腿發軟，差點沒跪下。

李慕嵐及時說了話：「鷹王爺的威名，小百姓乍聞，有幾個不是像遇青天

霹靂？更何況虎駕要蒞臨客棧？鷹王爺不會怪罪的。」

那中年黑衣人微欠身：「是！」

兩道凌厲目光斂去。

那夥計總算沒跪倒，正好董平也伸手扶住了他。

董平伸手扶住了夥計，其實他跟江恒兩人也相當震駕，百姓有幾個人見過「威武神勇」鷹王，鷹王竟要駕臨這小客棧，傳揚出去恐怕連整座北京城都會震動！

只聽李慕嵐道：「李慕嵐江湖草民，怎麼敢當？還請轉奉王爺，收回成命。」

這不只是客氣，也是真不願擔當。

那中年黑衣人道：「回李爺的話，王爺的虎駕已經到了！」

來不及了！

也是讓李慕嵐知道，鷹王的虎駕已經到了客棧了。

天爺，不是捂得快，夥計會又一次驚叫出聲。

那中年黑衣人話聲方落，又有兩盞燈籠進了院子。

靠院牆肅立的那一排「五城兵馬司」「巡捕營」的忙躬身，中年黑衣人跟

他背後提燈的那兩個，也忙側退到一旁，躬下身去。

夥計想看，可又不敢看，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真難為他了。

江恒、董平則是忙睜大眼，一眨也不敢眨，這是瞻仰鷹王虎駕千載難逢的一次機會，錯過了，今生今世恐怕再也不會有了！

不是跟著李慕嵐上京來，哪有這種機會？幾輩子修來的！

鷹王虎駕蒞臨！

可不，兩盞燈籠之後正是鷹王，仍是那身衣著，邁著雄偉但不失瀟灑的步履進來了，背後跟著兩名佩劍護衛，「鷹王府」的護衛，當然是好樣兒的！

不然又哪配當「鷹王府」的護衛?!

李慕嵐臉上沒有表情，凝立不動。

鷹王在院子中央停住，他停住了，兩個提燈籠的跟兩名護衛當然也停住了。

一停步，鷹王兩道威稜閃動的懾人目光立即投向李慕嵐：「閣下……」

李慕嵐只抱拳：「江湖草民李慕嵐，見過王爺。」

鷹王虎目深注：「仰名雖久，今夜卻是跟閣下的頭一面，聞名不如見面，

見面勝似聞名。」

李慕嵐道：「謝謝王爺誇獎，也謝謝王爺賜與瞻仰虎駕的機會，江湖草民深感榮寵。」

鷹王道：「閣下客氣，憑閣下，就算是想看聖駕，也易如反掌，而且是想甚麼時候看，就甚麼時候看，看我玉麟，那就更不算甚麼了。」

這話……

李慕嵐道：「王爺這是怪罪。」

鷹王道：「閣下誤會了，我這是實話。」

是實話，但恐怕也是……

李慕嵐沒有說下去，他移轉話鋒：「王爺抬舉，虎駕親臨，草民實在不敢當。」

但，鷹王道：「說甚麼抬舉？我這只是回拜，雖然閣下到『鷹王府』沒能見著我，為免再次勞駕，這也是所以我來的理由。」

不但話裡有話，而且還帶著尖銳的刺！

一點也看不見，一點也聽出歉疚與自責。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白衣人兒的一席話，使得鷹王不再歉疚，不再自責了。

倘果真如此，鷹王的耳朵也未免太軟了。

話又說回來了，面對如此美人，古今的英雄豪傑，還有君王皇帝，有幾個耳朵不軟的？

李慕嵐依然平靜：「稟王爺，草民擅入『鷹王府』，是萬不得已。」

鷹王道：「是因為甚麼『日月教』？」

李慕嵐道：「是的。」

鷹王道：「閣下不願見我，而逕直見舊識，我瞭解，閣下的好意我也知道，只是，請閣下放心，『鷹王府』沒有『日月教』人，『日月教』人也進不了『鷹王府』……」

李慕嵐道：「王爺……」

鷹王像沒聽見，道：「夜已經深了，不再打擾閣下歇息，話我就說到這兒了，告辭！」

他轉身要走。

就這麼走了。

李慕嵐說了話：「草民斗膽，請王爺留一步。」

鷹王收勢回身，沒說話，等李慕嵐說話。

李慕嵐道：「敢問王爺，福晉是不是確將草民的來意稟知王爺？」

鷹王道：「福晉都告訴我了，不然我怎麼知道甚麼『日月教』？」

是這個理。

李慕嵐道：「草民斗膽，那麼就草民所知道的王爺，雖然草民有不是之處，王爺不會怪罪。」

鷹王道：「福晉說得好，世上沒有完人，誰都有放不下的事。」

李慕嵐道：「敢問王，福晉這話……」

鷹王道：「她是勸我，我是拿她的話答覆閣下。」

李慕嵐道：「看來福晉誤會了草民的來意……」

鷹王道：「是麼？」

李慕嵐道：「草民斗膽，王爺的意思，是不許草民再登『鷹王府』了？」

鷹王道：「我知道閣下的好意，『鷹王府』自有我在，閣下不必再操心了。」

話說得算客氣，可是就是那麼回事。

李慕嵐道：「草民斗膽，這件事關係重大，不只是『鷹王府』的事，在那潛入『鷹王府』的『日月教』人沒除掉之前，草民必須還得進出『鷹王府』。」

這是直說了，這是攤牌，這是不得不！

鷹王揚起濃眉，虎目再現威稜：「這話是閣下說的？」

李慕嵐道：「是的，草民自知斗膽。」

鷹王道：「我說這是『鷹王府』的事，別說『鷹王府』裡沒有『日月教』人，『日月教』人進不了『鷹王府』，就算有，就算進得了，『鷹王府』自己辦得了。」

李慕嵐道：「王爺……」

鷹王像沒聽見，轉身要走。

李慕嵐道：「王爺諒宥。」

鷹王這回聽見了，霍然回過身，虎目威稜直逼李慕嵐：「你想看，你我誰說了算？」

李慕嵐道：「王爺，事關重大……」

鷹王道：「再大的事，『鷹王府』也辦得了。」

轉身又要走。

李慕嵐道：「宦海、江湖大不同。」

的確，這絕對是實情。

也是說，武林，江湖事，『鷹王府』未必辦得了。

鷹王又霍然回過身，威態逼人：「你藐視我『鷹王府』？」

李慕嵐道：「草民不敢，普天下也無人敢藐視『鷹王府』，草民說的是實話。」

鷹王道：「這麼說，你是非要再進出我『鷹王府』不可了？」

李慕嵐道：「草民爲朝廷、爲蒼生，不得已，王爺諒宥。」

鷹王道：「好一個爲朝廷、爲蒼生，朝廷也好，蒼生也好，自有我等這滿朝文武在。」

李慕嵐道：「草民也是朝廷子民，蒼生中的一個。」

鷹王虎目中威稜暴射：「基於以往我對你的認識及歉疚，我不動你，也讓你留在北京，但你要是敢再近我『鷹王府』，我就要對你不客氣。」

這也是攤牌。

話落，轉身又要走。

李慕嵐道：「草民不得已，只有斗膽方命！」

這是說，無論如何，在潛入「鷹王府」的「日月教」人未除掉，未澈底破壞「日月教」陰謀之前，他是非再進出「鷹王府」不可。

鷹王再次霍然回身：「李慕嵐，我妹妹不忍見我爲歉疚痛苦終日，情願代我償還這筆債，她一個嬌生慣養女兒家，不惜喬妝改扮，進入險惡江湖，千里奔波去找你，我兄妹如此對你，你還要怎麼樣？」

李慕嵐道：「王爺，請不要把這件緊要大事與私事混爲一談，何況王爺並沒有欠草民甚麼？」

鷹王道：「我沒有想到，你會是一個敢做不敢當的人？」

李慕嵐道：「草民沒有敢做不敢當，草民也沒有做甚麼，王爺又要草民當甚麼？倒是草民斗膽，要請王爺慎思明辨，以免壞了令名。」

鷹王爲之色變，威態嚇人：「你怎麼說？難道你是指……你居然敢……好，好，好，你居然是這麼個人？是我以往認識錯誤，我對你那份敬重與歉疚也就不必了，來人！」

那些「五城兵馬司」「巡捕營」的轟應上前，等候吩咐。

鷹王沉聲喝道：「給我拿下！」

那些「巡捕營」的再次轟應，要動。

李慕嵐道：「可否請王爺暫緩成命？」

鷹王虎腕輕抬，攔住那些「巡捕營」的：「怎麼樣？」

李慕嵐道：「草民何罪？」

鷹王道：「擅入『鷹王府』，只這個罪名就夠了。」

李慕嵐道：「不能讓草民口服心服，想草民要抗拒。」

鷹王道：「天子腳下，京師重地，你居然敢拒捕？我倒要看，你有多大膽，多大能耐？拿下！」

那些「巡捕營」的三次轟應，要動。

突然，一個脆生生的嬌喝傳了過來：「慢著！」

鷹王微一怔：「王琪?!」

李慕嵐也聽出是誰來了，只是他沒有反應。

江恒、董平對玉琪格格不熟，聽鷹王說了那麼一聲，才知道是誰來了，

江恒脫口叫了聲：「格格！」

燈籠照耀下，一前二後三個人衝進了院子，可不正是玉琪格格帶著英奇跟另一名護衛？

玉琪衝到近前便問：「這是怎麼回事兒？」

鷹王沒答她問話，道：「妳甚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上這兒來了？」

玉琪道：「我剛趕到，聽嫂子說你上這兒來了，所以我又趕到這兒來了，我問你這是怎麼回事兒？」

鷹王說了：「他說有甚麼『日月教』想背叛造反，派人潛入『鷹王府』想掌控我，讓我起兵配合，他擅入『鷹王府』，找甚麼『日月教』的人？」

說的是實話，只是沒說完全。

玉琪道：「是有這回事兒，我知道，所以我趕回來了。」

鷹王道：「是有這回事？妳知道？」

玉琪道：「是呀……」

她把她親身參與過，她的所見所聞，告了鷹王。

聽畢，鷹王道：「就算確有這麼回事，那是在江湖上，他說那個甚麼『日

月教』已經有人潛入『鷹王府』……」

「是呀！」玉琪道：「在直隸金家，那個『日月教』的人是這麼招的。」

鷹王道：「怎麼妳也信？『鷹王府』是甚麼所在？上下這麼多人，難道都是沒用的酒囊飯袋？我會不知道？」

「哥！」玉琪道：「你可不知道『日月教』的伎倆，武林人的那些能耐，咱們想都想不到，事關重大，應該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無。」

鷹王道：「妳怎麼知道，甚麼直隸金家那個『日月教』人說的是不是實話，他為了應付逼問，信口雌黃，『日月教』人就這麼潛入了『鷹王府』？」

玉琪道：「哥，我可是親眼看見的，武林事咱們不知道的太多了，李大哥用的是『一指搜魂』逼問，就是鐵打的金剛、銅燒的羅漢也禁受不了，那個『日月教』人還會不說實話？他說的絕對是實話。」

有一母同胞親妹妹當場這麼說，鷹王只好說：「就算是實話，我『鷹王府』自會查，用不著他人擅闖我『鷹王府』，管我『鷹王府』的事？」

玉琪道：「你就是為這？」

鷹王道：「這還不夠麼？」

玉琪道：「李大哥沒知會，擅闖『鷹王府』，或許說不過去，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大哥，至於公？你不是這樣的人。」

鷹王道：「『鷹王府』不是任人擅闖的地方，今天任人擅闖，往後呢？『鷹王府』還是『鷹王府』麼？」

玉琪道：「哥，他不是別人，他是咱們知道的李大哥呀？甚麼事不能說？何至於……你是怎麼了？」

鷹王道：「我是怎麼了？問他！他不是我所知道的李慕嵐，這也不是我的來意，我一直好言好語跟他說，沒想到他……」

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這倒有點像，因為李慕嵐有時候也不買她這個格格的帳。

玉琪轉望李慕嵐：「李大哥……」

李慕嵐淡然道：「請恕草民斗膽，王爺也不像草民所知道的鷹王，草民一直不敢對王爺無禮，只是王爺不許草民再登『鷹王府』，草民實難從命了。」

玉琪回過臉去：「你不許李大哥再進『鷹王府』了？」

鷹王承認：「不錯！」

玉琪道：「為甚麼？」

鷹王道：「剛不說了麼？『鷹王府』的事，自己會查，自己會辦！」

玉琪道：「這是怎麼了？這究竟是怎麼了？你倆這互相仰慕的人，尤其哥你對李大哥還有一份歉疚，沒見過面想見面，一日見了面，卻……」

鷹王道：「聞名不如見面，我從此不再仰慕，也從此不再歉疚。」

玉琪叫道：「哥……」

李慕嵐道：「恐怕王爺跟福晉都誤會草民了，認為草民是無中生有藉口，有意騷擾福晉。」

玉琪驚聲道：「哥，真的？」

鷹王也承認了：「妳嫂子是這麼認為，也是這麼跟他說的，不過我知道了，他並沒有無中生有，他是藉著這件事，進『鷹王府』找妳嫂子。」

這才算說完全了。

玉琪道：「你是怎麼知道的？我嫂子告訴你的？」

鷹王還是沒有不承認：「不錯！」

玉琪叫了起來：「我嫂子怎麼能對李大哥這樣？她怎麼會對李大哥這樣？

李大哥會是這種人麼？哥，李大哥不是這種人，他要是會找嫂子，他早找了，也不會這麼心灰意冷，這麼落魄，隱名埋姓，到處飄泊了……」

李慕嵐道：「格格！」

這是不讓玉琪再說了。

玉琪道：「李大哥，我說的是實情。」

李慕嵐道：「格格說的是實情，只是那是我的事。」

玉琪沒再說，回過臉去：「哥……」

鷹王道：「我聽見了，那時候他沒有理由。」

玉琪叫得更大聲了：「那時候李大哥沒有理由？以李大哥，來『鷹王府』找她，還要理由？再說，她背棄了李大哥，這不就是最好的理由麼？」

說得還真是！

只是鷹王不愛聽，微沉聲：「玉琪！」

玉琪照說：「我哪兒說錯了？你怎麼不想了，李大哥一直沒找她，過了這麼久了，會跑到京裡來，擅闖『鷹王府』騷擾她？」

是理！

鷹王沒說話，應該是一時無詞以對。

玉琪又道：「我嫂子怎麼也變了樣兒？她要是這樣兒，可別怪我不認她這個嫂子。」

鷹王說話了，忙叫：「玉琪！」

玉琪道：「不止她，還有你，你又是怎麼了？耳朵這麼軟，只她說一句，你就變得不是你了，這還是人人敬仰的朝廷柱石虎將『威武神勇鷹王』麼？」

鷹王有點惱，可著實有點惱，誰能，誰又敢這樣對他？也只有他這個嬌格格妹妹了，可總不能當著外人，還有這麼多部屬對他這樣，叫鷹王爺他面子怎麼放得下來？可是，鷹王他到底是個講理的人，他道：「我不動他就是了。」

這個「他」，當然是指李慕嵐。

「不行！」玉琪格格似乎得理不饒人：「我還要回去當面問她去，怎麼能對李大哥這樣？為甚麼對李大哥這樣？」

鷹王忙叫：「玉琪！」

這是攔格格。

李慕嵐也說了話：「格格，請留一步。」

玉琪收勢停住，不知道是聽了誰的？

只是，玉琪問的是李慕嵐：「李大哥，怎麼？」

李慕嵐道：「格格不能這麼回去問福晉。」

玉琪道：「爲甚麼？」

李慕嵐道：「容草民問一聲，『鷹王府』，除了福晉進門之外，可有別的任何人異動，可有任何不同於往昔的動靜？」

玉琪道：「沒有。」她轉過臉去問鷹王：「是不是？哥。」

鷹王只好也說了：「是，沒有！」

李慕嵐道：「請王爺跟格格再想想。」

似乎很要緊！

不知道李慕嵐要幹甚麼？可是鷹王跟玉琪格格都想了一下，然後同聲道：「沒有！」

李慕嵐道：「王爺，格格，恐怕『日月教』的人確已潛入了『鷹王府』。」

鷹王沒有說話，他聽不進這個，可是他沒說話，不知道這是不是表示他被嬌格格妹妹說的，對李慕嵐已經有所改變了。

鷹王是個講理的人，他被嬌格格妹妹一語驚醒，知道，也相信李慕嵐不會找理由來京騷擾他的福晉，李慕嵐根本就不是那種人，既然知道，也相信了，對他對李慕嵐那樣，當然會有所歉疚。

至於對他那位福晉爲甚麼會對李慕嵐如此？他認爲他那位福晉只是對李慕嵐的來意有所誤會，他並沒有多想，因爲她是他的所愛，最愛。

玉琪則道：「李大哥，怎麼說？」

李慕嵐道：「王爺跟格格知道，也不知道。」

本來不懂，這下更不懂了。

玉琪格格道：「李大哥這話……」

李慕嵐臉上閃過一絲抽搐：「草民這麼說，王爺跟格格就明白了，王爺跟格格都知道有外人進了『鷹王府』，但絕想不到這個人會是『日月教』的人。」

鷹王臉上一變！

玉琪脫口叫：「你是說……」她倏然停住，沒說出口。

李慕嵐道：「草民極不願意這麼說，可是，恐怕草民不得不這麼說。」

玉琪驚聲道：「這……」

鷹王喝道：「你……」

只這一聲「你」！

李慕嵐道：「王爺諒宥。」

鷹王虎目圓睜，濃眉倒豎，威態嚇人：「讓我妹妹說的，我剛對你有所改變，知道她對你有所誤會，你就這樣誣蔑她，你……」

李慕嵐道：「王爺，草民不敢，草民也不願意這麼想，更不願這麼說。」

鷹王道：「你還敢……」

李慕嵐道：「王爺，草民有理由。」

鷹王道：「你還有理由？你根本就是報復……」

李慕嵐道：「王爺請聽草民說……」

鷹王沉喝：「你住口，我不聽！」

李慕嵐道：「王爺……」

鷹王怒喝：「我叫你住口！」

李慕嵐臉上再閃抽搐，道：「王爺，草民爲她心碎腸斷，萬念俱灰，爲她隱名埋姓，落魄頹廢，到處飄泊流浪，草民若是想報復，何時不能報復？會遲

至今日才……」

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顯然是難過，悲痛，說不下去了。

玉琪道：「李大哥，別怪我哥哥，要不是相處這些日子，我知道你，我也會……李大哥，你可要真有理由。」

李慕嵐道：「格格應該相信，草民也極不願意，草民是不得不，草民來京之後，曾經託人打聽過『鷹王府』的動靜，也曾經想了許久，所以才擅入『鷹王府』先見福晉，希望能驚動福晉，讓福晉收手離開，沒想到福晉不但不肯收手離開，反而使王爺對草民有所誤解，進而使王爺與草民成敵。」

玉琪道：「原來是這樣，你怎麼早不跟我哥哥說？」

李慕嵐道：「格格，草民能說麼？遲到此刻說，王爺都如此震怒，若是早說，王爺非殺草民不可，不敢怪王爺，草民也不願相信，若是易地而處，草民也會像王爺。」

玉琪轉過臉去：「哥哥，你就聽聽李大哥的理由。」

鷹王沒說話。

這是願意聽，不願意說出口。

玉琪回過臉來：「李大哥，你說。」

李慕嵐道：「她離草民而去，沒有徵兆、沒有理由，臨去只說緣盡，她改投王爺，以前並沒有見過王爺，又有甚麼理由改投王爺？此其一。」

玉琪道：「還有呢？」

李慕嵐道：「她使王爺對草民有所誤解……」

玉琪道：「或許是因爲她自己就誤會了李大哥的來意？」

李慕嵐道：「格格，她深知草民，不會，也不該誤會草民的來意，即使她不知草民，她不會想不到，草民若是要騷擾她，不會遲至今日。」

有理！

玉琪道：「還有麼？」

李慕嵐道：「格格，只這兩個理由就夠了。」

玉琪道：「李大哥爲甚麼以前都不知道？」

李慕嵐道：「若不是有這些事，草民至今也不會知道，也絕不會相信。」

玉琪道：「難道說，她以前跟李大哥在一起，也是有所圖？」

李慕嵐臉上又閃抽搐：「這草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玉琪是不是看見了李慕嵐的神情，想到了李慕嵐的痛苦，她沒再說甚麼，轉向鷹王：「哥，你聽見了?!」

鷹王神態嚇人，沒說話，突然轉身，大步外行。

幾名護衛忙跟去。

玉琪忙叫：「哥哥，你幹甚麼？」

鷹王像沒聽見，已經帶著護衛出院子不見了。

玉琪忙回過臉：「李大哥……」

李慕嵐道：「格格請趕回府去，草民隨後就到！」

玉琪道：「那我先走了！」

帶著英奇跟另一名護衛急急而去。

那些「巡捕營」的也忙跟著走了。

江恒、董平雙雙到了李慕嵐身邊，江恒道：「李爺，事情怎麼會成了這樣兒？」

李慕嵐道：「我也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

江恒道：「『日月教』好厲害。」

董平道：「李爺，您看鷹王爺信了麼？」

李慕嵐道：「鷹王非常人，他會信。」

董平道：「這麼說，他趕回府去……」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李慕嵐道：「不想可知，只是怕他應付不了，反遭不測。」

董平忙道：「怎麼？」

李慕嵐道：「畢竟相守這麼些時日，虎將一時心軟，別人未必也念這個情份。」

董平忙道：「那……」

李慕嵐道：「我這就趕去，兩位在此等我。」

話落，直上夜空，飛射不見。

董平道：「這是甚麼跟甚麼呀？」

江恒道：「甚麼跟甚麼？『日月教』厲害，女人嚇人，就這麼回事！」

董平道：「瞧你說的。」

江恒道：「難道不對？」

董平道：「『日月教』厲害，碰上李爺，還不是一樣招子不靈？至於女人，那是因爲是『日月教』的人，有所圖，不能一桿子打翻一船。」

江恒道：「你說你的，我還是打定我的主意，不碰！」

董平道：「江耗子，算了吧，像咱們這樣兒的，誰碰咱們哪?!」

江恒笑了，只是，那不像笑。

※　※　※

李慕嵐後動身，但是他跟玉琪格格同時到達了「鷹王府」，李慕嵐到的時候，玉琪帶著英奇跟另一名護衛剛進大門。

這時候三更過了，不到四更，沒月亮的日子，這時候最黑，但是，「鷹王府」不黑，燈都點上了，光同白晝。

照理說，這時候的「鷹王府」應該是兩扇大門緊閉，除了門口兩盞大燈，跟府內巡夜護衛，親兵提的燈籠外，看不見燈光，也寂靜異常。

如今這裡情景，當然是因爲鷹王先回來了，不但是因爲鷹王先回來了，還一定是因爲爺回來得不同於往昔。

可不，玉琪帶著英奇跟另一名護衛一進門，那帶著站了一院子，個個惶恐不安的護衛、親兵、下人的前院管事已急趨前躬身：「稟格格，王爺已經回來了。」

玉琪道：「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

她是指眼前情景。

那前院管事白胖白胖的，不但胖臉哆嗦，渾身都哆嗦，可見他有多惶恐，他道：「回您的話，王爺在發脾氣。」

鷹王許是不常發脾氣，突然發一次脾氣，就把「鷹王府」上下嚇成這樣。

也難怪，一個家裡，一家之主發脾氣都挺嚇人的，何況這位一家之主是位王爺，尤其是權傾當朝的柱石虎將，「威武神勇」鷹王爺，這位一怒，說不定是會死人的。

玉琪望李慕嵐，李慕嵐就在玉琪身邊，他是跟格格一起進門的，所以「鷹王府」這些人，誰也不敢攔，誰也不敢問。

玉琪道：「李大哥，咱們快進去吧！」

她是說到後頭去。

李慕嵐道：「先稟明格格，草民能不能管，要看情形。」

玉琪急了：「哎喲，李大哥，都到了這時候了，你還看甚麼情形？非等見血麼？快走吧！」

她伸玉手一把拉住了李慕嵐，拉著李慕嵐就往後走。

她拉的是李慕嵐的胳膊，就算是胳膊，也顯示她真急了，甚麼都不顧了。

別看玉琪格格嬌寵任性，平常的言行舉止，她還是有分寸的。

李慕嵐沒脫，也沒掙，任玉琪拉著，他知道玉琪急，也是顧玉琪的面子。

玉琪拉著李慕嵐進了後院，英奇跟另一名護衛沒敢跟進來。

這是「鷹王府」的規矩，而且，他倆跟進來也派不上用場。

後院的情景跟前院一樣，到處亮著燈，看得見當值的護衛跟下人，也是個個惶恐不安站著，沒人敢動，沒人敢出聲。

說鷹王在發脾氣，這時候後院卻寂靜無聲，怎麼回事？難道……

玉琪更急了，忙問：「王爺呢？」

這是問任何一個，任何一個回話都行。

「格格！」傳來這麼一個叫聲，一個穿著體面的中年人從一處廊角拐出

來，急步走到近前，打個揖急道：「您可回來了……」

玉琪道：「不用多說，我知道了，王爺呢？」

那穿著體面中年人躬著身，哈著腰：「回您的話，王爺在書房。」

玉琪二話沒說，拉著李慕嵐就走。

那穿著體面中年人沒跟，沒敢跟，這時候，誰會往前湊？弄不好就找倒霉。

後院東，一條長廊的最中一間，這時候燈光明亮，有兩名當值的護衛，不敢站在門口，站得遠遠的。

一看就知道，鷹王在這兒，這就是「鷹王府」的書房，只是，寂靜無聲，怎麼回事？

玉琪拉著李慕嵐急步走過去。

書房裡傳出了鷹王的怒喝：「誰在這兒擾人？」

怪不得沒人敢走動。

玉琪揚聲應：「是我！」

沒再聽鷹王說話。

玉琪拉著李慕嵐到了門口，看見了，鷹王坐在書桌後，安好，可是只一個人。

兄長安好，玉琪總算放了心，她鬆了李慕嵐，急步進去，直到書桌前：「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她呢？你把她怎麼了？」

若是親王殺了福晉，那可也是罪，即使鷹王這位福晉是這麼樣一個人，那也得很費一番口舌說明，解釋，或許沒罪，可是認識不清，讓個謀叛造反的「日月教」進門，論起來也夠瞧的。

鷹王沒說話。

玉琪道：「我問你話呢？這可不是耍性子的時候。」

鷹王說話了，沒好氣：「我怎麼知道她哪兒去了？我倒是想把她怎麼樣，可是回來她就不見了。」

玉琪叫出了聲：「她不見了？」

鷹王沒吭聲。

玉琪霍然回身：「難道她跑了？她怎麼會跑了？」

李慕嵐道：「要是真如格格所說，那就足以證明草民所料不差。」

鷹王說了話：「閣下所料不差。」

又改回「閣下」了。

玉琪回過臉：「可是她怎麼會跑？」

鷹王道：「身分、陰謀敗露，不跑等甚麼？」

玉琪道：「她怎麼知道身分、陰謀敗露了？」

鷹王站了起來，不答玉琪話，虎目望李慕嵐：「我糊塗，一時不察，不但誤會了閣下，還險些釀成大錯，我糊塗。」

他沒有致歉，也沒有要李慕嵐原諒，以他的身分，能這麼說，又兩次「我糊塗」，這就夠了！

李慕嵐道：「王爺言重。」

「我言重？」鷹王那不怒而威的臉上閃過抽搐：「我簡直該辭去王爵，進宮請罪，也以謝天下。」

李慕嵐道：「王爺言之更重了，是『日月教』的伎倆讓人意想不到。」

鷹王道：「閣下不就看穿她了麼？」

李慕嵐道：「那是草民福至心靈，多想了一些。」

也只好這麼說了。

鷹王道：「閣下還這麼安慰我，讓我更慚愧，閣下拿得起，放得下，卻是既顧到她，又顧到我，而我卻懵懂糊塗到如此地方，比起閣下來，我差得多了……」

李慕嵐要說話。

玉琪先說了：「好了，都別說了，正事要緊。」

畢竟是自己的哥哥，玉琪她不願兄長過於自責。

鷹王、李慕嵐都沒說話。

玉琪又道：「她到底跑哪兒去了？又是怎麼知道身分、陰謀敗露的？」

這是格格她所說的要緊正事。

鷹王仍沒說話，拉開書桌抽屜，從裡頭拿出一張信箋，遞給了玉琪。

玉琪道：「這是……」伸手接過，只一眼，脫口叫：「這是她寫的！」

信箋上，一行都是字。

李慕嵐微怔。

玉琪轉過身來叫：「李大哥！」

這是叫李慕嵐過去。

李慕嵐往書房門走到了玉琪面前。

玉琪道：「你看看。」

她把那張信箋遞給了李慕嵐。

信箋上那一行行，沒上款，也沒署名，但李慕嵐認得筆跡，正是鷹王福晉——那位白衣人兒寫的。

李慕嵐沒心情仔細看，他只看了個大概，這封既沒上款，也沒署名的信大概是說：她走了，她知道，只要玉琪一趕去，找到鷹王跟李慕嵐，她的身分就會敗露，情形就會有所改變，她不會留在這裡，等著鷹王跟李慕嵐一起對付她。

多日的心血雖然付諸東流，但人心向背，大勢所趨，「日月教」還是繼續完成大業，不必非得鷹王之助，也不是任何人所能阻擋。

當玉琪從外頭趕回府，急著要見兄長的時候，她大可以劫持玉琪，以逼鷹王就範，但念在這一段時日相處的情份上，她沒有那麼做，而且把鷹王的去處告訴了玉琪。

看完這封信後，不必花心思、費力氣找她，也找不到她，他日當「日月教」來到京師，欲進「紫禁城」時，自會再相見。

李慕嵐把信箋遞還給玉琪。

玉琪接過信箋道：「看完了？」

李慕嵐道：「看完了。」

玉琪道：「怎麼樣？」

李慕嵐道：「她是個聰明人。」

玉琪道：「她想到了，只要我找到我哥哥跟李大哥，她的身分就會敗露，情形就會改變。」

李慕嵐道：「她沒有料錯，事實確是如此。」

玉琪道：「看樣子，我趕去找我哥哥跟李大哥之後，她寫了這封信就走了。」

李慕嵐道：「走得很從容。」

玉琪道：「她要是那時候就走了的話，走得的確很從容。」

李慕嵐道：「既然格格一趕回府，急著要找王爺，那時候她就想到了，一旦格格找到王爺跟草民，她的身分、陰謀就會敗露，她沒有必要冒險多留。」

玉琪冷哼了一聲：「她可以劫持我，逼我哥哥，但是念在多日相處情形上，她沒有劫持我，看起來我還得感謝她。」

李慕嵐道：「恐怕是。」

玉琪有點不愛聽：「李大哥！」

李慕嵐道：「一旦她真劫持了格格，王爺還真爲難，格格認爲王爺最後會顧大局，還是會顧格格？」

玉琪道：「我哥哥最後會顧大局，不會顧我。」

答得毫不猶豫，真是知兄莫若妹。

這也就是鷹王所以爲鷹王的道理所在。

李慕嵐道：「格格認爲，她明白麼？」

玉琪道：「她知道我哥哥，她明白。」

李慕嵐道：「真到了那地步，她一定會拚個玉石俱焚，與格格同歸於盡，她念在相處的情形上，沒有劫持格格，格格是不是得感謝她？」

玉琪道：「是不是也可以這麼說，她知道我哥哥，明白我哥哥最後會顧大局，她不願落個跟我同歸於盡，更不願放了我，死了她，所以她才沒劫持我？」

看來，格格她對位白衣人兒是極爲不滿，不過，格格她說得是理。

李慕嵐道：「自是也可以這麼說。」

玉琪道：「在武林中，江湖上，『日月教』的陰謀破敗了，在『鷹王府』，『日月教』的陰謀也不能得逞了，可是，『日月教』還不死心。」

李慕嵐道：「從她留的這封信上看，是如此。」

玉琪道：「李大哥你看呢？」

李慕嵐道：「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

玉琪道：「她只是『日月教』裡的一個，跟咱們在各家對付的那些個一樣，她做得了這個主？」

李慕嵐道：「格格，恐怕她這一個跟那些個不一樣。」

玉琪道：「怎麼？」

李慕嵐道：「『日月教』派她來的是當今朝野頭一家，『威武神勇鷹王府』。」

玉琪道：「李大哥是說，她在『日月教』裡的身分、地位，跟那些個自不相同？」

李慕嵐道：「格格想是不是？」

玉琪道：「也說不定只是因為她心智好，姿色也好。」

鷹王有異容，那應該是羞慚，是痛苦。

李慕嵐看見了，道：「格格不要低估她。」

這是暗助鷹王。

鷹王忍不住也說了話：「妳李大哥說的對。」

玉琪道：「既然這樣，她信上寫的，咱們就不能不當回事。」

誰不當回事了？

李慕嵐道：「本來就不能不當回事。」

玉琪道：「那怎麼辦？找『日月教』？上哪兒找這個『日月教』？」

鷹王道：「找她。只要找到她，雖不一定就找到『日月教』，相去也不會遠。」

李慕嵐道：「王爺說得是。」

玉琪道：「可是，又上哪兒找她去？」

這倒是！

鷹王沒說話，顯然，他也說不上來。

玉琪忽然驚叫：「對了，哥，她走得從容，你看過沒有？她有沒有帶走咱們甚麼要緊東西？」

鷹王呆了一呆，道：「沒有。」

玉琪急了，埋怨道：「你怎麼不知道看看？」

鷹王道：「我沒有想到，我哪有那個心情，讓她拿吧，大不了一些細軟。」

玉琪道：「要是只是細軟，我就不急了，我是說你的一些要緊東西。」

鷹王綰虎符，握重兵，兼領京師鐵衛，身繫朝廷及皇家安危，他的要緊東西，要是落進謀叛造反的「日月教」手裡，那可不得了。

李慕嵐道：「王爺，格格說得是。」

鷹王濃眉揚起，虎目放光，面有驚容。

玉琪跺了腳：「還不快跟我看看去？」

她轉身就走，像一陣風。

鷹王匆匆一聲：「閣下請坐會兒。」

他也走了，走得也像一陣風，不過他這陣風要比玉琪格格那陣風大得多。

剎那間，偌大一間書房裡，就剩了李慕嵐一個人。

他沒坐，他不便坐，也沒心情坐，他也躭心。

鷹王的要緊東西，要是真讓人拿走了，那可是大麻煩，不但危及朝廷跟皇家，鷹王的罪也不輕。

認識不清，讓這麼個謀叛造反的女人進門，此其一。

丟失危及朝廷、皇家的物件，此其二。

兩罪併論，其罪恐怕不止削奪王爵。

男人畢竟不如女兒家心細，不是玉琪格格提起，鷹王、李慕嵐至今也沒想到。

只是，玉琪格格是想到了，想到得晚不晚就不知道了。

只有求老天爺保佑了。

其實，玉琪格格想到了又怎麼樣？除非能防患於未然，在白衣人兒沒走之前就想到，或者是及時發現，否則就都算晚了！

李慕嵐沒坐，可也不是站著不動，站那兒一動不動，多彆扭，也沒這樣等人的，他來回走動，踱步似的。

書房牆上有不少字畫，「鷹王府」的收藏，鷹王書房裡掛的字畫，還能錯

得了？都是歷代或當今名家的手筆，相當名貴，絕對是難得見到的，可是李慕嵐照樣沒心情看。

李慕嵐不只是躭心鷹王，躭心「鷹王府」，他躭心的事還有一樁。

那就是，他認爲白衣人兒的話可信，「日月教」的陰謀雖在各處遭到挫敗，但是「日月教」不會死心，不會罷手，一定會另從別處下手，要想阻止「日月教」謀叛造反的行動，必須釜底抽薪，找到「日月教」的所在，一舉擊破，徹底瓦解，而要想找到「日月教」的所在，恐怕得先找到白衣人兒，因爲白衣人兒在「日月教」的身分、地位不低，一定知道「日月教」的所在，只是，白衣人兒又在甚麼地方？她往何處去了？

白衣人兒在那封信上說了，說得很清楚，不必花心思，費力氣找她，找不到她！

真的麼？那怎麼辦？她是躲在近處，還是已經遠去了？天下這麼大，又往何處著手？

老半天，才聽見步履聲響動，鷹王跟玉琪格格回書房來了。

李慕嵐停步等。

沒錯，是鷹王跟玉琪格格，轉眼工夫之後，兄妹倆進來了，李慕嵐微欠身：「王爺，格格。」

鷹王忙道：「閣下，別客氣。」

玉琪含嗔的看了李慕嵐一眼：「李大哥！」

這是怪李慕嵐不該這樣，這麼多禮，這麼生份。

李慕嵐沒說話，他關心的不是這個，這不重要。

玉琪也沒有多說，道：「還好，沒少甚麼。」

李慕嵐懸著的心放下了，並沒有完全放下：「格格看仔細了麼？」

鷹王說了話，如今客氣多了：「謝謝閣下，我兄妹倆都看完了，看仔細了。」

李慕嵐懸著的心，這才完全放下。

玉琪也道：「真沒想到，她居然甚麼都沒動，『鷹王府』的一針一線她都沒動，真沒想到。」

李慕嵐跟鷹王都沒說話，不知道兩個人是怎麼想的？

玉琪又道：「她走得一點也不匆忙，怎麼會——我猜她一定是忘了。」

以白衣人兒那麼個人，會是忘了麼？

李慕嵐說話了：「草民以爲，是不是忘了，已經無關緊要了，『鷹王府』未少任何東西，就是大幸。」

鷹王也說話了：「這倒是。」

玉琪道：「她不但沒動『鷹王府』一針一線，反倒是她自己有樣東西沒帶走。」

鷹王沒說話。

李慕嵐也沒問，只是，他望著玉琪，等著玉琪的下文，這就等於問了。

玉琪道：「李大哥你看。」

她抬玉手遞出了一樣東西。

那是一支女子髮飾，一支像釵的東西，銀的，雖然是女子髮飾，雖然像釵，但卻跟一般的釵不一樣，形式不同，也較一般的釵短小。

李慕嵐沒伸手接，他神色爲之一動，面有異容，道：「格格以爲這是甚麼？」

玉琪道：「是釵麼？」

李慕嵐道：「格格說的不錯，是釵。」

玉琪道：「可是怎麼跟一般的釵不一樣？」

李慕嵐道：「是跟一般的釵不一樣。」

玉琪道：「李大哥知道這是甚麼釵？爲甚麼跟一般的釵不一樣？」

李慕嵐道：「這不是漢人女子用的釵。」

玉琪道：「可也不是我旗人女子用的釵。」

李慕嵐道：「草民知道。」

玉琪道：「那是……」

李慕嵐道：「據草民所知，『賀蘭山』上有一族人，這族人的女子用這種髮飾。」

玉琪道：「『賀蘭山』上的一族人？」

鷹王道：「阿拉善旗？」

李慕嵐道：「不是『阿拉善旗』。」

玉琪道：「那是甚麼族？」

李慕嵐道：「有人說這一族的人是『匈奴』一支，有人說這一族的人是『西夏』後裔，誰也不知道這一族是甚麼族？」

玉琪道：「總該有個名，這一族的人自己怎麼說？」

李慕嵐道：「『鷹族』，『賀蘭之鷹』。」

玉琪叫道：「『鷹族』？『賀蘭之鷹』？不知道，沒聽說過。」

鷹王道：「我也沒聽說過。」

李慕嵐道：「這一族人不多，據說只有數千，住在賀蘭深處，知道的人不多，見過的人更少，據說這一族的人神秘、驃悍，從不離賀蘭，也不許外人接近住處，事實上外人不知道這一族人的住處在賀蘭何處？根本也找不到。」

玉琪道：「李大哥是怎麼知道的？」

李慕嵐道：「草民是在偶然一個機會裡聽說的。」

玉琪美目中閃現狡黠光芒：「只是聽說，就能一眼認出這個？」

這是說李慕嵐沒說實話。

李慕嵐淡然道：「不敢瞞王爺跟格格，三年前草民途經賀蘭，救了爲毒蟒所傷的這一族父女，草民適才所說的，是老人告訴草民的，那位姑娘當時就插著這種釵。」

玉琪有點得意：「這不就是了麼？」

李慕嵐沒說話。

鷹王把話岔開了：「閣下，難道她會是這個『鷹族』的人？」

李慕嵐說了話：「據草民所知，她是漢人。」

漢人怎麼能成爲鷹王福晉？難道當時沒人說話？這位鷹王福晉究竟是不鷹王的正牌福晉？

李慕嵐沒去想，更不會去探究竟，因爲那不重要，也都一樣。

玉琪道：「那她怎麼會有這種釵？」

李慕嵐道：「格格能確定這釵是她的東西？」

玉琪道：「當然能確定是她的東西，她經常用，難道李大哥沒有見她用過？」

李慕嵐道：「草民沒有見她用過。」

玉琪道：「那她是來『鷹王府』之後才用的，怪了，這是爲甚麼？難不成是來『鷹王府』之後才有的？不可能呀，難道，她來『鷹王府』之後，跟這個『鷹族』的人碰過面？是這個『鷹族』的人給她的？」

鷹王的臉色有點異樣了。

李慕嵐看見了，道：「或許是帶來的，來『鷹王府』之前有的。」

鷹王看李慕嵐，目光中帶著感佩。

玉琪都沒察覺，道：「或許她來『鷹王府』之前，跟這個『鷹族』的甚麼人碰過面，只是，她既是漢人，這個『鷹族』的甚麼人，爲甚麼會給她這個呢？」

李慕嵐道：「那就不知道了。」

應該是真不知道。

玉琪看了玉琪一眼，道：「看來這件事還真該扯上你。」

鷹王道：「怎麼說？」

玉琪道：「你是鷹王，這一族叫『鷹族』，以『賀蘭之鷹』自居，是你的子民。」

鷹王濃眉微軒，道：「妳胡說些甚麼？」

這玩笑讓鷹王有點哭笑不得。

就在這時候，一陣急促步履聲由遠而近，鷹王立即轉臉外望，沉喝：「誰在這兒吵人?!」

誰敢在這時候往這兒闖？這不是找倒霉麼？

只聽有人朗聲應道：「稟王爺，英奇求見。」

是英奇！這時候一定有甚麼事。

鷹王對英奇似乎另眼相待，臉色馬上好些了，他還沒說話，玉琪已經說話了：「進來！」

只聽英奇應了一聲，步履聲又起，轉眼間已到書房門口，可不正是英奇？他再恭謹躬身：「英奇告進！」他快步進來，近前又躬身：「王爺，格格，李爺！」

都叫到了！

李慕嵐答禮：「不敢當。」

玉琪問：「有事？」

英奇道：「榮總管有要緊事，不敢來見王爺跟格格，央屬下代他來見。」

鷹王道：「你是面子大？還是膽大？」

英奇躬身：「英奇不敢。」

玉琪嗔怪的看了鷹王一眼：「哥哥，聽榮明的要緊事兒！」

鷹王本來對英奇就不會怎麼樣，道：「說！」

英奇應了一聲道：「榮總管說，福晉的丫頭藍寶不見了。」

李慕嵐神色微一動。

鷹王臉色一變。

玉琪則叫道：「怎麼說？她的丫頭藍寶也不見了？」

不知道英奇聽見這個「也」字沒有，他的神情沒有任何變化，應道：「是！」

玉琪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兒？」

英奇道：「榮總管說剛知道，至於人是甚麼時候不見的，榮總管說就不知道了。」

玉琪望鷹王。

鷹王道：「知道了，你去吧！」

玉琪補了一句：「讓榮明查查，她有沒有帶走甚麼東西？」

英奇恭應一聲，退了出去。

玉琪轉望鷹王：「哥，是她把藍寶帶走了？還是……」

鷹王沒說話。

玉琪道：「我問你話呢？」

鷹王道：「都一樣，是她把藍寶帶走了，也是藍寶跟她一起走的。」

玉琪道：「你這話……」

鷹王道：「兩個是一路人。」

玉琪道：「你怎麼知道？」

鷹王道：「妳想想！」

玉琪許是想了，美目隨即瞪大了：「怪不得！」她轉望李慕嵐：「這個丫頭是她唯一的丫頭，她只這麼一個丫頭。」

李慕嵐道：「是她帶來的？」

玉琪道：「不是。」

李慕嵐道：「原就是『鷹王府』的丫頭？」

玉琪道：「也不是！」

李慕嵐沒說話，望玉琪，這是等玉琪說明。

玉琪道：「我哥本來把我的丫頭分給了她兩個，可是沒幾天，她看上了按時給府裡送花的白婆子的乾女兒藍寶。非要過來做丫頭不可，我哥只好依了她，把我的兩個丫頭又還給了我，這個藍寶是這麼來的。」

府裡有那麼大的花園，甚麼花都有，還要人按時送花？

李慕嵐道：「送花的白婆子這個乾女兒，是以前就有的，還是她來『鷹王

府』之後才有的？」

玉琪道：「白婆子甚麼時候有這個乾女兒的，不知道，以前也沒見過白婆子帶這個藍寶來送過花，她來了以後，才見白婆子帶這個藍寶來送花，來一回帶一回，帶來了兩回，就讓她看上要過來了。」

李慕嵐道：「這個姑娘叫藍寶？」

玉琪道：「聽白婆子叫她藍寶，藍顏色的藍，寶貝的寶。」

李慕嵐道：「恐怕這位姑娘才是那個『鷹族』的人了。」

玉琪微一怔，忙道：「怎麼？」

李慕嵐道：「賀蘭山產一種水巖石，被稱『藍寶』，為寧夏五寶之一。」

玉琪又一怔：「那就是了，這麼說，這支『鷹族』女人用的釵，是這個藍寶給她的。」

李慕嵐道：「恐怕是。」

玉琪道：「這個『鷹族』女兒，給她這麼一支『鷹族』女人用的釵幹甚麼？」

李慕嵐道：「這就不知道了。」

玉琪道：「或許她看著喜歡，就要過來了，或許有甚麼特別的用意……」

鷹王道：「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倆是一路人，也就是說，那個甚麼『日月教』裡，也有遠在賀蘭的這個鷹族的人。」

玉琪道：「原以為只進來一個，沒想到還比一個多了一個。」

鷹王臉上閃過抽搐：「慚愧，多虧閣下了。」

這是對李慕嵐說話。

李慕嵐道：「草民不敢當，『日月教』的陰謀伎倆本來就無所不用其極，令人難防。」

鷹王道：「這麼看，還真不能小看這個『日月教』。」

玉琪道：「本來就不能，你是沒親眼看見『日月教』在武林各家的那種手法，用的都是武林邪道厲害角色，伎倆讓你想不到，還是真難防。」

鷹王道：「不知道『鷹王府』還有沒有她的一路人了。」

看來「威武神勇」鷹王也沒把握，也說這種沒面子的話了。

其實，這也就是鷹王所以為鷹王的道理之一，錯了就是錯了，認錯，不死要面子。

李慕嵐深深看鷹王：「應該沒有了，恕草民直言『日月教』要的只是王爺，

派這麼一個她來，是夠了，多一個同路人，生活起居方便，做起事來放心，再多反而會壞事。」

鷹王也深深看李慕嵐：「謝謝閣下，這麼說，他信上說的，不可不信，不可掉以輕心。」

李慕嵐道：「事關重大，寧可信其真，草民以為，除非瓦解『日月教』，否則『日月教』不會死心。」

鷹王道：「得先找到『日月教』的藏身所在。」

李慕嵐道：「是的。」

鷹王道：「閣下聽聽我說的對不對？正如閣下所說，她在『日月教』的身分、地位不低，應該知道『日月教』的藏身所在。」

李慕嵐道：「王爺說得是。」

鷹王道：「要找『日月教』的藏身所在，就得先找到她。」

李慕嵐道：「王爺說得是。」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鷹王濃眉軒起：「那就先找到她。」

李慕嵐道：「自有草民去找。」

玉琪要說話。

鷹王道：「不，咱倆聯手，一起找她。」

玉琪道：「對！」

李慕嵐道：「王爺……」

鷹王道：「謝謝閣下的好意，請放心，如今我拿得起，放得下了。」

「如今」，這話可愛！

李慕嵐道：「草民是說，王爺公忙……」

鷹王道：「這就是公事。」

還真是。

李慕嵐道：「她不容易找……」

鷹王道：「我知道。」

李慕嵐道：「恐怕要踏遍江湖。」

鷹王道：「我也知道。」

李慕嵐道：「王爺統重兵，兼領京師鐵衛，肩負重責大任，怎可輕離？」

玉琪搶著道：「李大哥放心吧，我哥哥自有安排。」

鷹王道：「閣下聽見了。」

李慕嵐還待再說。

玉琪忙又道：「『日月教』不是要謀叛造反麼？我哥哥統重兵，兼領京師鐵衛，這不正是他的重責大任麼？」

玉琪格格顯然熱衷這件事，而且極爲贊成兄長與李慕嵐聯手。

李慕嵐道：「格格知道，江湖凶險。」

玉琪道：「我知道，可是凶險的江湖，都沒能把我怎麼樣，還能把我哥怎麼樣麼？再說，江湖再凶險，我哥哥也不能卸責逃避呀，李大哥你說是不是？」

不管怎麼說，她是贊成兄長跟李慕嵐聯手定了。

不知道嬌格格的心眼兒裡，是不是另有盤算。

鷹王也道：「閣下請不要再說了，咱們就這麼定了。」

玉琪忙點頭：「對！」

李慕嵐道：「王爺心意既決，草民不敢再說甚麼，事不宜遲，王爺公事還需安排、交代，不如草民行動方便，容草民做馬前先鋒。」

一抱拳，轉身就走。

玉琪忙叫：「李大哥……」

李慕嵐卻已行出書房，騰射不見。

玉琪急了，轉過臉來就埋怨：「你怎麼讓他走了？」

鷹王道：「怎麼？」

「怎麼？」玉琪道：「你不是要跟他聯手麼？既然要聯手，就得一起出動，你怎麼讓他先走了？」

鷹王道：「人家說得好，事不宜遲，我不能像他一樣，說走就走，這是實情，怎麼能不讓人家先走？再說，他要走我也攔不住呀！」

玉琪道：「他說的是實情，他要走你也攔不住，他沒告訴上哪兒去找？你也沒問，這下可好，你又上哪兒去？又怎麼跟他聯手？」

鷹王道：「妹妹，妳知道他爲甚麼走這麼急？」

玉琪道：「聽他說了，你不也說……」

鷹王道：「妳一向聰明，怎麼這會兒反倒不如我了？」

玉琪道：「你是說……」

鷹王道：「這件事關係重大，固然不宜遲，但也不急在這一刻，他根本就是不想跟我聯手，想甩掉我。」

玉琪道：「是麼？」

鷹王道：「聰明如妳，何不想想看？」

玉琪揚了黛眉，瞪了美目：「他這是甚麼意思？他怎麼能……」

「妳又不如我了。」鷹王道：「別動氣，不該動氣，他是好意。」

「好意？」玉琪道。

鷹王道：「他認爲這是武林事，咱們宦海中人辦不了，江湖不比宦海，他也怕我涉險。」

玉琪臉色好些了，道：「那……」

鷹王道：「『日月教』要謀叛造反，雖然它是武林組合，可是正如妳所說，這是我的職責，再凶險，我也不能逃避，不過也如他所顧慮的，武林組合，咱們對付起來也有一定的困難，還非他不可，所以我必得跟他聯手。」

玉琪道：「咱們必得跟他聯手，可是他不跟咱們聯手……」

鷹王道：「放心，他躲不掉的。」

「躲不掉?」玉琪道:「他不是已經躲了麼?」
鷹王道:「不要緊,我可以找他去。」
玉琪道:「你可以找他去?他上哪兒去了你都不知道,你上哪兒找他去?」
鷹王道:「他上哪兒去了,我知道。」
玉琪忙道:「他上哪兒去了,你知道?」
鷹王道:「妹妹,我這個做哥哥的或許不如妳聰明,可是恐怕也差不到哪兒去。」
玉琪忙道:「你知道他上哪兒去了?」
鷹王道:「賀蘭!」
玉琪輕叫:「賀蘭?」
鷹王道:「不錯!」
玉琪道:「你怎麼知道他是上賀蘭去了?」
鷹王道:「賀蘭那個『鷹族』裡,有『日月教』的人,以她跟那個藍寶的關係看,她跟『鷹族』也多少有些關係,『日月教』在京裡的陰謀已敗露,武林各家也已不能去,她不是逃回『日月教』另商謀叛造反之法,就是逃到賀蘭

躲藏,那麼,找上賀蘭,或許不中,但也絕不會遠。」
玉琪聽畢點頭,道:「有道理,那咱們就快準備吧,就算不能追上他,也不能遲他太多。」
「妹妹。」鷹王道:「是我,不是咱們!」
玉琪目光一凝:「是你,不是咱們,甚麼意思?」
鷹王道:「這意思再明白不過,我去,妳不去。」
玉琪道:「你去,我不去?誰說的?」
鷹王道:「我說的!」
玉琪道:「你說的?你憑甚麼不讓我去?」
鷹王道:「就憑我是妳哥哥!」
玉琪道:「哥哥也不行,你是我哥哥也不能不讓我去。」
鷹王道:「誰說的?」
「我說的!」玉琪道:「你說的不算,我說的算。」
鷹王道:「哪有這個道理……」
玉琪道:「在別人家我不知道,在咱們家就有。」

鷹王道：「胡說！」

「你敢說我胡說?!」玉琪道：「連阿瑪和額娘在的時候都聽我的，我是胡說麼？」

許是實情，鷹王口氣變了：「這不是妳這個女兒家的事兒，妳去幹甚麼？」

玉琪道：「這不是我這個女兒家的事兒？這一趟出門兒，這種事兒我少參與了？少管了？」

鷹王道：「妹妹，江湖凶險哪！」

玉琪道：「我知道江湖凶險，我這不是出去過又回來了，你看見了，我連根頭髮也沒少！」

鷹王道：「那不一樣，如今我當家，我說不讓妳去，就是不讓妳去！」

玉琪她揚黛眉，凝美目：「哥，你是跟我鬧著玩兒的，還是說真格的？」

鷹王道：「這是甚麼事兒？我跟妳鬧著玩兒？」

玉琪道：「那我也跟你說真格的，你不讓我去，別想，說甚麼我也是非去不可，我是去定了，你不讓我跟你一塊兒，不要緊，你前腳走，我後腳出門兒，我看看誰敢攔我？」

鷹王叫道：「妹妹！」

玉琪道：「我左爭右爭，爭了半天，到頭來不讓我去？別想！」

格格的心眼兒裡，果然是另有盤算。

鷹王道：「這種事不比對付一兩個江湖宵小，妳又派不上用場，妳非要去幹甚麼？」

玉琪道：「派不上用場，去看看熱鬧也是好的，我喜歡看熱鬧！」

鷹王叫道：「去看熱鬧……」忽然一頓，凝虎目，虎目中奇光逼人：「妹妹，妳不用代我個做哥哥的還這筆情債了，人家也不要咱們還。」

玉琪嬌靨爲之一紅，她把嬌靨轉向一旁，避開了鷹王的目光：「你這時候扯這個幹甚麼？風馬牛，扯不上！」

鷹王一雙虎目仍逼視玉琪：「是麼？妹妹。」

玉琪沒有回過臉來，道：「本來就是，你這時候扯這個幹甚麼？」

鷹王道：「妹妹，我可是妳哥哥，咱們可是一母同胞親兄妹。」

玉琪沒說話，低下了頭。

這是默認！

鷹王道：「妹妹，妳這還是要代我這個做哥哥的還這筆情債，還是妳已經動了真的？」

玉琪沒抬頭，嗔怪：「哎呀！問甚麼？還不都是一樣！」

這是承認了，承認得有點耍賴。

鷹王道：「不，不一樣！」

玉琪猛然抬起螓首：「不一樣？怎麼不一樣了？」

鷹王道：「要是妳還是代我這個做哥哥的還這筆債，我會叫妳不用還了，因爲他不讓還，要是妳是動了真的，我會叫妳……」

話停住了，沒往下說。

玉琪忙問：「你會叫我怎麼樣？」

鷹王沒說話。

玉琪道：「說呀，怎麼不說了？」

鷹王說了話：「妳以前只是聽說過他這麼個人，連見都沒見過他，這趟出門去找他，就算一出去就找了他，前後，也沒有多少日子，怎麼就……」

話又停住了，沒說下去。

玉琪道：「怎麼就甚麼？」

鷹王又沒說話。

玉琪道：「你想說甚麼？說吧，不要緊，我能聽。」

鷹王說話了：「我是說，妳找著他前後沒幾天，怎麼就動了真的？」

玉琪道：「這可不一定非得認識多久不可，我說這話你不會不同意，是不？」

這是說鷹王對那白衣人兒也是如此。

鷹王可不能不同意，能不同意麼？鷹王臉色微一變：「妳這是何必?!」

玉琪道：「我這是就事論事，可無意傷你。」

在這種情形下，格格的話就算無意傷人，怕也免不了會傷人。

鷹王沉默了一下，道：「妹妹，我就是認識不清。」

玉琪道：「你也怕我認識不清？」

鷹王道：「我是妳哥哥，妳是我妹妹。」

一母同胞，有多親?!做哥哥的能不護妹妹？

玉琪當然感動，她一顆烏雲螓首低了下去，旋即又抬了起來，話說得和

氣多了，柔多了：「你放心，我見著他雖然前後沒多少日子，可是他的人品、所學，我親眼得見不少，聽說的更多。」

鷹王道：「這麼說，妳是認定他了。」

玉琪忽然嬌靨顏色一整，毅然點頭。

鷹王抬手撫上了香肩：「我也見著了，雖然只是今天晚上，夠了，是好樣兒裡的好樣兒的，不多見，恐怕也就這麼一個。」頓了頓，接道：「說起來，恐怕還得說都是她，要不是她，我這個妹妹還碰不上再沒有第二個的這麼一個，妹妹，做哥哥的我……」

「哥！」玉琪打斷了鷹王的話：「甚麼都別說。」

鷹王道：「怎麼了？」

玉琪道：「還不是時候。」

鷹王道：「還不是時候？」

玉琪嬌靨神色一黯，垂下螓首，又抬了起來：「我怕我這個一廂情願，到頭來落個空。」

格格她在這一刻竟然這麼脆弱，讓人看得、聽得心酸，讓人不忍傷她，絕不忍！

誰要是還能傷她，那就是鐵石心腸，世間第一忍人！

鷹王呆了一呆，話聲頓時提高了：「怎麼說？妳怕妳是……妳怎麼這麼說？妳怎麼這麼想？」

玉琪道：「我這麼說不是沒來由，沒來由我不會這麼說，你是知道我的，我甚麼時候會這樣？要是沒來由，死我都不會這麼說，要不是跟你，我也不會說。」

鷹王道：「妳這麼說有甚麼來由？讓我聽聽。」

玉琪又低了低頭：「我是根據他對我的說話，態度……」

鷹王道：「他對妳的說話、態度怎麼了？」

玉琪道：「他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裡……」

鷹王道：「妹妹，要是只爲這，那妳是想多了，妳貴爲和碩公主，那是在別的人眼裡，不是在他這種人眼裡，他這種人眼裡連皇上都未必有，何況咱們？不也就是因爲這，他才可取麼？」

玉琪道：「不只爲這，還有！」

鷹王道：「還有甚麼？」

玉琪道：「他對我總是扳著個臉，冷冰冰的。」

鷹王道：「明白了剛說的，妳就不會怪他這個了，妳指望他對妳怎麼樣？時刻陪笑臉，時刻躬身哈腰，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這種人妳看得上麼？」

玉琪道：「我才不要他那樣兒呢，可是也不能這樣兒呀！」

鷹王道：「咱們跟他相處了大半夜了，他跟妳的說話、態度，是不是就是這樣兒？」

玉琪道：「對，就是這樣兒！」

鷹王道：「妹妹，咱們是這種人家，武林人對咱們一向就排拒，不願沾，不願碰，尤其是像這麼個武林人，對咱們能不失一個禮字，就夠了。」

玉琪道：「這是他，換是別個，我早就狠狠教訓他了！」

鷹王道：「這不就是了麼？那還說甚麼？」

玉琪嬌靨上的神色又黯了：「可是我還是怕……」

「好了，妹妹！」鷹王輕輕拍了拍香肩，道：「別瞎操這操不著的心了，也別胡思亂想了，天都要亮了，咱們得各該幹甚麼幹甚麼，趕緊追他去了。」

玉琪道：「咱們趕得上麼，會不會晚太多了？」

鷹王道：「放心吧，妳去打點行囊，我去交代公事，挑人隨行，順便下令，以加急文書命各驛站準備健騎糧草，咱們不會晚他太多的。」

玉琪點了頭：「好，走，咱們各幹各的！」

兄妹倆並肩快步往外行去。

可不，天要亮了，泛白的光亮已經在廊外院子裡了！

※　※　※

賀蘭山，橫亙於一片大草原上，是座崢嶸大山。

賀蘭山原名「拉善山」，因爲山陰地方爲「西套」的「阿拉善旗」，稱賀蘭山，恐怕是因爲同音。

賀蘭山山高而險峻，山中有大量青林白樹，自中衛縣北界向東北，經「抱朔」、「寧」、「平羅」、「磴口」諸縣，東入「綏遠」，峰巒蒼翠，阻止了沙漠東移與朔風襲擊，使寧夏成爲一個農田水利的富庶之區。

賀蘭山盛產水菓，櫻桃、杏、胡桃，都很有名，唐人韋蟾有詩云：「賀蘭山下菓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

賀蘭山也讓人想起岳武穆的「滿江紅」句：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何等壯烈！

只可惜奸人做梗，壯志未酬，令天下仁人志士同聲一哭。

站在賀蘭山前，能不胸中激盪，肅然起敬?!

如今就有個人，站在賀蘭山前一臉肅穆，不動不語！

這個人，是李慕嵐。

李慕嵐他站在賀蘭山前，凝望著雄偉、連綿的賀蘭山，一動不動，像一尊泥塑木雕的人像，還是真的，要不是凜烈的朔風吹得他衣袂狂飄，獵獵作響，真會讓人以爲他是一尊泥塑木雕的人像。

良久，良久，他才騰身而起，飛射登上賀蘭山！

賀蘭山陡峭險峻，賀蘭山不見登山路，這都難不倒李慕嵐，他像飛鳥，也像猿猱，只不過霎茶工夫，他已來到賀蘭山深處。

賀蘭山深處，除了更險峻之外，還多了份美，林木濃郁，滿眼蒼翠，還夾雜著飛瀑怪石，偶爾傳來幾聲鳥鳴猿啼，空山迴音，縈繞良久，簡直就像仙

境！

可不，此處不見人間一絲煙火氣。

不見人間一絲煙火氣，卻看見了路。

路是人踩出來的羊腸小徑，在林木野草間，不細看絕難發現。

但是李慕嵐找到了，找是找到了，卻崎嶇難行。

不要緊，沒路都難不倒李慕嵐，何況有路？

路既是人踩出來的，有路，就該有人！

李慕嵐順著這條路到了一處山谷，山谷裡更美，除了飛瀑流泉之外，還處處都是奇花，處處都是菓樹，在那奇花、菓樹之間，更散佈著一幢幢的石室、茅舍！

真是有路就該有人。

有路就該有人，有這些房舍就更該有人！

是麼？眼前有石屋、茅舍，卻不見有人，不聞動靜。

這是怎麼回事？

李慕嵐飛身而下，直落那些石屋、茅舍之間，那些石屋、茅舍，有的關

著門，有的開著門，不管開門或關門，都不見人，但簡陋的家具、器用都在。

這又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應該這麼解釋？原住在此地的那些人，已經不住在這裡了。

爲甚麼不住在這裡了？是遷往他處了，還是遭遇了甚麼危厄？

不像是遭遇危厄，因爲沒有遭遇危厄的跡象，住在這裡的這些人，生性驃悍，稱「賀蘭之鷹」，鷹是強者，幾乎不會被甚麼危厄擊倒，除非天災。

但，放眼望去，也沒有遭到天災的跡象。

那麼是遷往他處了。

可是，若是遷往他處，房舍帶不走，難道家具、器用也帶不走？

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陣金鐵碰撞聲響。

這陣金鐵碰撞聲響不大，但在這空山幽谷之中，卻聽來特別清晰，更何況李慕嵐聽覺敏銳，他當然聽見了！

此地既然已經沒有人了，何來金鐵碰撞聲？這金鐵碰撞聲又是來自何處？

難不倒李慕嵐，他只一凝神細聽，立即聽出這陣金鐵碰撞聲來自不遠處

山峰，那十幾丈高處的一個山洞之中，而且那金鐵碰撞聲是鐵鍊聲。

山洞裡何來鐵鍊聲？

鐵鍊不會自己動，那麼，在山洞裡的就算不是人，也該是活物。

甚麼活物在山洞裡？還用鐵鍊鎖著？

李慕嵐提氣拔起，騰射直上，落在了山洞口。

他落在山洞口，一眼就看見了山洞裡的情景，他爲之心神震動。

這個山洞寬約丈餘，但不深，深也不過丈餘，算是個小山洞，就在這個小山洞的兩邊洞壁上，以鐵鍊鎖著兩個人，兩根粗如拇指的鐵鍊，一端釘在洞壁上，一端各鎖在兩個人的兩手手腕上，還好長得可以讓坐在地上，不過得緊靠山壁坐，而且兩手得半舉著，除了站起來能跨出半步去以外，沒有辦法做別的活動。

兩根鐵鍊分別鎖著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個老人，滿頭白髮，中等身材，靠洞壁坐著，低著頭一動不動，看不見面貌。

女的是個年輕姑娘，長得相當清秀，只是頭髮蓬亂，臉色蒼白，看上去相當虛弱，年輕姑娘也靠洞壁坐，閉著眼，沒有低頭。

沒有低頭就看得見面貌，李慕嵐看見了，他心神震動，脫口叫：「姑娘！」

年輕姑娘猛睜開眼，當然，她也看見了李慕嵐，猛一怔！急叫：「恩公！」急轉臉向老人，又急叫：「爹，恩公來了，恩公來了！」

老人有動靜了，緩慢抬頭，似乎吃力。

年輕姑娘又叫：「爹，恩公來了，你快看，你快看哪！」

老人頭已抬起，看見面貌了，清癯，但臉色更見蒼白，也更虛弱，他吃力的轉臉望，望見了，失神的一雙老眼猛睜，也立即有了神了，枯乾的雙唇抖動，似要說話。

李慕嵐道：「老人家先不要說話。」

他一步跨過去，伸手抓住了老人近雙腕處鐵鍊，「錚」地一聲！鐵鍊斷了，他席地坐下，坐在老人對面，雙手握住了老人雙腕，只片刻工夫，老人的臉上有了血色，只聽老人顫聲叫：「恩公……」

李慕嵐道：「老人家，請再等片刻。」

他鬆了老人雙腕站起，又去扭斷了鎖年輕姑娘的鐵鍊，只是他沒有握年輕姑娘雙腕，他要年輕姑娘側轉身，然後盤膝坐在年輕姑娘背後，以雙掌抵在

年輕姑娘背上，等片刻工夫之後，年輕姑娘臉上也見血色，他才收手站起。

李慕嵐這裡剛站起，老人那裡激動顫聲叫：「我父女又一次蒙恩公搭救，這大恩大德……」

說著，翻身就跪。

「老人家，千萬不可。」李慕嵐伸手要攔，那裡又跪倒了年輕姑娘。

李慕嵐只得只攔老人，卻道：「姑娘快請起。」

老人跪不下，急得叫：「恩公……」

年輕姑娘已哭著給李慕嵐磕頭。

李慕嵐道：「老人家，請代我攔令嬡，不然我可要走了！」

這一說有用，老人也流了淚道：「貞姑，就聽恩公的吧。」

年輕姑娘這才不再磕頭，支撐著要站起。

李慕嵐道：「咱們都坐著說話吧。」

他又坐了下去。

年輕姑娘也沒往起站，又坐了下去。

事實上，體力剛恢復了些，站起來有些吃力，也不能站久，年輕姑娘尚

且如此，老人當然更不如年輕人。

都坐下了，李慕嵐道：「老人家，這是怎麼回事？怎麼貴族人都不見了，賢父女又怎麼會遭鐵鍊鎖在這個山洞裡？」

老人道：「族裡的人走了，都走了，先人傳下來的家怎麼能不要？離開了賀蘭，還叫甚麼『賀蘭之鷹』？『賀蘭之鷹』恐怕從此沒有了，怎麼對先人的在天之靈？我父女不肯走，不肯離開賀蘭跟先人傳下來的家，族長把我父女鎖在這裡，要活活餓死我父女，這是恩公又來賀蘭，不然我父女一定死在這山洞裡……」

李慕嵐道：「這是先人保佑賢父女，也是我跟賢父女有緣。」

老人道：「我父女兩次……」

李慕嵐道：「我不是說了麼？我跟賢父女有緣，老人家，吉人自有天相！」

老人道：「我父女不是吉人，恩人卻是神，是菩薩。」

李慕嵐道：「老人家，我當不起，咱們不說了，老人家知道麼？貴族人住在賀蘭深處這麼多年，有好幾代了，怎麼突然離開賀蘭他去？家具，器用都沒有帶？」

老人道：「這是族長的意思，族長說，去的那個地方甚麼都有。」

李慕嵐道：「老人家知道那是甚麼地方麼？」

老人道：「族長說了，甘肅馬家。」

李慕嵐心頭一跳：「甘肅馬家？貴族跟甘肅馬家認識？有來往？」

老人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鷹族』住賀蘭深處多少代，一向不跟外界來往。」

李慕嵐道：「老人家以前可聽過甘肅馬家？」

老人道：「沒有。」

李慕嵐道：「甘肅馬家是西北第一大戶。」

老人道：「恩公知道？」

李慕嵐道：「外面的人都知道，看來貴族人，至少貴族那位族長知道，而且恐怕還有來往。」

老人道：「恩公說得是，族長他違背了先人遺命，竟然一直瞞著族人。」

李慕嵐道：「貴族人怎麼會聽他的？」

老人道：「他是族長，『鷹族』也一代不如一代，族人都不願過這山裡的

苦日子了。」

想不到久居深山，一向不與外界接觸的神秘「鷹族」，也會改變。

先人的遺命敵不過實際的日子，世道不如往昔了。

李慕嵐道：「照這麼看，貴族人恐怕早跟外界有所接觸了，只不過老人家不知道而已。」

老人道：「是麼？恩公。」

李慕嵐道：「老人家，何謂好日子，甚麼又叫苦日子？沒有比較是不會知道的。」

年輕姑娘道：「爹，恩公說得是。」

老人點頭：「恩公說得是，恩公說得是，不然『鷹族』幾代多少年都是過這種日子，家家也都一樣，甚麼是好日子？甚麼又是苦日子，一定是跟外界有所比較，才知道『鷹族』人過的日子不如人，這麼說，『鷹族』人真早跟外界有所接觸了，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李慕嵐道：「別人都知道，別人也早跟外界有所接觸，唯獨老人家不知道，也沒人告訴老人家，這也是除賢父女外，別人都跟族長走了的道理所在，唯獨

老人家不知道，也沒人告訴老人家，應該也有它的緣故。」

年輕姑娘道：「要是有緣故，恐怕是因爲我爹是族裡唯一的老人，唯一的長者了。」

老人道：「恐怕是了。」

李慕嵐道：「老人家是族裡唯一的長者，唯一的老人？」

老人道：「都死了，像我這個歲數的，已經沒有了，以往有很多事看不慣，時刻叮囑族人不要忘了先人遺命，以往總覺得族裡這一代不如往昔，如今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李慕嵐道：「如今也明白何以唯獨老人家不知道，也沒有人告訴老人家，是甚麼緣故了。」

老人臉上一片悲悽神色，道：「『鷹族』完了，『鷹族』完了，『鷹族』也就到這一代了，將來怎麼見先人哪？」

李慕嵐道：「老人家不要難過，古往今來，有哪一個朝代可以傳續永遠，有哪一族不會有所改變？這是人世間的一定更迭。」

老人道：「多謝恩公明教，多謝恩公指點。」

李慕嵐道：「老人家，貴族那位族長，帶著貴族人甚麼時候走的？」

老人道：「才走沒多久。」

李慕嵐道：「我來的算是時候，要是來晚些時日……」

老人悲聲道：「恩公所見到的，就是我父女的兩具屍體了。」

人已死，鐵鍊不會動，不會動就不會發出聲響，不會發出聲響，李慕嵐又怎麼會聽見聲響過來看？

李慕嵐道：「所以我說賢父女吉人天相，所以我說我跟賢父女有緣。」

老人悲聲道：「我父女倒不怕死，也死不足惜，只是我『鷹族』……」

他說不下去了。

李慕嵐道：「老人家忘了我剛才說的了？」

老人抬手抹淚，應了幾聲「是」，沒有再說甚麼。

年輕姑娘道：「恩公怎麼又到賀蘭來了？又是路過麼？」

李慕嵐道：「這回不是路過，這回是特意來拜訪賢父女。」

年輕姑娘道：「恩公這回是特意……」

老人道：「我父女怎麼敢當？恩公有事？」

李慕嵐道：「倒真是來跟賢父女打聽件事。」

老人道：「甚麼事？恩公請說？」

李慕嵐道：「貴族中是不是有位姑娘叫藍寶？」

「藍寶！」年輕姑娘睜大了眼。

李慕嵐道：「也許是化名。」

年輕姑娘道：「族長夫人有個貼身女侍叫藍寶，不知道恩公說的是不是她？」

李慕嵐道：「貴族族長夫人的貼身女侍？」

年輕姑娘道：「她原不叫藍寶，族長夫人嫌她的名字不好聽，因爲賀蘭產『藍寶』，她又是賀蘭『鷹族』女兒，所以族長夫人給她改名叫藍寶，族裡有好些日子沒有看見她了，直到今天早上才看見她，也看見了族長夫人。」

李慕嵐心頭一跳：「族裡好些日子沒有看見這個藍寶，直到今天早上才見她，也看見了族長夫人？」

年輕姑娘道：「是的。」

老人道：「我『鷹族』族長跟夫人，不跟族人住一起，住在這個山谷的更

深處一個山洞裡，族長夫人長年不到這邊來，族人也不許過去，所以族人很少見到族長夫人。」

李慕嵐道：「今天早上，貴族族人見到了族長夫人，還有那個藍寶！」

老人道：「是的，族人只是看見而已，族長夫人跟藍寶很快就回谷深處去了。」

李慕嵐道：「貴族族長這位夫人，長得甚麼模樣？」

老人道：「不知道，族人看見族長夫人的時候，族長夫人都蒙著紗巾，族裡沒人看見過族長夫人的面貌。」

倒是神秘！

「鷹族」人不是本就神秘麼？族長夫人自當更是神秘。

年輕姑娘道：「不過族裡人都說族長夫人很美，像天仙似的，族長夫人美，才配得上族長，族長是族裡長得最好的男人，真像鷹！」

鷹，恐怕是「賀蘭之鷹」這一族最好的形容詞，因爲這一族叫「鷹族」。

鷹，應該就是雄偉、英武、威猛、敏銳、無敵！

李慕嵐心神狂震：「這麼說，貴族族長帶著貴族人，應該是在貴族人看見

貴族族長夫人跟那個藍寶之後走的？」

老人道：「是的，恩公。」

年輕姑娘道：「恩公打聽藍寶……恩公怎麼會打聽藍寶？恩公怎麼會知道藍寶？」

她當然會問。

不止她，凡是「鷹族」人，應該都會問。

因爲「鷹族」人認爲，李慕嵐不可能知道藍寶。

照理說，確是如此！

李慕嵐沒有隱瞞，把北京「鷹王府」的事告訴了父女倆。

聽畢，年輕姑娘驚叫出聲：「『鷹王府』？鷹王福晉？這怎麼會？這怎麼會？」

李慕嵐道：「姑娘是說……」

年輕姑娘道：「族長夫人跟藍寶一直都在族裡，都在賀蘭深處這裡，怎麼會跑到京裡『鷹王府』當了福晉？」

老人也道：「恩公說的，恐怕是另有別人。」

李慕嵐道：「這位鷹王福晉長得也很美，她的婢女也叫藍寶，有這麼巧麼？更重要是是，這位鷹王福晉有一支貴族女子用的釵。」

年輕姑娘道：「恩公怎麼知道？那位鷹王福晉有的那支釵，是我『鷹族』女子用的？」

李慕嵐道：「三年前我在賀蘭遇見賢父女的時候，見姑娘用的正是那種釵。」

年輕姑娘道：「可是族長夫人跟藍寶，一直在族裡，從沒有離開過賀蘭。」

李慕嵐道：「姑娘怎麼知道？」

年輕姑娘道：「我是『鷹族』人，怎麼不知道？不只是我，『鷹族』人都知道，而且一向不跟外界來往，也不許族人出賀蘭一步。」

老人道：「恩公，確是如此。」

李慕嵐道：「老人家剛才說過，貴族人很少見到族長夫人，族長夫人很少走出谷深處，族人也不許到谷深處去。」

老人道：「是的。」

李慕嵐道：「那麼，族人怎麼知道族長夫人一直都在谷深處，從來沒有離

開過賀蘭？」

老人道：「恩公，族長知道，再說，先人遺命也不許我族與外界來往，族人離開賀蘭。」

李慕嵐道：「老人家，貴族族長是怎麼跟甘肅馬家來往的？要不是早有來往，怎麼能舉族遷往馬家？都已舉族遷往馬家，還說甚麼貴族人不許離開賀蘭？」

年輕姑娘道：「對呀！」

老人呆了一呆，一時沒說話，但旋即又道：「族長或許知道夫人帶著藍寶離開了賀蘭，一定不知道夫人上京裡做了鷹王爺的福晉。」

李慕嵐道：「老人家，有其一，就會有其二、有其三。貴族族長難道就不問問，他的夫人離開這麼久，到哪裡去了？幹甚麼去了？」

老人道：「可是，恩公，族長他又怎麼能容忍自己的夫人去……」

李慕嵐道：「老人家，那要看人，在某些人來說，爲了某種他認爲更要緊的大事，是有可能的，有些人可以弒父殺子，有些人不惜殘殺手足，古往今來，不是沒有！」

老人瞿然道：「恩公是說那個甚麼『日月教』謀叛造反，想奪江山？」

李慕嵐道：「是的，老人家。」

老人道：「這麼說，恩公是認為我族族長就是……」

李慕嵐道：「眼下我還不敢說，可是，雖不中，恐怕也不會相去太遠了。」

老人微搖頭：「『鷹族』才這麼多人，聽恩公說了之後，我怎麼想也想不出一個像能謀叛造反的人，恩公說，甘肅馬家是西北第一大戶，這個馬家倒有幾分像。」

李慕嵐道：「老人家，這不難知道，也很快就知道了。」

老人道：「這麼說，恩公這一趟來賀蘭，是為追鷹王爺那位福晉，跟那個藍寶來的？」

李慕嵐道：「是的。」

老人道：「要是鷹王爺那位福晉跟那個藍寶，就是我族族長夫人跟她的貼身侍婢藍寶，這就不難明白，族人為甚麼能見著許久不見的族長夫人跟她的侍婢藍寶了，也不難明白，族長為甚麼突然帶著全族人遷到甘肅馬家去了，一定是族長夫人知道，恩公會隨後找到賀蘭來。」

「鷹族」這位族長夫人高明，了不得，料事如神。

其實李慕嵐自己明白，他告訴過她，三年前他來過「賀蘭」，碰巧救過父女二人，哪知道她就知道，他知道「賀蘭」深處有個「鷹族」了，而且，她也發現把那支釵遺留在「鷹王府」了。

李慕嵐道：「老人家說得是。」

老人道：「這麼說，恩公還要趕到甘肅馬家去？」

李慕嵐道：「是的，老人家。」

老人道：「鷹王爺也會駕臨賀蘭？」

李慕嵐道：「是的，只是他未必找得到賢父女，也不會知道鷹族人已遷往甘肅馬家。」

老人老臉上現悲容：「不管怎麼說，謀叛造返，大罪不能免，那是滅族大禍，鷹族要絕了，是真完了，想不到傳了這麼多年，竟毀於如今?將來怎麼見先人，將來怎會見先人啊？」

李慕嵐道：「老人家，謀叛造反，也許只是貴族中的一二人……」

老人道：「可是，恩公，都跟族長去了甘肅馬家呀！」

李慕嵐道：「老人家，相信有的人是逼於無奈，鷹王英明。」

老人道：「但願如恩公所說了，蒼天保佑，蒼天保佑啊！」

李慕嵐道：「老人家，我還要趕到甘肅馬家去，要告辭了，賢父女可以隨我離開賀蘭。」

老人道：「謝謝恩公好意，我不打算離開賀蘭，我要謹遵先人遺命，老死賀蘭。」

李慕嵐道：「全族的人都已經走了……」

老人道：「恩公不用躭心，幾代以來，『鷹族』都是靠賀蘭吃喝活命，只要賀蘭在，我父女就能活下去。」

李慕嵐道：「老人家是不是該爲令嬡想想？」

年輕姑娘道：「謝謝恩公，我願意陪著我爹，永遠不離賀蘭。」

好女兒！也是真正的「賀蘭之鷹」女兒！

李慕嵐感動，雖然爲父女二人躭心，但也只有讓父女二人遂這個心願。

他道：「既如此，我不便再說甚麼，是不是容我助二位下去？」

這麼高，這麼陡峭的地方，當初既不是父女倆自己上來的，如今當然也

下不去。

老人道：「謝謝恩公，這要有勞恩公。」

老人知道，這就非靠李慕嵐幫忙不可。

李慕嵐先把老人揹下去，然後又揹下了年輕姑娘。

此時此地，不得已，也只有從權了。

年輕姑娘也知道，只是稍微有些不自在而已。

李慕嵐走了，飛身騰射而去，他沒讓父女倆送，也沒多看父女倆一眼，因爲父女倆的眼裡，已經都有了淚光。

他可不知道，他騰射不見，父女倆雙雙跪了下去，也都流了淚。

李慕嵐騰躍如飛，走原路出賀蘭，一路上，空中不斷傳來鵰鳴，聲聲清越，響徹長空。

賀蘭山甚麼飛禽走獸都有，當然少不了鵰、鷹一類的猛禽。

李慕嵐沒在意。

空中傳鵰鳴的時候，聽不見其他鳥鳴獸叫，八成，鵰出來獵食，其他飛禽走獸不敢叫，也不敢現踪跡了！

可是，鵰鳴聲一直在頭上。

也就是說，鵰一直在李慕嵐頭上盤旋。

難不成把李慕嵐當成了獵物？

多大的鵰？

再大的鵰也不能拿個七尺之軀的成人當獵物，也沒有那麼大的鵰。

李慕嵐沒有抬頭看，但是他明白了，他微微皺了眉。

空中的鵰，硬是一直在他頭上盤旋，但是不是拿他當獵物，而是發現了他，一直跟隨著他，監視他，那聲聲鵰鳴是在通報主人。

這隻鵰的主人聰明、高明。

跟新疆的「哈薩克人」一樣，「哈薩克人」是游牧民族，把成群的羊放上天山吃草，羊爬得太高，或者是有走失的，不好找，天山之上終年冰天雪地，也危險，所以「哈薩克人」家家養鷹，放鷹去找，鷹在高空目光銳利，哪一隻羊也逃不過，哪一隻羊也丟不了，鷹在空中一叫，主人就知道羊找到了，而空中鷹一叫，羊也不敢再高處停留，也就下山回家了。

李慕嵐知道，既已被鵰發現，就很難逃過那雙銳利的鵰眼了，好在他也

不想躲。

他下了賀蘭，那隻鵰也從空中落下。

眼前有十一人十一騎，那隻鵰就落在爲首那一男一女，左邊那個男的健壯的、包著皮革的手臂上。

爲首的一男一女，各一身勁裝，是鷹王玉麟跟格格玉琪，兄妹倆背後，是以小鬍子英奇爲首的九名護衛。

十一匹健騎，清一色的高頭駿馬，也一色黑，黑得發亮，也一根雜色都沒有。

格格玉琪鞍旁掛著劍，英奇等九名護衛鞍旁也掛著劍，只有鷹王鞍旁掛的是弓囊箭壺。

弓囊裡有弓，箭壺裡有箭，弓是巨弓，箭是特長的鵰翎。

李慕嵐一出現，鵰一落下，玉琪格格滿面驚喜，脫口歡呼：「真找到了，你這個辦法真好。」

鷹王含笑向李慕嵐：「閣下別見怪，我不得已，不這樣我沒本事在這賀蘭山裡找到閣下。」

李慕嵐一雙目光只盯在鷹王手臂上那隻鵰上，他也像沒聽見鷹王的話，道：「好一隻玉翎鵰！」

真的，鷹王手臂上架的那隻鵰，個頭兒不算大，但顧盼生威，看上去威猛異常，通體泛青，只有一雙翅膀色雪白。

鷹王也轉了話題：「閣下是位識家。」

李慕嵐道：「王爺這隻『玉翎鵰』，是遼東『海東青』裡的極品，百年難遇。」

「海東青」為遼東鵰之最，目光銳利，威猛矯健，個頭兒雖不大，但鐵喙鋼爪，力能撕裂虎豹，遼東一帶，連猛獸都怕牠，只聽見鳴聲後，便急忙逃避，「玉翎鵰」更是「海東青」裡的極品，百年難遇，其厲害可想而知。

鷹王笑了：「閣下真是位識家。」

李慕嵐道：「沒逃過特的兩眼，草民釋然了。」

鷹王道：「那是閣下不想躲我。」

他一揚手臂，那隻「玉翎鵰」振翅飛起，落在最後一名護衛手臂上，那名護衛是個健壯大漢，濃眉大眼，還一臉的絡腮鬍，跟半截鐵塔似的，膽小的

人看見會害怕。

鷹王又說了話：「說正事吧，賀蘭深處情形如何？」

李慕嵐道：「草民來遲了一步，『鷹族』由族長帶領，已經遷往他處了。」

鷹王道：「怎麼說？『鷹族』已經由族長帶領，遷往他處了？」

李慕嵐道：「正是！」

鷹王道：「閣下可知道，『鷹族』遷往何處了？」

李慕嵐道：「草民知道，『鷹族』族長帶著族人遷往甘肅馬家去了。」

他沒有隱瞞。

鷹王道：「甘肅馬家？」

玉琪叫道：「武林三大家之一。」

鷹王道：「怎麼賀蘭深處這個『鷹族』，會跟甘肅馬家有關連？」

玉琪又叫：「難道這個『鷹族』真……」

李慕嵐道：「以草民看，都跟『日月教』脫不了關聯，恐怕『鷹族』的族長牽涉得更深。」

鷹王道：「『鷹族』的族長？」

玉琪道：「這就對了，要不怎麼李大哥來遲了一步，『鷹族』躲往了甘肅馬家？必是她跟藍寶先回來了，知道李大哥會找來，所以先躲了。」

鷹王道：「是麼？閣下？」

李慕嵐承認：「是的，王爺。」

鷹王道：「這麼說，她真是……」

住口不言，沒說出來。

誰都知道他要說的是甚麼。

李慕嵐又承認了：「是的，王爺。」

只是沒有多說。

多說了恐怕鷹王受不了。

李慕嵐自己都有點受不了。

玉琪卻道：「李大哥說來遲了一步，『鷹族』的人都走了？」

李慕嵐道：「是的。」

玉琪道：「這麼說，李大哥也沒能找到她。」

李慕嵐道：「是的。」

玉琪道：「既然『鷹族』的人都走了，李大哥是聽誰說『鷹族』族長帶著族人遷往甘肅馬家去了？」

李慕嵐道：「草民是聽三年前草民救過的『鷹族』父女說的。」

玉琪道：「李大哥不是說『鷹族』的人都走了麼？」

鷹王也有詫異色，只是沒說話。

李慕嵐說了。

聽畢，鷹王道：「這父女倆讓人敬佩。」

玉琪卻道：「不對呀？李大哥。」

李慕嵐道：「格格是說……」

玉琪道：「咱們原推測是她想到李大哥一定會隨後找來，『鷹族』才躲往甘肅馬家去的，是不？」

李慕嵐道：「是的。」

玉琪道：「按理說，也應該是這樣，是不？」

李慕嵐道：「是的。」

玉琪道：「她想到李大哥會隨後找來，也應該想到李大哥一來，一定會發

現那父女倆，也一定會救那父女倆，她怎麼會留下這兩個活口，洩露她『鷹族』的行踪？」

還是格格細心。

鷹王道：「這倒是！」

李慕嵐爲之一怔！道：「或許她疏忽了。」

鷹王道：「千慮有一失，百密有一疏，不無可能。」

玉琪道：「這可是誰都想得到的。」

顯然，她不這麼想。

李慕嵐道：「或許她不怕人知道她『鷹族』的行踪。」

鷹王道：「不怕人知道她『鷹族』的行踪？甘肅馬家是龍潭虎穴，有銅牆鐵壁？」

玉琪道：「會不會她就是要咱們找去？」

鷹王道：「那甘肅馬家更是個陷阱。」

李慕嵐道：「草民救過那父女倆，那父女倆不會……」

玉琪道：「李大哥誤會了，我是說她藉那父女倆之口傳話。」

李慕嵐又爲之一怔！

鷹王也一怔！道：「不無可能，不無可能。」

玉琪道：「不然她怎麼也不可能留這兩個活口，來洩露她『鷹族』的行踪。」

是這個理！

鷹王濃眉揚起：「她也太狠了。」

玉琪道：「正應了那句話：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刺，二者不爲毒，最毒婦人心。」

只有李慕嵐沒有說話，可是他心裡也不好受，他本不認爲她會這麼狠，奈何玉琪格格說得是理，令人推不翻，駁不倒。

相處過一段時日，他自認是兩心相許，兩情相悅，雖然她變心改投鷹王，兩人之間絕不可能有仇恨，如今知道了，她或許不是變心，而是因爲另有目的，那麼兩人之間就更不可能有仇恨，何至於費這個心思引他入陷阱？引他入陷阱的目的，當然是爲置他於死地，難道爲了奪取天下的目的，人心就會變冷、變狠，就這麼不擇手段？認爲他是她「日月教」奪取天下的大障礙，非除去不可？

她也跟鷹王相處過一段時日，而且成爲了鷹王的福晉，關係比跟他李慕

嵐更深一層，彼此間更不可能有仇恨，難道也為了奪取天下這個目的，也要置鷹王於死地？

是甚麼樣的陷阱，能對付李慕嵐跟鷹王？她不會不知道這兩位的能耐，一位武林高手中的高手，功智兩稱高絕，雖然名不見經傳，但絕對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一位則是當今朝廷的柱石虎將，稱「威武神勇」的鷹王，宦海與江湖的兩位頂尖人物。

但是，要是沒有把握，她不會設這個陷阱。

難道真為了奪取天下的目的，就能甚麼都不顧？

李慕嵐不是不知道，古往今來，歷朝歷代，有不少明證。

親如父子手足都能相殘，遑論其他?!

鷹王濃眉高揚，虎目放光：「大小陣仗我見多了，我倒要看看甘肅馬家究竟是甚麼樣的龍潭虎穴？甚麼樣的陷阱。」

李慕嵐吸一口氣，平靜了一下自己，說了話：「王爺，這個陷阱不是千軍萬馬陣仗，而是武林陣仗、江湖陣仗。」

鷹王道：「怎麼樣？」

恐怕不是沒聽懂，而是不怎麼愛聽。

李慕嵐卻還是直說了：「還請王爺小心。」

鷹王淡然一笑：「閣下……」

「王爺！」李慕嵐截了口：「千軍萬馬，明槍好躲，武林陣仗，暗箭難防。」

他一臉肅穆。

鷹王凝目片刻，威態漸斂，臉色也轉趨肅穆，說了話：「謝謝閣下。」

李慕嵐一欠身：「容草民仍為馬前先鋒。」

話落騰起，飛射不見。

鷹王目送，虎目中又現奇光。

玉琪也望著，道：「看見了麼？他就是這樣對我。」

鷹王收回目光，道：「可不就是這樣麼？」

玉琪叫出了聲：「可不就是這樣兒？你是幫他，還是幫我？我是你妹妹！」

鷹王道：「妳說他有甚麼不對？」

玉琪道：「他總對我冷冰冰的，只這一樣就夠了。」

鷹王道：「事情讓他甚麼樣的感受，甚麼樣的心情，他隱名埋姓，自號斷

腸人，落拓流浪，妳還指望他怎麼樣？」

玉琪道：「又不是我害他的。」

鷹王臉上閃過抽搐：「妹妹，妳要講理。」

玉琪知道說錯話，傷了兄長：「我可不是說你。」

鷹王道：「人總是人，人心總是肉做的，有些事是忘不了的。」

玉琪道：「她對他怎麼樣？她可不是人，她的心可不是肉做的。」

鷹王道：「她是她，他是他。」

玉琪道：「照你這麼說，我還有甚麼指望？我原就說我沒指望。」

鷹王道：「又來了。」

玉琪道：「你說的。」

鷹王道：「我說的是一時半會兒，這種事不能急。」

玉琪道：「我不急，可是總得讓我有點指望。」

鷹王道：「絕對有，等這趟去過甘肅馬家之後，妳再看，他一定寒心，一旦寒了心，以往的那一段，也就從他心裡袪除乾淨了。」

玉琪道：「是麼？」

「我擔保！」鷹王道：「妳想想看是不是？」

玉琪想了一下，還待再說。

鷹王道：「快走吧，不然咱們又遲他一大截了。」

抖韁跨馬，健騎長嘶馳去。

「你等等！」玉琪縱騎追去。

英奇等九名護衛急急縱騎跟去。

玉翎鵰振翅高飛，長鳴聲中，瞬間化爲一個白點！

※　※　※

這一帶，荒涼！

放眼望去，只見黃土，不見半點綠意。

也就是說，沒有樹木，就連一根草也沒有。

偶爾風過，黃塵飛揚，一陣，遮天蔽日，嚇人，地都裂了，可以想見，有多乾！

真是乾，這一帶少雨，好不容易盼到一場雨，落在地上，轉眼就被吸乾了，跟沒下一樣，能不乾麼？

就因為天乾地乾，所以寸草不生。

就因為天乾地乾，所以人也為之口乾舌燥，喉嚨裡像要著火。

還好，看見茶棚了，茶棚當然是賣茶的所在。

這是哪個聰明人想出來的好主意？在這裡賣茶，不怕沒生意，生意還一定好！

是麼？這個人聰明麼？天知道有多少人會走這條路，天知道有多少人會上這一帶來。

大半天了，這條路上只來了一個人，這一帶就只見他一個人。

茶棚裡當然有賣茶的，可是賣茶的在茶棚裡，看不見人。

所以說，老半天只看見一個人走這條路，只看見一個人到這一帶來。

這個人，是李慕嵐。

李慕嵐可不是要進茶棚，他不覺得熱，也不覺得乾，他只是要從茶棚前過，因為路從茶棚前過，茶棚就開在路旁。

可是，有件事卻讓李慕嵐進了茶棚，這件事是這麼回事，有人叫他。

「李爺！」

知道他的人不多，叫聲很熟，這是誰？此時此地。

李慕嵐停步看，他看見了。

茶棚裡三個人，都站著，一個靠裡頭，看裝束打扮，是賣茶的，兩個站在一張桌旁，竟會是江恒跟董平。

這兩隻耗子！

不由得李慕嵐為之一怔：「兩位?!」

江恒、董平滿臉笑，江恒道：「真等著李爺了，老天爺可憐我倆。」

兩人都是風塵僕僕，一身黃。

李慕嵐進了茶棚，賣茶的過來招呼：「客人喝茶。」

李慕嵐道：「我不要。」

董平道：「您趕了這麼遠的路，歇會兒喝碗茶，耽誤不了您第一大戶的正事兒。」

「第一大戶」這倆怎麼知道？

李慕嵐坐下了，江恒、董平也坐了，賣茶的給李慕嵐端來了一碗茶，等賣茶的走開了，李慕嵐才道：「兩位怎麼知道第一大戶的事？」

董平道：「李爺，說來話長。」

江恒道：「該從我二人怎麼上這兒來的說起。」

李慕嵐道：「請說，我還真想知道。」

江恒道：「在京裡，您不是讓我二人在客棧等，您跟鷹王爺，還有格格去了『鷹王府』麼？」

李慕嵐道：「不錯。」

董平道：「等了半天，天都亮了，不見您回客棧，我二人不放心，我就去看看，哪知剛到『正陽門』，正碰上鷹王爺跟格格帶著人出城，十幾騎一陣風似的不見了，可就沒見您，我覺得不對，一打聽，才知道鷹王爺跟格格是要趕往賀蘭，好好兒的，這兄妹倆跑大老遠的賀蘭幹甚麼去？您呢？您那兒去了？」

江恒接道：「董耗子真行，他找上了京裡的朋友，沒一會兒工夫，就從『鷹王府』打聽出來鷹王爺跟格格上賀蘭幹甚麼去了，也打聽出來您已經先走了。」

李慕嵐道：「我急著趕路，沒工夫折回客棧知會二位，路遠，這一趟也凶險，我也不想讓二位來。」

江恒道：「您是好意，可是這麼熱鬧的大事，我二人能不往前湊麼？錯過

了，這一輩子都引以為憾。」

董平接著說：「我急忙折回客棧，告訴了江耗子，兩人一商量，也急急趕了路，原在京裡見鷹王爺跟格格出『正陽門』的時候，一名半截鐵塔似的護衛，胳膊上還架著鷹，鷹王爺也帶的是弓箭，行圍打獵似的，等快到賀蘭的時候，我二人才琢磨出，帶鷹是為了找您，心想您一定是得深入賀蘭，連鷹王爺都得靠鷹找您，我二人又怎麼找您……」

江恒接著說：「我二人正相對傻眼，老天爺可是真可憐我倆，正碰上一大隊人往賀蘭方向浩浩蕩蕩過來，那一大隊人還真不少，男女都有，年紀都不大，最大的也不過中年，這些人穿著打扮跟咱們不一樣，從哪而來？上哪而去？幸虧說的話跟咱們一樣，有個年輕女的抱怨，說咱們『鷹族』多少代在賀蘭住得好好兒的，如今怎麼要去投奔甘肅馬家？另一個年輕男的跟她說，族長說了，京裡派人要來剿滅咱們，所以得躲，不走難道等死？正說著，有個中年人過來，給了那一男一女兩鞭子，不許那一男一女再說了……」

董平接著說：「我二人一琢磨，料想八成兒您跟鷹王爺都是來賀蘭找這個甚麼『鷹族』的？這些人得了消息先躲了，我二人一商量，決定不去賀蘭了，

在後頭遠遠的跟著這些人上甘肅馬家去，先去看個究竟，這樣，您知道這些人躲哪兒去了，追過來，我二人在這兒等著您，可以先告訴您馬家那邊的情形，您不知道這些躲哪兒去了，出賀蘭找尋，我二人等著您，也能給您送個信兒，李爺，我二人就是這麼來的，就是這麼在這兒等您的。」

李慕嵐爲之感動，道：「原來如此，真難爲兩位了，謝謝。」

江恒道：「您這是不拿我二人當自己人，我二人一個從南，一個從北，跟您來是來幹甚麼的？」

李慕嵐道：「不管怎麼說，兩位這份隆情高誼我領受了，也記住了。」

「隆情高誼？」江恒道：「您這是罵我倆。」

董平道：「可不，李爺，您聽不聽馬家那邊的情形？」

李慕嵐笑了，道：「請說。」

董平咧嘴一笑：「真要說，其實也沒甚麼，那些人都進了馬家，天爺，馬家不愧是西北第一大戶，可真大，江南楚家，直隸金家簡直不能比，差多了，沒見著馬家人，那一帶的人都像是馬家人，都衛護馬家，生人近不了，一近就有人知道，也不能近，一近瞧那些人的模樣兒，像是要吃人。」

江恒道：「就這樣兒了，李爺。」

李慕嵐道：「我也把事情告訴兩位，讓兩位知道一下。」

他說了，從他自己到京裡「鷹王府」，又從「鷹王府」到賀蘭山，只沒提玉琪格格要代兄長還情債的事，其他的都說了，沒有隱瞞。

聽畢，江恒先叫：「原來您是爲這……」

住口不言，話只說了一半。

董平道：「她又投了鷹王爺，如今更知道她是『日月教』的人，還是『鷹族』族長夫人，怎麼有這麼個女人，她原是甚麼來路？」

李慕嵐道：「不知道，原以爲她也是武林中人，她沒說，我也沒問。」

江恒道：「李爺，照這麼看，她改投鷹王是另有目的，恐怕不是變心。」

董平道：「江耗子，你這麼多年飯是白吃了，怎麼這麼想，怎麼說這種話？她既是『日月教』人，又是『鷹族』族長夫人，她對誰就都是有目的，就都是假的。」

是這個理。

江恒點了點頭，沒說話。

李慕嵐自嘲一笑：「可笑鷹王跟我，可笑！」

可不，宦海，江湖，兩個頂尖人物，都讓她耍了，儘管她陰謀未能得逞，這兩位，到底還是讓她耍了，還差一點起了衝突。

是此女厲害？

還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董平道：「幸虧您找上了『鷹王府』，不然鷹王恐怕……」

李慕嵐道：「應該說多虧了古風。」

董平道：「那還是多虧了您，誰制得了那個老邪魔？」

江恒又點了頭：「還真是！」

董平道：「李爺，如今知道『日月教』的窩在哪兒，教主是何許人了麼？」

李慕嵐道：「還不知道。」

江恒道：「別就是那個甚麼『鷹族』的族長吧？」

董平道：「我看那個女人才像。」

「不對。」江恒又搖了頭：「不管是那個族長也好，那個女人也好，憑那些人組成的『日月教』，又是憑甚麼支使這些黑道邪魔的？」

董平望李慕嵐。

這是想聽李慕嵐怎麼說？

李慕嵐說了：「眼下還不知道，這倒真值得探究，好在就快知道了，也不難知道。」

董平道：「可不，都到了這地步了，也該現形了。」

江恒道：「李爺，要說甚麼陷阱，照這情形看來，這甘肅馬家，還真不能輕看。」

董平道：「江耗子，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這是李爺跟鷹王，就憑他甘肅馬家？」

李慕嵐道：「江兄說得是，要是沒有把握，她不會設這個陷阱。」

江恒道：「我就是這意思。」

董平想了一下之後，道：「李爺，您看這甘肅馬家，是個陷阱麼？」

李慕嵐道：「董兄是說……」

董平道：「格格說，那女人是借那父女倆之口傳話，難道我跟江耗子聽見的甘肅馬家，也是借口傳話，故意洩露行踪？」

李慕嵐為之一怔！沒說話。

江恒道：「怎麼不會？咱倆這種穿著打扮，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人，江湖上傳話有多快？多些人說，不更能讓人當真麼？」

董平也為之一怔：「真要是這樣，那個女人就太可怕了。」

江恒道：「誰說不是？你往古往今來看一看，哪個朝代沒有幾個厲害女人？男人不能比，差多了。」

李慕嵐說了話：「不管怎麼說，兩位親眼看見『鷹族』的人進入了馬家，這一趟馬家，勢必得去，小心就是了。」

江恒道：「也只有這樣了。」

董平道：「李爺，那一帶的人都衛護馬家，外人沒法兒近，這是個麻煩。」

李慕嵐道：「那倒不至於進不了馬家。」

董平道：「難不倒咱們，我是說鷹王爺跟格格，堂堂的『威武神勇』鷹王，總不能像咱們來個黑夜翻牆，穿房越脊。」

這倒是。

李慕嵐道：「鷹王一定有他的辦法。」

江恒道：「董耗子，不勞你操心，甘肅馬家要是真是個陷阱，他巴不得這些人進去。」

也是這個理。

董平道：「李爺，咱們天黑進去，跟鷹王爺、格格，來個裡應外合也不錯。」

李慕嵐道：「到時候再看吧，這裡離馬家還有多遠？」

董平道：「以咱們的腳程來說，不遠了。」

李慕嵐道：「時候差不多了，該走了。」

於是，三個人站起身，江恒付了茶資，走了。

賣茶的挺周到的，會做生意，送客送到了茶棚外，還滿臉堆笑，不住的躬身哈腰，而且目送三位客人，一直到看不見。

好在三人走得快，轉眼工夫就沒了影兒，賣茶的在茶棚外站沒多久。

許是這一帶做生意不容易，有客人就是難得的稀客，有了這回，雖然未必能指望下回，但，去的時候從這裡過，總能指望回來的時候還從這兒過。

這一帶，水雖然珍貴，但一碗又能賣多少錢？蠅頭小利，不容易！

可是，是這樣麼？

三位客人走得看不見了，賣茶的轉身進了茶棚，可是轉眼工夫之後他又出來了，兩隻手抓著一隻鴿子，就是放。

從後頭伸來一隻手，抓住了他的手，又伸來另一隻手，奪走了那隻鴿子。

抓手的是江恒，奪鴿子的是董平，李慕嵐看著。

賣茶的嚇白了臉。

江恒道：「李爺真是料事如神。」

李慕嵐道：「是兩位提醒了我，這一帶的人都衛護馬家，這裡離馬家不遠，咱們剛才又一直談論馬家。」

賣茶的結結巴巴的道：「三位不是走了麼？」

董平道：「走是走了，可是又折了回來，走的時候讓你知道，折回來的時候沒讓你知道。」

挺會逗的。

江恒道：「你是馬家人吧？」

賣茶的道：「不，不……」

江恒道：「不要給自己找苦吃，找罪受。」

同時手上用了力。

賣茶的禁受不住，齜牙咧嘴，忙改口：「是，是！」

江恒道：「這還差不多。」

手上微鬆。

賣茶的馬上就牙不齜、嘴也不咧了。

李慕嵐道：「賀蘭『鷹族』跟你甘肅馬家，從甚麼時候有來往的？是甚麼關係？」

賣茶的道：「我不知道。」

江恒眼一瞪：「又來了是怎麼？」

手上又要用力。

李慕嵐抬手攔住。

賣茶的道：「我真不知道。」

這種角色，可能真不知道。

李慕嵐道：「賀蘭『鷹族』舉族來了馬家，這你知道了？」

賣茶的道：「知道，還是剛才聽三位說的。」

敢情原本也不知道。

李慕嵐道：「賀蘭『鷹族』不過剛到，打算舉族遷到馬家來，也是才決定的，這座茶棚不是新搭的，應該不是爲防我等這些人。」

賣茶的道：「茶棚早就有了，只要見有外地人，就得飛鴿往回報。」

江恒道：「好在往這一帶來的外地人不多，不然你這茶棚裡得藏多少信鴿!?」

他也挺能逗。

董平道：「李爺，看來甘肅馬家早有這個心了。」

江恒道：「只不知道他馬家是主謀，還是早就受『日月教』掌控了？」

董平道：「朋友，你說呢？」

賣茶的道：「我不知道，也不知道甚麼『日月教』？」

江恒道：「賤骨頭不是？還找苦吃，找罪受？」

賣茶的忙叫：「我真的不知道。」

李慕嵐又抬手攔住江恒手上用力，道：「你總知道，放信鴿回去，傳送的是甚麼？」

賣茶的沒說話。

董平從鴿子腳環取下了小紙捲，打開，是張小紙條，上頭只寫了四個小字，寫得是：「三人，一李。」

他遞給了李慕嵐。

李慕嵐接過一看，道：「這是說，人來了三個，一個姓李。」

江恒道：「他聽見我倆叫您李爺了。」

李慕嵐道：「夠了，那位『鷹族』族長夫人已經到了，一看就知道誰來了。」

董平道：「可惜她看不到了。」

江恒道：「不，讓她看到，讓她看點別的。」

董平兩眼一亮：「好主意，江耗子，還是你行。」

江恒道：「我這就給她寫點別的去，李爺，您看咱們給她寫點甚麼好？」

李慕嵐道：「不寫別的，原封不動，讓鴿子帶回馬家。」

江恒一怔：「您怎麼說？」

這是一時沒懂。

董平道：「江耗子，這你怎麼不懂？李爺何許人？能玩兒這個？」

「對！」江恒一巴掌拍上腦門兒，「叭」地一聲！還真響，真脆：「我糊塗！李爺能像咱們？我糊塗，實在糊塗！」

李慕嵐道：「那倒不是，我是說，沒有這個必要。」

江恒道：「咱們就原封不動，咱們就原封不動，李爺，您把紙條兒給我。」

他跟李慕嵐要過了那張小紙條兒，又捻成了小紙捲兒，塞回了鴿子的腳環。

董平道：「李爺，放了？」

李慕嵐道：「放！」

董平揚手放了鴿子，鴿子振翅高飛，轉眼間成了一點，又一轉眼就看不見了。

就在這時，空中傳來鵰鳴。

李慕嵐道：「這就是兩位看見的那隻玉翎鵰，又找到我了。」

董平道：「恐怕那隻鴿子到不了馬家了。」

江恒道：「哎喲，對！」

李慕嵐道：「不會，訓練有素的鷹、鵰，沒有主人的指示，不會隨便獵殺。」

江恒道：「是麼？」

李慕嵐道：「兩位請看，鴿子已經飛走了，玉翎鵰還在咱們頭上盤旋。」

董平、江恒忙抬頭看，真的，碧空裡，玉翎鵰正在盤旋。

江恒道：「真的。」

李慕嵐道：「牠若是要獵殺，那隻鴿子絕飛不走。」

董平、江恒收回目光，董平道：「真神奇，以前常聽說有人架鷹驅狗，行圍打獵，見有飛禽從草叢飛起，這才放鷹縱狗，可沒聽說鷹已放起，在空中還這麼聽話的。」

李慕嵐道：「那得有靈性的好鷹，也得訓練，訓練有素的鷹，會聽主人的哨音。」

董平道：「謝謝您，今天又長了見識了。」

江恒道：「李爺，這個怎麼辦？」

這是指賣茶的。

話這才又回到了正題。

李慕嵐道：「放了他，是走，還是仍在這裡賣茶，隨他。」

江恒一怔：「您怎麼說……」

董平道：「江耗子，你怎麼又糊塗了？能把鴿子放走，字條兒原封不動，爲甚麼不能放了他，任他逃命，還留在這兒繼續賣他的茶？」

「對！」江恒笑了，又一巴掌拍上腦門兒，又是真響，真脆的一聲，然後，他向賣茶的擺擺手，道：「聽見了麼？隨你了。」

賣茶的當然聽見了，如逢大赦，連聲謝都來不及說，拔腿跑了，跟那隻鴿子差不多快，可是老半天才沒了影兒。

江恒道：「李爺，咱們……」

這是問李慕嵐，接下來怎麼辦？

李慕嵐道：「可以走了！」

三人走了。

那隻玉翎鵰在高空跟著，就是不離三人頭頂。

董平沒說錯，以三人的腳程來說，馬家這西北第一大戶是不遠，要是以李慕嵐的腳程，那是更不遠。

約摸頓飯工夫，到了一處，江恒、董平異口同聲：「李爺，到了！」

三人停了步，停步處有挺長的一條土崗，說土崗不如說沙丘，因爲它沙多土少。

沙丘橫在眼前，甚麼也看不見。

江恒、董平異口同聲又道：「沙丘的那一邊就是了。」

原來如此。

李慕嵐往沙丘上走，江恒、董平跟在兩旁。

快到沙丘頂上的時候，李慕嵐看見了，沙丘的那一邊不到一里處，有一片綠洲，相當大一片。

綠洲，終於看見綠了，不然怎麼叫綠洲？有樹，樹還不少，高高低低的，也有草地，一片一片的，也有水，那是個水塘，只有一個，雖然只有一個，可是水不少，在這一帶能有這麼個水塘，知足吧，已經是上蒼的恩賜，可以說是得天獨厚了。

綠洲該有水，也就因爲有水，所以才有綠洲。

也就因爲有水，有綠洲，所以才有人，有牲口，人還不少，牲口更多，牛、羊、駱駝，一群一群的。

這綠洲簡直就是個市鎮！

可不，真是市鎮，那一間間的房舍，就是一戶戶的民宅，分散的座落著。

那一間間的房舍，有的是住家，有的是生意買賣，也有擺攤子的，行人來往，挺熱鬧。

就在那些分散座落的房舍、樹、草地、水塘之間，座落著一座城堡，真是城堡，高高的一圈黃土牆，挺大的一圈，高高的城堡樓，大大的門，不是城堡是甚麼？

黃土牆是夯土牆，堅硬，結實，不遜磚或石塊。

城樓遠近共有四座，看得見人，個個白衣，不但是城堡，還是座禁衛、戒備兩森嚴的城堡。

董平說了話：「李爺，那就是馬家。」

江恒還怕李慕嵐不知道董平何指，道：「李爺，那城堡。」

李慕嵐也說了話：「我知道，甘肅馬家又叫『黃金堡』。」

江恒道：「黃金堡？」

董平瞪大了眼：「可不，看那一圈高牆，黃澄澄的！」

其實，何止那一圈高牆，連遠近四座城樓，漆得都是黃色！

江恒也瞪大了眼：「真是，先前沒留意，李爺，『日月教』別就是馬家。」

李慕嵐道：「江兄是說這一色黃？」

江恒道：「黃色是皇上用的，這不是想謀叛造反麼？」

董平道：「江耗子，你還是真行，有點兒意思。」

江恒道：「何止有點意思？意思大啦，這本地的官府怎麼就沒動靜？」

董平道：「許是他藉著這圈黃土牆取了巧，是不是？李爺？」

李慕嵐道：「是不是，很快就知道了。」

江恒道：「對，只要咱們進去攪他個天翻地覆之後，還怕不知道？」

董平似乎不這麼想：「李爺，您瞧見了，是不是那兩家差多了？是不是不容易近？」

李慕嵐道：「直隸金家、江南楚家是比不上，不過，要近還是能近，也非得近不可。」

江恒道：「那麼，咱們……」

李慕嵐道：「鷹王跟格格也快到了，兩位留在這裡等。」

江恒道：「那您……」

李慕嵐道：「我這就進去。」

江恒忙道：「您這就進去？不等天黑？」

董平道：「江耗子，又來了，李爺一個人等甚麼天黑？」

江恒一怔：「我今天這是怎麼了？以往挺機靈的。」

董平道：「只是，李爺，等著了鷹王跟格格之後呢？」

李慕嵐道：「不管鷹王怎麼樣，還請兩位留在外面。」

江恒道：「李爺，我這糊塗人又要說話了，我知道您是好意，可是我倆這麼老遠跟您來了，不能白來這一趟，您總得給我倆派點用場。」

董平道：「李爺，我也要說，您總讓這兩隻耗子，將來對子孫有點能誇傲的事兒，也讓這兩隻耗子露露臉，給祖宗爭點兒光彩。」

李慕嵐笑了：「兩位，我還有後話。」

江恒、董平異口同聲：「那您請快說。」

李慕嵐道：「今日之勢，『日月教』必得滅除，『鷹族』跟馬家必得認罪伏法，但是，馬家既早有反心，『鷹族』既遠來投靠，必會預留退路，馬家處在

這種地方，所留的退路，不外地道，而地道的出口，一定在堡外不近不遠處，我要請兩位找到那些地道出口，一一毀壞封死，以斷馬家退路。」

董平笑了：「李爺，您找對人了。」

江恒也笑：「真是，您放心，包在我倆身上，這是耗子本行。」

高空忽然又傳鵰鳴。

李慕嵐道：「鷹王到了，我要進去了。」

董平忙道：「李爺，還是要請您小心。」

李慕嵐道：「謝謝，我知道，兩位也請小心。」

話落，人已經不見了。

一陣微風，沙丘頂上的沙往下滑動，不過很快就停住了。

江恒道：「董耗子，我看咱倆別等鷹王爺跟格格了，也動起來吧。」

董平道：「合適麼？李爺不是讓咱倆等鷹王爺跟格格到麼？」

江恒道：「死心眼兒不是？李爺讓咱們等鷹王爺跟格格到，空中已傳鵰鳴，鷹王爺跟格格這不是已經到了麼？」

董平道：「不錯，剛還怪你糊塗呢，如今該我了，走！」

一聲「走」，二人真像兩隻耗子，一溜煙就沒了影兒。

二人站立處的沙，可滑落了一大片，半天才停住。

※　※　※

誰也沒看見，誰也沒覺察有人進了馬家。

這個「誰」，包括了馬家牆外的住民，馬家牆內的馬家人。

可是，李慕嵐在馬家現了身。

李慕嵐在馬家現身的地方，是在馬家城堡正中央一座宏偉、高大建築的頂上，那光滑的琉璃瓦上。

連屋瓦都用琉璃瓦，馬家的氣派就可想而知了。

李慕嵐一現身，立即揚聲發話：「不速之客求見馬家主人，煩請哪位代爲通報。」

話聲不算大，但聲聲清晰，傳出老遠，恐怕相當大範圍內的馬家人都聽得見。

不錯，聽見了，循聲找尋，也看見了，立即掠上來兩個，那是兩名年輕佩劍白衣人。

兩個人掠上來似乎都沒站穩，身軀都爲之晃了一晃。

琉璃瓦太滑了！

站穩之後，兩名年輕白衣人都一臉驚怒，應該是爲有人敢如此這般侵入馬家，尤其是在大白天，也是爲沒能站穩，差點滑倒摔下去。

左邊那名先喝問：「你是甚麼人？」

李慕嵐道：「我剛說過，不速之客。」

右邊那名也說了話：「好大的膽子，竟敢在大白天如此這般侵入馬家……」

果然是。

李慕嵐道：「剛才我也說過了，求見馬家主人，煩請哪位代爲通報。」

左邊那名冷怒叱道：「憑你也配見我家主人？求見主人也不是這麼求見的，還不束手就縛，隨我二人下去！」

話落，二人齊拔劍，這一動，立足不穩，身軀又晃，晃了兩三晃之後才站穩。

李慕嵐道：「兩位請小心。」

夠丟人的，多沒面子。

兩名年輕白衣人臉上變了色。

就在這時候，又掠上來兩個，也是一身白衣，各佩長劍，只是，這兩個是中年人，也未見這兩個身軀晃動站不穩，一上來，左邊那名冷然發話：「下去！」

這是對兩名年輕白衣人說話。

這應該是及時幫了兩名年輕白衣人的忙。

兩名年輕白衣人一臉羞愧，欠身恭應，轉身掠了下去。

兩名中年白衣人沒再說話，錚然聲中，長劍出鞘，振腕出劍，一左一右捲向李慕嵐。

寒光閃動中，兩把長劍似兩條靈蛇，疾快如風。

兩名中年白衣人劍術頗見造詣。

李慕嵐道：「這就是甘肅馬家的待客之道？」

他微退一步。

兩把長劍同時落空。

左邊中年白衣人冰冷道：「你也配稱客！」

兩人同時欺進一步，再次出劍，跟頭一劍一樣的疾快凌厲。

李慕嵐雙肩微揚：「不過是大白天進入馬家，竟然見面就動兵刃，而且出招足以致命，馬家的做風可想而知了，我不爲己甚，下去通報主人！」

他沒再退躲，話落抬手一揮。

錚然兩聲，兩把長劍盪起，帶得兩名中年白衣人立足不穩，翻身落了下去。

兩名中年白衣人剛落下去，人影連閃，又有人掠上來，仍是中年白衣人，只不過這回是四名，而且長劍已經都出了鞘，一掠上來就出劍，四把長劍構成劍幕，立即罩向李慕嵐。

李慕嵐道：「這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他迎向劍幕，進入劍幕。

剎時，只見劍幕不見人。

也就在這時候，錚然連聲，寒光數點，激射飛起，緊接著，劍幕不見，看見了李慕嵐，也看見了四名中年白衣人。

李慕嵐垂手站立，神色泰然，四名中年白衣人則各一臉驚容，雖然手裡

仍各握著劍，都已經都成了斷劍，而且都是攔腰而斷，長短都一樣。

四名中年白衣人驚住了，沒動，也沒說話。

人影疾閃，四名中年白衣人旁多了一人，那是個枯瘦白衣老者，細眉、圓眼、稀疏疏的山羊鬍，一臉陰冷。

四名中年白衣人如大夢初醒，急躬身，齊聲叫：「馮老！」

枯瘦白衣老者面無表情：「不下去還等甚麼？」

四名中年白衣人又一躬身，急急掠了下去，各拿著斷劍走的，不能把斷劍扔在屋頂。

枯瘦白衣老者一雙圓眼奇光閃動，緊盯李慕嵐：「你究竟是甚麼人？」

李慕嵐道：「我說了不只一回了，不速之客。」

枯瘦白衣老者道：「不速之客也該有個姓名。」

李慕嵐道：「說了你也未必知道，李慕嵐。」

枯瘦白衣老者道：「老夫還是真不知道，你不該是老夫不知道之人。」

這是指李慕嵐的武功。

李慕嵐道：「奈何我真叫李慕嵐。」

枯瘦白衣老者還待再說。

李慕嵐道：「我認爲這並不重要，是麼？」

枯瘦白衣老者道：「老夫同意，你姓甚麼，叫甚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來意。」

李慕嵐道：「我的來意也說了不只一回了。」

枯瘦白衣老者道：「你求見馬家主人，總是有事。」

李慕嵐道：「那是當然。」

枯瘦白衣老者道：「甚麼事？」

李慕嵐道：「你不是馬家主人。」

枯瘦白衣老者道：「跟老夫說也是一樣。」

李慕嵐道：「你做得了主？」

枯瘦白衣老者道：「你且說說看。」

李慕嵐道：「交出賀蘭山來的『鷹族』，告訴我誰是『日月教』的教主？」

枯瘦白衣老者道：「賀蘭山來的『鷹族』？『日月教』教主？你說的都是些甚麼……」

李慕嵐道：「事已至今了，馬家人不該這麼小家子氣。」

枯瘦白衣老者冷怒：「你敢說馬家人小家小氣？」

李慕嵐道：「那就是你做不了主。」

枯瘦白衣老者更冷怒：「你……」

李慕嵐道：「是你自己下去代我通報？還是等我趕你下去？」

枯瘦白衣老者暴怒：「你也太狂了！」

他衣袖一展，揚掌拍出。

李慕嵐道：「站穩了！」挺掌迎上。

只聽砰然一聲大震，李慕嵐沒動，就連衣袂也沒有飄動一下。

枯瘦白衣老者卻身軀晃動，腳下不穩，往後退了兩步，還好沒有摔倒，要不然準會跌落下去，枯瘦白衣老者爲之驚怒，臉色都變了。

李慕嵐道：「我再問一句，你是自己下去代我通報，還是等我趕你下去？」

枯瘦白衣老者似乎不能受，暴怒，厲喝，就要撲上。

只聽一個蒼勁話聲傳了上來：「馬家主人邀來人下屋相見。」

「邀」不是「請」，「來人」，連聲「客人」都不願說。

枯瘦白衣老者硬生生收住撲勢，怒聲道：「便宜了你！」

轉身掠了下去。

天知道究竟是便宜了誰？

李慕嵐沒說甚麼，他也掠了下去。

他落在這高大宏偉的建築之前，這高大宏偉的建築，似乎是座大客廳，十分豪華氣派的大客廳，前面是片廣場，如今廣場上已站了幾十個人，兩排佩劍白衣人，面對面垂手肅立，中間站了個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那先掠下來的枯瘦白衣老者，就站在魁偉紅臉白衣老者身旁。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濃眉大眼，兩眼開合之間，精光外射，威態懾人，他深深看了李慕嵐一眼，開口發話：「你就是那姓李的來人？」

話聲蒼勁，震人耳鼓。

李慕嵐道：「不錯，我就是李慕嵐。」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你是一人前來，還是另有別人？」

李慕嵐道：「我認爲你馬家已經接到飛鴿傳書了。」

飛鴿傳書上寫的是：「三人，一李。」也就是說「來了三個人，一個姓李。」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目光一凝：「你知道飛鴿傳書？」

李慕嵐道：「我看過之後，仍塞回鴿子的腳環放飛，也沒有爲難那賣茶之人，豈有不知道之理？」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兩眼精芒一閃：「你該殺了他。」

李慕嵐道：「怎麼說？」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那種笨東西，馬家是不會留的。」

這應該就是馬家對沒能夠達成任務，沒辦好事的人的懲罰。

李慕嵐道：「要殺你馬家殺，我不願爲難這種可憐人。」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你似乎有一副俠骨柔腸。」

李慕嵐道：「談不上，不是十惡難赦之徒，我一向不願傷人。」

這是實情。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你似乎也不怕馬家知道你來了？」

李慕嵐道：「不錯，我不怕，不然我也不會大白天登門求見了。」

這也是實情。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飛鴿傳書上說是三人，爲何只你一人，不見另兩

人？」

李慕嵐道：「另兩人留在外面，沒有進來。」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另兩人不像你，能神不知，鬼不覺的進入馬家？」

李慕嵐道：「另兩人另有任務，尋找馬家地道出口，予以毀壞封死，以斷這一圈圍牆裡的人的退路。」

不說馬家人，而說這「一圈圍牆裡的人」那指的就不止馬家人。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兩眼精光又閃，道：「以斷退路，你認爲馬家人用得著退路？」

李慕嵐道：「何妨到時候再看？」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仰天大笑，笑聲裂石穿雲，直逼長空，震得人耳鼓生疼，那些佩劍白衣人個個爲之色變，好在魁偉紅臉白衣老者笑聲及時停住，他道：「這倒是老夫頭一回聽人這麼說。」

李慕嵐沒說話。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又道：「除了你三人之外，是不是還有別人？」

鷹王應該已經到了，只是，看來鷹王還沒有動靜。

李慕嵐道：「不錯，是還有別人，『威武神勇鷹王』也來了，難道你馬家不知道？」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臉色一變：「你是說，有當今柱石虎將之稱的鷹王？」

李慕嵐道：「當今沒有第二個鷹王。」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臉色又變，再次仰天大笑，同樣震天懾人：「馬家何其榮幸？竟蒙鷹王虎駕親臨?!」

看來是不知道，若是陷阱，怎麼會不知道？

話鋒一頓，接道：「有住民來報，沙丘外有十數健騎來到，沒想到竟會是鷹王虎駕親臨，沒想到竟會是鷹王虎駕親臨，也好，對馬家來說，應該是求之不得。」

說實話了，倒是說了實話。

話鋒又頓，又接道：「你如此這般侵入馬家，非見馬家主人不可，又是爲了甚麼？」

李慕嵐道：「你是不是多此一問？」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難道你跟鷹王一樣？也是……」

看來，馬家似乎甚麼都不知道。

李慕嵐道：「你仍然多此一問。」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忽然笑了：「有道是：識時務者呼爲俊傑，知進退者方爲高人，鷹王這裡雖然未能如人意，但武林各家已盡入我『日月教』掌握……」

李慕嵐道：「武林各家已盡入你『日月教』掌握？或許你馬家地處西北，關山遠隔，但武林傳話快速，你馬家也不該如此遲鈍，『日月教』在各家的陰謀早已一一破敗了。」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你把馬家這些人當三歲孩童？」

李慕嵐道：「你馬家是依附『日月教』，意圖謀叛造反的最後一處，要不然鷹王跟我怎會捨近求遠，來到西北？」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道：「這是你說的？」

李慕嵐道：「當然是我說的，因爲『日月教』在武林各家的陰謀，都是在我跟一些同道手下破敗的。」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目光一凝：「你……」

李慕嵐道：「難道你馬家不知道？賀蘭山『鷹族』已避來馬家，若你馬家

不是『日月教』，賀蘭山『鷹族』就是『日月教』，你馬家可以當面問問。」

魁偉紅臉白衣老者臉色連變了好幾變，一時沒有說話。

這時，那座大客廳的兩扇巨大朱門突然打開，從大客廳裡一前八後走出九個人來。

九個人都是白衣老者，最前面一個身軀比紅臉老者還高大魁偉，不但也濃眉大眼，還多了一部絡腮鋼髯，比紅臉老者更具威儀，更懾人。

廣場上的魁偉紅臉白衣老者、枯瘦白衣老者，以及兩排佩劍白衣人齊恭謹躬身：「老主人！」

這才是西北第一大戶，甘肅馬家的主人。

那位馬家主人凝目望李慕嵐，目光如炬，道：「老夫就是馬鴻飛，你剛才說的話，老夫都聽見了，鷹王跟你若是來剿滅馬家，你不會一來就要見老夫，如今你已經見著老夫了，你是要……」

李慕嵐道：「若馬家不是『日月教』，交出賀蘭山『鷹族』，出去向鷹王認罪，鷹王一定會從輕發落。」

馬鴻飛環目冷芒暴閃：「馬家不是『日月教』，可是也不願去跟誰認罪，

讓誰發落。」

李慕嵐道：「馬家人的福禍，全在馬老你的一念之間。」

馬鴻飛鬚髮微張，威態懾人：「你這是威脅老夫？」

李慕嵐道：「這不是威脅，這是實情實話。」

馬鴻飛道：「馬家堂堂三大家之一，豈能向誰認罪？」

李慕嵐道：「請問馬老，謀叛造反是不是罪？」

馬鴻飛道：「謀叛造反是罪。」

李慕嵐道：「是罪該不該認罪？」

馬鴻飛道：「是罪就該認罪，但是馬家並沒有謀叛造反，誰又敢說馬家謀叛造反？」

李慕嵐道：「『日月教』謀叛造反，馬家窩藏『日月教』，這算甚麼？」

馬鴻飛道：「你是指賀蘭山來的『鷹族』，誰敢說『鷹族』是『日月教』？」

李慕嵐道：「那就是馬家是『日月教』，『鷹族』與馬家，總有一個是『日月教』。」

馬鴻飛暴怒，厲喝：「你……」

李慕嵐道：「『鷹族』是不是『日月教』，馬老自己明白，馬老既已聽見了適才我跟這位的說話，就該聽見『日月教』對馬家隱藏處，陰謀破敗的實情，居心叵測，這樣的『日月教』，不值得結盟，更不值得爲它犧牲馬家，馬老，西北第一大戶，幾代所創的基業，不值得，不容易。」

馬鴻飛再暴喝：「來人，請帖布兒族長！」

這應該是命人請「鷹族」族長。

有人恭應，要動。

只聽一個低沉有力的話聲傳了過來：「馬老不必派人去請了，帖布兒在這裡！」

隨著這話聲，從大廳後方轉過來一前四後五個人來。

五個人，裝束打扮一樣，黑布包頭，黑色褲掛，黑色布靴，小腿打著綁腿，輕便俐落，只最前一人多了件黑色披風。

最前一人，頎長的身材，不胖不瘦，濃眉大眼，膽鼻方口，膚色有點黝黑，看上去健壯異常，渾身上下透著力，兩道目光銳利如刀，典型的美男子，也是個十足令人害怕的男人。

一前四後五個人，一直走到近前停住。

馬鴻飛道：「族長來得正好……」

這就是賀蘭山神秘「鷹族」那位更神秘的族長。

「鷹族」族長帖布兒截口發話，話聲低沉有力，一字一句，似乎能震撼人心神：「馬老不必說了，馬老聽見了自家人跟這個人的說話，我也聽見了馬老跟這個人的說話。」兩道目光轉動，落在了李慕嵐臉上，接道：「你就是那個姓李的？」

李慕嵐道：「不錯。」

帖布兒道：「你應該知道我知道你。」

這應該是說他從他那位夫人口中得知的。

李慕嵐心裡已經不再難過了，道：「我知道。」

帖布兒道：「你怎麼知道我『鷹族』，怎麼找上賀蘭，又怎麼找來馬家的？」

前二者不知，或許他那位夫人沒告訴也丟釵之事，後者也不知，難道這馬家不是陷阱？

這馬家要是陷阱，應該不是目前這種局面。

李慕嵐不想說，道：「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找來了，也找到了。」

帖布兒道：「你找來了，如何？找到了又如何？」

李慕嵐道：「不必問我，你自己知道。」

帖布兒道：「我只知道你來得去不得，這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李慕嵐道：「只因爲你『鷹族』就是『日月教』，我壞了你『日月教』的大事？」

帖布兒道：「到了此時此地，讓你知道也不要緊了，不錯！」

承認了，找到「日月教」了。

李慕嵐道：「你就是『日月教』的教主？」

帖布兒道：「不錯。」

李慕嵐道：「你憑甚麼謀叛造反？」

帖布兒道：「就憑我跟我族千餘武士，還有爲我所用的朝廷兵馬，武林各家。」

李慕嵐道：「我想不通，你『鷹族』住賀蘭深處，向不與外界來往，那些武林邪人怎麼會甘心爲你所用？」

帖布兒道：「容易，我看準了人心貪婪，爭名逐利！」

李慕嵐道：「你不會不知道『日月教』在『鷹王府』及武林各家的陰謀，都毀於我手。」

帖布兒道：「要不然我怎麼說你來得去不得，這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李慕嵐轉望馬鴻飛：「馬老聽見了？」

帖布兒臉色一變！

馬鴻飛道：「教主爲甚麼不讓馬家知道？」

帖布兒沒答話，兩眼厲芒暴射，直逼李慕嵐，神情怕人。

就在這時候，一陣吵雜人聲，一陣雜亂蹄聲傳來，隨即，一群佩劍白衣人奔入廣場，有人高聲叫：「稟老主人，鷹王帶人闖進來了……」

十幾騎跟著闖進，可不正是鷹王跟玉琪格格帶著英奇等？

鷹王高坐馬上，手持巨弓，威若天神，英奇等護著玉琪格格，高大護衛架著玉翎鵰，緊隨鷹王背後。

馬鴻飛臉色變了。

忽然，鷹王探手抽一支特長鵰翎箭，搭弓高射，箭出如奔電，有風雷聲。

空中傳來慘叫，大廳頂上摔落一人，是名「鷹族」武士，長箭穿心，手裡也握著弓箭。

想是躲在高處，想以弓箭行刺鷹王，被鷹王發現，先行射殺。

就在那名「鷹族」武士落地的同時，又一名「鷹族」武士從帖布兒背後騰起，直撲鷹王，手中一把彎刀，寒光電閃。

鷹王巨弓一揮，那名「鷹族」武士慘呼聲中如斷線風箏，倒射而回，砰然一聲摔落在帖布兒面前，口鼻冒血，沒再動一動。

鷹王虎駕來到，這兩次出手，立即震懾全場，廣場上爲之鴉雀無聲，也沒人敢動。

鷹王冷然發了話：「誰是馬家主人？過來見我！」

馬鴻飛臉色鐵青，沒動。

玉琪格格高聲說了話：「你馬家還想幹甚麼？鷹王爺調來甘肅兵馬，已經將此地團團圍住，水洩難通，難道你馬家真想自取滅門禍?!」

這意思似乎是說，俯首認罪，不輕舉妄動，就不會遭滅門禍。

李慕嵐剛才不也是這麼說的麼？

馬鴻飛低頭走過去，到鷹王馬前停住，躬下身去：「草民馬鴻飛，叩見王爺！」

他要跪倒。

鷹王巨弓前伸，攔住：「江湖不是宦海，你不必行這個禮。」

馬鴻飛沒跪：「多謝王爺恩典。」

鷹王道：「你就是馬家主人？」

馬鴻飛道：「草民正是。」

鷹王道：「你知道我的來意？」

馬鴻飛道：「草民知道。」

鷹王道：「那我就不多說了，你知道該怎麼辦？」

馬鴻飛道：「稟王爺，『鷹族』族長帖布兒就在這裡。」

這似乎就是交出「鷹族」了！

鷹王兩道威稜閃動的目光投向了帖布兒。

帖布兒揚起一雙濃眉：「我『鷹族』不是你朝百姓，我又是『鷹族』族長，不要指望我趨前見你。」

鷹王道：「你錯了，我並不指望你到馬前來見我，我只要你答我一問：『鷹族』是不是就是『日月教』？」

帖布兒毅然點頭：「是的！」

鷹王道：「夠了，你是俯首認罪，束手就縛，還是要我下令把你拿下？」

帖布兒道：「我不會俯首認罪，束手就縛，也不勞你派人把我拿下。」

鷹王虎目微睜：「你怎麼說？」

帖布兒仰天一聲悲笑：「我族稱『鷹族』，你卻是鷹王，還有一隻鷹鵰之王，『海東青』裡的玉翎鵰，這是天亡我，夫復何言？願我魂歸賀蘭！」

他翻腕而起，手裡一把雪亮匕首，猛力插進心窩！

他背後所剩三名「鷹族」武士砰然跪倒，爬伏在地。

心首插進了心窩，帖布兒仍挺立不倒，而且仍睜著兩眼。

馬鴻飛及馬家人都爲之色變。

就連玉琪格格及英奇等護衛，都爲之神情震動。

鷹王轉望李慕嵐：「閣下可以攔阻，是不是？」

還真是，在場這麼多人，只有李慕嵐有這個能耐。

但是，他並沒有攔阻！

李慕嵐道：「他是一族之長，只有這條路，也應該給他走這條路。」

鷹王道：「說得好，不管怎麼說，他不失爲一個英雄；他既然已經自絕，『鷹族』其他人不予深究，可以返回賀蘭安居，不可再有貳心。」

李慕嵐道：「王爺仁德。」

帖布兒的兩眼倏然閉上，屍身也砰然倒地。

那三名「鷹族」武士不住磕頭。

鷹王道：「你等可以走了，也可以把他帶回賀蘭！」

三名「鷹族」武士沒說話，跪著上前，抬起帖布兒的屍體走了，走的是來時路，很快的轉到大廳後不見。

李慕嵐道：「王爺，草民斗膽做主，告訴馬家主人，若是俯首認罪，交出『鷹族』，王爺可以從輕發落。」

鷹王道：「馬家武林三家之一，理應由武林人處理，再說，另外幾家朝廷不是也沒有論罪降罰麼？」

這話說得夠明白了。

馬鴻飛砰然跪倒在地，激動拜伏：「謝王爺恩典，謝王爺恩典，草民從此不敢再有貳心。」

鷹王這回沒架住他，也沒有叫他起來，仍望著李慕嵐道：「剩下的都是武林事，應該都交給閣下了！」

剩下的？剩下的還有甚麼事？

是還有一件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鷹王連這件事也不管了，其實，鷹王是該把這件事交給李慕嵐辦。

話落，鷹王拉轉馬頭。

玉琪忙叫：「哥……」

鷹王低聲道：「咱們外頭等他去。」

玉琪沒再說話，跟著鷹王走了，當然，英奇等也跟著走了。

馬鴻飛站起身，帶著在場的馬家這些人送了出去。

轉眼工夫之後，偌大的一片廣場上，就剩下了李慕嵐一個人。

李慕嵐知道他還有甚麼事沒有辦，也知道鷹王留給他的是甚麼事，只是那件事他也不願意辦了。

若論謀叛造反，謀叛造反的不止她一個，何況，族長、教主，她丈夫帖布兒已經自殺了，鷹王也不追究其他人的罪行。

若論她背棄了他，那是私人間的情事，他本就不願怪她，這時候又何必計較？而且，那件事若是要辦，能怎麼辦？能拿她怎麼樣？

如今，這裡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聽見鷹王對玉琪格格說的話了，他哪裡還有心情去面對？又哪裡還有心情談這個？

他要走，只要他不想讓鷹王跟玉琪等著，他就有把握走得神不知，鬼不覺。

就在這時候，他兩眼閃過奇光，也就在這時候，一個輕柔、甜美的女子話聲傳了過來：「我來了！」

同樣的大廳拐角處，轉過來了一個人，一個女子，嬝嬝而行，輕若凌波，竟是那神仙中人的白衣人兒，只是她如今已經是「鷹族」裝束打扮了。

同樣的從頭到腳一色黑，也披了件披風。

李慕嵐沒動，沒說話，臉上也沒有表情。

一直到她走到近前停住，她先說了話：「你要走了？」

李慕嵐也說了話：「是的！」

她道：「你不找我了？」

李慕嵐道：「是的。」

她道：「爲甚麼？」

李慕嵐道：「不爲甚麼。」

她嬌靨上掠過抽搐：「別怨我，我身爲族長夫人，身爲人妻，不得已，其實，『鷹族』爲昔日匈奴一支，想爲先人報仇雪恨，也情有可原，當初結識你，跟你在一起，後來又投向鷹王，我都是奉命行事，都是爲族人犧牲。雖然愧對你，我總算也爲你做了一些事，不留下那支釵，你不會想到『鷹族』，找上賀蘭，不留下那父女倆，你不會知道『鷹族』已遷來馬家……」

李慕嵐心神爲之震動，道：「怎麼說？那是妳……」

她道：「我只是讓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壞女人，只是，我今生命裡的三個男人，我哪一個也對不住，唯一能做的，就是死在你面前，跟我丈夫走了……」

李慕嵐心神猛震，要動。

她卻已經香唇邊滲出鮮血，往後便倒。

李慕嵐心神狂震，一步跨到，伸手托住，而她已經閉上一雙美目，一動不動了。

以李慕嵐的修爲，李慕嵐的身手，竟沒來得及攔阻，來得及救。

李慕嵐心顫、手顫，他以顫抖的雙手抱起了她，帶著一顆顫抖的心騰身而起，飛射不見。

鷹王、玉琪，兄妹雙騎，在沙丘上等，沒等著李慕嵐，卻等來了江恒、董平，兩人是從馬家出來的，兩人說，是從一條地道進入馬家的，在馬家卻遍尋不見李爺！

玉琪急了，要進去找。

鷹王攔住了她：「來不及了，已經走了。」

玉琪更急了，要哭：「都是你，要出來等。」

鷹王道：「妹妹，他要走就是要走，在哪裡等都一樣。」

玉琪哭了：「我就說我會落個空，你還說不會？」

鷹王沒說話，他不知道該說甚麼好了。

江恒輕聲說了話：「董耗子，到如今我才琢磨出來，李爺究竟是當今的哪

一位了？」

董平也低聲問：「哪一位？」

江恒話聲更低：「一龍、二虎、三家、四堡、五莊院，恐怕他就是那條龍！」

董平一巴掌拍上大腿，脫口高聲：「對！一定是！」

鷹王、玉琪聽見了這一句，但都沒心情問，拉轉坐騎，下了沙丘……

（全書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道西風斷腸人／獨孤紅著，--第一版--臺北市：
眾利書店，民91　3 冊：　公分

ISBN 986-7933-03-6（第1冊：平裝）
ISBN 986-7933-04-4（第2冊：平裝）
ISBN 986-7933-05-2（第3冊：平裝）

857.9　　90022880

古道西風斷腸人　3

著作人＼獨孤紅
發行所＼眾利書店
負責人＼顏顏雲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89 巷 15 弄 4 號
電　話＼886-2-25080579　25079721
傳　真＼886-2-25068034　25060231
通訊處＼台北郵局 27-27 信箱
郵政劃撥＼19438191
定　價＼每本新台幣 170 元 (全書三冊)
發行日期＼91 年 01 月 第 1 版 Jan.2002
http://www.emprise.com.tw